

「宋尚節傳」福音影片劇本

# 曠野呼喊

「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預備道路……」

「在曠野有人聲喊着說：預備主的道，修直祂的路……」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彎彎曲曲的地方要改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為平坦，凡有血氣的，都要見神的救恩。」

——可一：2；太三：3；路三：5—6

## 序

「在我(宋尚節博士)重生的晚上，我看見屬天，屬靈的活動影片，共七大本——每本情節不同，佈景不同，反應也不同。從我看見罪的真相起，映到我奉差遣的一本為止。」以上是宋博士遺作「我的見證」中所記載的。也許這正是神在冥冥中啓示後人，把祂忠心僕人宋博士的生平拍成福音影片的伏筆。好讓宋博士藉着活動影片，再一次在這荒莽的曠野上，作神的聲音，傳悔改赦罪的道，修直祂的路！準備主的再來！

在 神的特別啓示下，祂把這個聖片的擔子加在王永信弟兄的心中。在一九六〇年的感恩節，王弟兄不遠千里而來，到了冰天雪地的加拿大，在我家裡，以禱告的心情，共商宋片的推進計劃。並將編寫影片劇本的重任交给了我。記得在一九五五年留美前夕，曾讀「我的見證」，當時深為所感，到美研讀時，宋博士留美之經歷，更能深切體驗。因之，更覺得對這聖片有奇妙的親切感，也深知其義意的重大，便毫不猶疑地答應下來。翌日，在白雪翩舞的風寒中，我目送王弟兄歸去。自此，他為此事不斷地代禱；也在美國十餘個大學團契中請諸兄弟以禱告來支援這個聖工；而我也以祈禱感恩的心，立即開始搜集資料，運思構局，乃至剪裁編寫。

王永信弟兄供给了我賴恩融牧師(Rev. Leslie T. Loyal)著的「宋尚節生平」(A Biography of John Sung)、宋博士遺著「我的見證」及蘇佐揚牧師著「神人宋尚節」。香港閩人後弟兄惠贈我宋著「靈程指南」、「喻經故事」及計志文牧師編著的「復興的火焰」等書。最後，蔡錫惠弟兄自華府、李惟魯弟兄自臺南分別各寄來宋博士第二屆全國查經會的記錄「講經集」一厚冊。

在聖靈的引導之下，我前半部以宋著「我的見證」為藍本，後半部以賴氏的「宋尚節傳」為骨幹。證

曠野呼喊

序一

道講章則以「靈程指南」、「喻經故事」及「講經集」為依據。以史實為影片劇本的故事。在史實未有詳載的細節上，則在禱告中以合情合理的想像來補遺。內子幼時曾聆聽宋博士領奮與會一週，並由宋博士按手禱告，治癒砂眼，伊所留之深刻印象，對寫作上之繪色，頗多俾助。

就是這樣，禱告、寫作，寫不下去了，再禱告！直到靈感像活水從心中湧出，復又握管疾書。整整四個月，每晚（白天從事科學研究工作）及週末都在勤奮地筆耕中。感謝 主！在蒙主內兄姊的代禱之下，全劇終於脫稿。實際上整個的劇並不是我寫的，而是 神的靈借我的手所寫的。

一個影片劇本要能讓讀者讀時，有看影片時一樣的效果，勢必加上一些必要的敘述、描寫、及註解。不然一味的對話，不容易使故事有在銀幕上扮演的感覺。這個影片劇本的目的是在讓更多的讀者能在本片未攝成之前或在沒有機會看到本片公演之時，仍能領略一代曠野的吶喊者宋尚節博士的生平故事。

影片劇中運用幾個基本術語都是讀者可以無師自通的。諸如：淡入 (Fade In)；淡出 (Fade Out)；切 (Cut)——本劇中以×××記號代替——；漸淡而漸換 (Dissolve) 或以淡入，淡出合用之；疊印 (Double Print)；特寫 (Close up)——擴大強調某種表情或事物時用之鏡頭。至於近攝、中攝、遠攝 (Close, Medium, Long Shot) 的安排，有待導演先生的運籌了。

最後，要着重地說一句：影片劇本乃是通向影片的過程或橋樑；影片乃是影片劇本歸宿或目的。而這影片的最終理想，乃是藉宋博士的捲土重來，復興更多的教會，拯救更多的靈魂。

現在留下的工作乃是把這神重用的僕人宋博士的生平故事製成福音影片。謹將這個影片劇本恭敬獻在 神的手中，求祂親自成全這件美事。願 祂得到全部的榮耀！阿們！

主內末肢樓鎧於一九六一年受難節。

——Brandon, Manitoba, Canada

## 再 版 序

感謝 主！「曠野呼喊」出版後，讀者的來信給我們極大的鼓勵！讀者讀此書時，在聖靈的感動中，有流淚的、有悔改的、有歸主的、有復興的、有全部奉獻的，數以百十計。我們跪在主前，高聲讚美 上帝，將一切的榮耀都歸於坐寶座的和被殺的羔羊！

「曠野呼喊」發行三個月後，七千冊已全部贈完。許多讀者來信要求再版，好讓更多的朋友分享 神恩，並為此書之再版代禱。我們抱着一貫的初衷，憑着信心，請印刷廠再版一萬冊，深信耶和華以勒，祂將負責其他的一切。

香港的一批讀者，向本會取得了播音的許可，擬將此劇向大陸同胞廣播，把福音的喜訊帶給乾涸的人心！

又有許多讀者在為此劇本製成福音影片禱告，目前本書正在由王永信弟兄英譯，日後影片當以中英出版問世，以向中外人民廣傳福音。祈求在 祂的時間能夠按 祂旨意成全！

現在，爲了無數喪失的靈魂得拯救，爲了全球沉睡的肢體得復興，爲了更多的青年獻身心爲基督，作這世代的曠野吶喊者，傳「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的道，我們再一次將這本以禱告托住的福音影劇，獻給三位一體的 真神。阿們！

主內末肢 樓 鎰弟兄

一九六二年五旬節於加拿大

曠野呼喊

「曠野呼喊」三版序

「預備主的道，  
修直祂的路，

……

凡有血氣的

都要見神的救恩！」

那曠野裡的呼喊，像不滅的火炬，

從昔日施洗的約翰傳到歷代的神僕！

從約但河畔傳到全世界每個角落！

從末尚節傳到千萬個無名的傳道人！

從千萬個無名的傳道人傳到無數的平信徒！

這呼聲有時嘹亮！

有時沙啞！

有時嘶裂！

有時粗獷了！

但是，祇有一個信息：

「預備主的道，

修直祂的路

……

凡有血氣的

都要見神的救恩！」

感謝主！

這火炬已點燃了這曠野！

這呼喊已照亮了這曠野！

我們知道：

主再來的日子近了！

阿們！

主內末肢樓 鎧寫於

美國弗州聖奧古斯丁城

主後一九六五年春

## 四 版 序

「有人聲喊着說：在曠野豫備耶和華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們神的道，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爲平坦，崎崎嶇嶇的必成爲平原。耶和華的榮耀必然顯現，凡有血氣的，必一同看見，因爲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以賽亞書四十章三至五節裏早就有了預言，這預言已由施洗的約翰應驗。

「在曠野有人聲喊着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彎彎曲曲的地方要改爲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爲平坦，凡有血氣的都要見神的救恩。」路加福音三章四至六節裏神的話又重新地響在我們耳際！

朋友，誰願意做這世代的曠野呼喊者？  
朋友，您願意嗎？

曠野呼喊

## 六 版 序

轉瞬之間，二十四年就過去了，記得寫「曠野呼喊」這本影劇的時候，是在冰天雪地的加拿大。一眼，一個新的世代已經誕生了。曠劇出版後，讀者中蒙恩得救、復興、獻身的大有人在，那昔日感動神忠心僕人宋尙節的靈，今日仍在作祂美善的工！

二十四年後的今天，筆者也已邁上了宋尙節所行的，全時間傳道事奉的窄路，當主內的好弟兄催促將此書重新出版的時候，深感這新的一代中國人，真應該起來學習這位把神放在首位，把十字架放在前面，把世界放在後面的，中國有史以來，最爲神重用的僕人。如果讀者中能興起一位現代的宋尙節，這次重印就達到了目的，這位現代的宋尙節可能就是您？您可甘心放棄您的學位，您的職業，您的壯志，您的雄心，完全獻給神用嗎？作一個曠野中的呼喊，迎接主的再來！

這末後的世代，在茫茫屬靈的曠野上，神仍在呼喊完完全全把自己放在祭壇上的青年，神要大大地重用這此人。朋友，這人就是您吧？！求聖靈讓您說：

「是的！是我！！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主僕 樓 鎧 敬書於

美國加州基督中心 八五、六、十二

# 曠野呼喊

幕啓：「寶血奇妙變化能力」之歌聲悠揚。

銀幕現出中國全圖，鏡頭漸漸集中於福建興化。

一九〇一年興化城遠眺在目，城山映水，林竹扶岸，水上白雲如舟，蘆花白頭隨風顛點。正是秋高氣爽季節，農人農婦刻忙於收割早稻，水田中三五成群，個個汗流浹背，勤勞工作。

宋家的小農莊上，宋母帶了四女一男也正在收莊稼。彷彿在敘述：要收的莊稼多，收割的人少。宋母身懷六甲，仍勤勞不輟，汗如雨下，突腹痛不支，臥倒田間。

「姐姐，媽媽不好了！」二妹第一個發現。

「媽媽，媽媽！」小男孩嚷着，聲帶哭音。

「三妹，你快到教堂裡去叫爸爸回來，說媽媽要生了！」大姐吩咐道。

三妹拔腳就跑。

大姐、二姐扶着宋母，小弟，小妹跟在後面，向家屋歸去。

×

小弟與三妹在屋外稻草堆上一邊遊戲一邊等待。

「你是要弟弟還是妹妹？」三妹問。

「我要弟弟。」小弟答。

「我也要弟弟。」

「他叫做什麼名字呢？」

曠野呼喊



「爸爸說，叫他主恩，主耶穌的恩典！」三妹。

「主恩，主恩，我的弟弟叫主恩。」笑。

屋內嬰兒的哭聲。

二妹跑出來，高興地向弟妹說：「是一個小弟弟！」

「小弟弟！」三妹。

「小弟弟主恩！」宋小弟嚷着。

×

×

×

嬰孩宋主恩的鏡頭特寫，（漸淡而漸換），主恩已五六歲，一日從教會學校歸，頭髮搭在前額，一路遊戲，在河畔看小牧童放牛，牛在河邊洗澡，主恩與牧童搭訕：

「牛在洗澡還是在摸魚？」主恩問。

「當然是洗澡咯，」牧童笑，「牛是吃素的。」

「我們常常在小溪裡摸魚的，牛下水，魚都嚇跑了！」

此時牧童牽牛上岸，牛一抖水，淋得主恩一身，但他却高興地笑裂了嘴。

「我得回家了！」主恩與牧童分手：「你禮拜天來上主日學喔！」轉過頭來又關照着。

黃昏裡，夕陽中，牧笛在述絳着古老中國的哀怨。

×

×

×

主恩一路看看歸鳥，聞聞花香，興高彩烈地回到家來。

「媽媽，我回來了。」沒人回答，但聽見哭啼之聲從內室傳出，進去，發現雙親正在他四姊床邊，母親在唏噓啜泣，父親站着垂着頭，彷彿在禱告。主恩趕着跑上去，握緊了四姊的手，「怎麼四姊的手是冰冷的？」

「姊姊死了！」小哥回答。

「人死了上那裡去？」他問。

「耶穌那裡！」小哥回答。

一九〇九年受難節。主恩在興化教堂的會衆之中。一位牧師在講「耶穌在客西馬尼園」。

「耶穌出來，照常往橄欖山去，門徒也跟他。到了那地方，就對他們說：『你們要禱告，免得入了迷惑。』於是離開他們，約有扔一塊石頭那麼遠。跪下禱告。說：『父啊，祢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祢的意思。』有一位天使，從天上顯現，加添祂的力量。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禱告完了，就起來，到門徒那裡，見他們因為憂怨都睡了。就對他們說：『你們為甚麼睡覺呢，起來禱告，免得入了迷惑。說話之間，來了許多人，那十二個門徒裡名叫猶大的走在前頭，就近耶穌，要與他親嘴，耶穌對他說：『猶大，你用親嘴的暗號賣人子麼？』左右的人見光景不好，就說：『主啊，我們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內中有一個人，把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穌說：『到了這個地步，由他們罷……』他們拿住耶穌，把他帶到大祭司的宅裡。彼得遠遠的跟着。他們在院子裡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們中間。有一個使女，看見彼得坐在火光裡，就定睛看他，說：『這個人素來也是同那人一夥的。』彼得卻不承認，說：『女子，我不認得祂。』過了不多的時候，又有一個人看見他，說：『你也是他們一黨的。』彼得說：『你這個人，我不是。』約過了一小時，又有一個人極力的說：『他實在是同那人一夥的，因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說：『你這個人，我不曉得你說的是甚麼。』正說話之間，鷄就叫了。主轉過身來，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對他所說的話，「今日鷄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認我。」他就出去痛哭。」（路廿二：39—62）弟兄姊妹們，你們可看到救主是如何的順服，以致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為你為我的罪而受難！相反的彼得和其他的門徒竟在耶

蘇是緊閉的關頭，睡的睡了，跑的跑了！在耶穌最黑暗的時候，祂的臉上洋溢着愛全人類的心志，而對着各各他，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一步一步地走去。可是，你們可從出賣耶穌的猶大的嘴臉上看到你自己？你們可從否認耶穌的彼得與其他分別逃散的門徒身上看到自己？你們中間那一個不曾犯了猶大、彼得，以及其他門徒的罪呢？耶穌背十字架是爲你、爲我；耶穌釘十字架是爲你的罪，爲我的罪；因祂受的鞭傷，我們得了醫治；因祂爲我們的罪受死，我們才可以得生！主內的弟兄姊妹們，難道你們不內疚嗎？你們不慚愧嗎？你們不悔改嗎？你們不認罪嗎？……」

會衆大爲聖靈所感，莫不痛哭流涕，呼求赦免，宋主恩的小臉上也掛了二條眼淚，晶瑩純潔的淚，憂傷痛悔的淚（特寫）。

×

×

×

一九二二年某黎明。

宋父領着主恩登山禱告，山林巨石間，父子各跪一石邊默禱，林鳥偶爾劃破浸晨的寂靜，當旭日昇騰，陽光洒滿山林時，父子禱告完畢，手執聖經，漫步踏在歸家的小徑。

晨霧尚未退去，父子宛如走在雲霧之中。

「爸爸，我聽見天父慈愛的聲音！」主恩說。

「是的，禱告就是與神交談，不僅是求告祂，更重要的聽祂的話語，你爸爸如果不是一天清早跪着禱告時聽到了主慈祥親切的聲音，現在也許已在城裡做教書先生了。那時候，家境很壞，你母親得下田種稻，有了收成才勉強可以維持生活。城裡的工作很引誘人，我好多次躍躍欲試，想放棄傳道的事。可是，就在那天早晨，在微風中，有主的聲音說：『全心信賴你的主，不要依靠自己的聰明，我的僕人，不要怕，你有我！我曉得你的需要！』從此，我就再也沒有向世界回頭望過。」

「沒有向世界回頭望過？」

「是的，我是說，我再沒有拋下牧師不幹，在城裡找工作的念頭了。」

「爸爸，做牧師不是最好嗎？你看上次那位在受難節證道的牧師，一講道，大家都悔改了，從福建各城各地，甚至別省和美國都有人趕來聽！教堂坐不下，又搭了可容三四千人的帳篷，才勉強够大！」

「主恩，啊！尚節，你看我老是在叫你小名，總改不過來用你的學名。你要記住，牧師本身並沒有能力的，因為牧師也是人，而是上帝的能力借牧師行出來。使人悔改的不是牧師，而是上帝！感動人的不是人，是神！」

家門遙遙在望。

「尚節，你先回去跟媽媽講，我就回來了。」

「好！」一溜就跑了。

宋父週身不適，在路邊憩下，病容滿面，氣喘不已。

尚節復從家門出，喚道：「爸爸，早飯好了！媽媽叫你來吃！」見父坐地，跑上前來。

「爸爸，怎麼啦？」

「沒有什麼，就是氣喘病發了！」

「我去叫媽媽來！」宋趕緊又跑回家。

宋母女等携架宋父回家，宋在旁哭泣！

「不要哭！」宋母說：「你媽媽從前病入膏肓，就是禱告後，耶穌親手醫治的，祂不但救了我的身體，而且也救了我的靈魂，你快去給你爸爸禱告，禱告必蒙答應的！」

宋一人獨自關在自己房裡，跪下懇切禱告：

「主啊！祢早上還說我是好孩子的！主，就聽祢好孩子的禱告吧！爸爸突然氣喘病發了，上氣不接下

曠野呼喊

氣，他是祿的好僕人，求祿看在那耶穌的份上，救他快快好！不要把他拿走！主啊！謝謝祿聽祿孩子的禱告！奉耶穌寶貴的名！」

鄰室，宋父病情迅速好轉，面有起色，（特寫），禱告已蒙允諾！

教會崇拜甫散，會衆歸去，其中一對農婦邊走邊談。

「小牧師今天又代他爸爸證道啦！」農婦甲。

「是啊！他今年才不過十七歲呢，真是了不起呵！」農婦乙。

「都是上帝的恩典，他十三歲的那年夏天，學堂裡放暑假，他便到各村各鎮去佈道，我們村裡有五六個人都因他的證道而信了耶穌！我便是其中之一。今天我特地從五十里地趕來聽小牧師證道的。」農婦甲。

「可惜我不識字，不然小牧師開的聖經班，我一定要參加，他和老牧師出的復興報，我也一定要讀，人人都說讀了有益，可惜我目不識丁。」農婦乙。

「其實我也窺窺大的字識不了一籊筐，不過小牧師講起來很容易懂，不嗎？喔！我想起來了，聽說小牧師今年高中畢了業，就要到京城裡去讀大學了，那可真是了不得哎！」農婦甲。

「真的，老牧師也奇怪，前一向要把小牧師送去當水兵，可說是萬事皆備，就少東風，結果上帝吹了一陣西風，小牧師莫名其妙地就病倒了一陣，恰好沒有去成功，這倒是好的，小牧師做牧師是上帝選的。大家都這麼說。」農婦乙。

「是啊！我最喜歡小牧師證道，他講起來好像講故事一樣，叫你可以看得見耶穌，聽得見耶穌，摸得着耶穌。」農婦甲。

「你瞧，小牧師一個人走回家去了。」農婦乙。

「怎麼，難道小牧師還沒有成婚嗎？」農婦甲，

「沒有呢！不過說媒的人倒有的是，祇是宋家在他出生不久，就給他匹配終身了。」農婦乙。

「是那家，你知道嗎？」農婦甲。

「不曉得，很少聽人提起，可能小牧師自己還沒有見過他將來的師母呢！」說了喜笑起來。

×

×

×

在宋尙節的房內。

「尙節，你還不快準備，準備。今天你得去參加畢業典禮啦！」大姊催着說。

「大姊，我穿什麼衣服好呢？」宋問。

「你不記得媽媽答應你，在你畢業禮時給你縫一件長袍的嗎？你還不快到媽媽那兒去要！」

正說着宋母進來，手持新袍。說：「尙節，你快試試看，看合不合式？」

「好的，媽媽！」宋起身走向母，接過衣服，宋母及姊幫忙穿好衣服，扣好扣子。大家很高興地察着

欣賞新衣，發現宋的一雙赤腳。

「媽媽，媽媽，衣服太好了，這是我出生以來最考究的一件袍子。感謝主！也謝謝媽媽！可惜我不是

講道時從來不好好穿鞋子，平時不大覺得，現在穿了新衣服，光一雙腳，看起來有點滑稽。」

「二妹！」宋母喚：「進來！」

二姊提了一雙新鞋子進來，忍不住得意地笑起來！

「啊！二姊！」宋驚喜。

「尙節，是大姊親手背着你給做的！」二姊說。

「衣服是媽媽親手給你縫的噢！」大姊說。

曠野呼喊

這時三姊提一桶水來，小哥手持腳盆、毛巾，大家忙着給尙節洗腳，小哥從口袋裡掏出一雙新袜子，給尙節穿上袜子，穿上鞋子。

尙節穿好鞋子，來回在屋裡走了一陣

「怎麼樣？」小哥問。

「很合適，就是不大自由了！」

說完全家都笑起來！

畢業典禮中，校長報告：「宋尙節同學品學兼優，是本校創立以來成績最佳學生，我代表全體師生，向宋尙節同學示賀，也祝他此後一帆風順，前途無限！」

鼓掌聲中，宋上臺接受文憑。

宋家全體在場，除母親眼中含着喜悅的淚外，其他都微笑地望着尙節！

他望着自己的畢業照片，已是更深時分，尙節在屋裡加緊準備考金陵大學。這時他疲乏地把眼光從書本裡漫遊出來，凝視着自己的畢業照片，又回頭看看包紮好的行李，看看案頭放着的金大准考證，會心地微笑了一下。

「就是明天了，天一亮就該動身上南京了。」他自言自語地說。

二姐突然推門而入：「小弟，大姐、大姐死了！」

「……」晴天霹靂，尙節立即跑到大姐房裡去，全家在那兒哀悼。他跑到床前，握住大姐的手！冰冷的手！沒有言語，又心灰意冷地踱回到自己的房裡。坐在書桌上，看見桌上准考證。便一手拿起來，把它扯得粉碎，把教課書都摒諸一旁，便開始提筆，編寫「復興報」。

「復興報」一份一份地出來，讀者大受造就，宋伏案揮筆不止，「復興報」大為神所重用，讀者無不受戴！（此處可以重覆「疊印」的技術處理。）

尙節繼續到各農村佈道，又繼續率領學生佈道隊、主日學，甚至到廟宇裡，將泥塑木雕的偶像打倒，將其手脚解體，腦袋搬家，打得粉碎！（疊印）

「爸爸，我決定要到美國去讀書！」尙節說。

「你沒有想到過你的爸爸是一個窮牧師嗎？我又不是作官的，那裡有錢供你到外國去花，去喝洋墨水呢？」

「……」宋尙節沒有再開口，祇是默默地走出了宋父的書房，獨自上小山頂去禱告了。

走到那山林之巔，在那白石之旁坐下靜默，然後與神說：

「親愛的天父，祢的孩子想到美國去讀書，如果蒙祢的許可，祢的孩子要好好地在美國求學，然後回國，把全部時間奉獻給祢，終生作祢的僕人，傳揚祢的福音！」

一週之後。

宋尙節收到一封從北平美國傳教士康女士的信，拆閱之下：

「親愛的尙節主內弟弟：我已在美国俄亥俄省的衛斯理學院給你安置了一名獎學金，可免學費。你如去美，我可以代為你設法安屯住宿及飲食問題。一切容再詳告。即頌

以馬內利！

康女士謹上

九

曠野呼喊



宋尚節拿了信，就飛跑到父親處，興高彩烈地說：

「爸爸，你看，」將信示父，「上帝已答應了我的禱告！」

宋父讀完信，沉思了一會說：「好是很好，可是路費又從那兒來呢？三十年的牧師生活，全部積蓄也不過一百元，連給你買單程票的路費都不夠，我實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耶和華以勒！上帝既爲我準備了去處，必爲我準備路費，我再去禱告！」

×

×

×

「尚節，你來！」

「是的，爸爸！」

「你爸爸過去的學生們，聽說你要到美國讀書沒有路費，大家紛紛地寄來了禮金。現在照目前美金跌價，一塊美金換九毛五分的國幣兌換，已有五百多美金了，我想上帝已經成全了你的願望，現在是你如何尋求祂旨意的開始了！」

「感謝主！爸爸，上帝是又真又活，聽人禱告的上帝。」

「是的，尚節，」宋父笑着點頭。

這時宋母在旁插白道：「尚節，你這次去美國好好讀書，等你歸來也該成親了。人家近來還來催過婚呢！我已告訴他們等你學成歸來，再行迎娶，他們總算答應了。」

×

×

×

薄霧迷漫着江面，在二月的浸晨，尚節握別了家人，登上了小輪船。他瘦癯的身影立在船頭，汽笛响了，看着岸上搖着手，揮着手巾的家人，輪船擊水的聲音裡，沒有言語，人影漸漸在晨霧裡模糊了，淡隱了，消失了，別了故鄉，別了父母家人，別了童年的一切，別了那禱告的山林……霧隱藏了離人的心跡，霧遮掩了遊子的心曲！別矣！

宋的身影在太平洋的海霧中出現，他憑着 S. S. Nile (尼羅號海輪) 的檣干，遠眺着煙霧中無際的汪洋大海。上海市的燈光已被距離與波浪吞噬了，獨自踉蹌地從舢板上走回自己的艙房裡，到了房裡，便執筆疾書日記。

船上同行數中國學生，正在客廳酒巴間裡喝酒抽煙，其中之一說：

「小牧師從離開家鄉以來，一直自鳴清高，有衆人皆醉我獨醒的氣概。在上海，我們十里洋場裡到處尋樂，他却把自己關在旅館裡讀經。現在在海上，他仍然是土包子一個，閉門自守，孤芳自賞。」

「我看他不是讀就是寫，讀的是聖經是可以知道的，而寫的是些什麼呢？」另一學生。

「可能是寫情書吧！他不是有未婚妻在鄉裡嗎？」

「難怪船在夏威夷靠碼頭，他連上岸的興趣都沒有，這個人，看起來到蠻老實，想不到寫的盡是風花雪月。哈哈！」

「我們應該把他的情書偷出來，公佈，公佈！朗誦，朗誦！奇文共賞也！嘻嘻！」

「贊成！贊成！」

「妙極！我們來一個調虎離山計吧！」

大家笑得哄堂，醉意橫溢。

叩門的聲音！

叩門的聲音！

「誰？」宋停筆問。

曠野呼喊

「我！」

開門，「啊！請進來坐！」宋欲盡地主之誼。

「不，我們幾位老鄉要請你出來一下。」

「有什麼事嗎？」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就出來呼吸一些新鮮空氣，海上的日落很美，不是嗎？我們想你一定會喜歡的，來！來！」拉着宋的手便拖着出去了。

另一同學便趁機進入了宋的船艙，在桌下、枕頭下亂翻，找不到「情書」，看見日記本還開着，便順手牽羊，悄悄地離艙房而去！

及宋返艙，發現房間被人翻亂，再看日記已不翼而飛，倉促出艙尋找同學，找到了問：

「你可見到我的日記了？」

「什麼，什麼日記？」

「我的日記放在桌上，你來找我後，我回去時就不見了。」

「我不是和你一直在一起的嗎？」

「不曉得是什麼人做這樣的事，這玩笑可開得不小，我是準備到美國後，把日記整理出來，寄回祖國報館發表的！」

「那太可惜了！」暗笑，「我倒以為是你的情書失竊了呢！」

宋沒奈何，喪然而返！獨坐暗室之中，但聞海濤之聲澎湃。

此時，同學們在黑暗的船尾的舢板上。把那本日記一頁一頁的撕下，任海風吹去，任海浪捲去，可怕

的癡笑聲在黑夜的海上，一陣陣刺人耳鼓。

三月二十二日，尼羅號駛入金門大橋。

登三蕃市碼頭後，各人各奔前程，宋隻身孤離碼頭，獨自投宿旅社，英語欠流利，思鄉情更濃。乃獨步「中國城」，在書攤上購得中文報紙一份，返回旅館，閉門讀報。讀到：

「美金驟漲，二元國幣換一元美金」

於是點算身邊餘款。立即寫信給父母親。

「父母親大人：兒已於今日安抵美國三蕃市，請釋遠念。刻從報上得悉金價驟漲，目前兌率為二元國幣換一元美金，故將手頭餘款中之二百四十元寄奉，當足夠償還兒離國時所貸之款項。兒手邊尚餘數元，到校生活費用當可有着，請勿念也。哥哥如有意來美留學，當予竭力設法也。」

「離鄉背井，負笈遠航，孤寂不堪，更奈英語欠練，遊子思鄉之情倍濃，悔不該單身隻影，遠渡重洋也。惟願能早早入寢，以期夢中返鄉，重享天倫之樂也。敬頌  
以馬內利！

二兒尚節敬稟

三月廿二日

(此信以宋之口音讀出)

四月初到俄亥俄州，走訪康女士。

「請問康女士在家嗎？」宋問。

「誰？」對方顯然聽不懂宋的英語。

「康女士，那答應我來此讀書的康女士。」

曠野呼喊

「康女士，喔！到中國去的康女士。」

「是的，她在家嗎？」

「她？她還在中國北平呢！」

「她沒有回來？」

「沒有！」

「沒有回來?!」宋大失所望。

「你要進來坐坐嗎？」

「不了，謝謝你！」宋離開了，但不知何處是歸宿。

×

×

×

到俄亥俄衛斯理大學去報到，佈告欄中寫明：「膳宿費每天一元」。

點點袋中的餘款，僅剩了幾塊錢。

便去到 Y M C A (基督教青年會)，到了櫃臺前，向管理員說：「我是一個學生，剛從中國來此學校讀書，亟需找一個工作。」

「對不起，我們這兒沒有工作。」

「我勢必要找一個工作，不然沒辦法維持目前的生活。」

「那是你自己的事。」

宋茫然若失地出了 Y M C A。懇切地禱告說：「主啊！求祢看顧我，讓我不做無顧的孤兒，勿使我流浪在異國做落魄人！」

走着就看到一家布店，門口貼着招洗刷工的廣告，進去與經理一談。

「你們要一個洗刷工人？」

「是的！」經理上下打量了宋一番說。

「我願意做這份工作。」

「好的，每天揩玻璃窗，洗刷地板，每四小時工資為一元，你願意幹嗎？」

「願意！」

於是宋就此開始做洗刷的清潔夫了。

×

×

×

開課的一天，宋跑去見校監。

「先生，我想在未來的三年中讀完全部大學的學分。」宋陳述說。

校監挺直了腰，搖搖頭，昂昂然說：「照你的英文程度，五年能讀完大學，已算你萬幸了！」哼地一聲，顯出鄙視傲慢的神態。

×

×

×

宋開始發憤勤勉，孜孜不輟地攻讀，在學習與作工之間，無以暇給。（疊印）

×

×

×

一日上完聖經課，宋正攆趕去上布店作工。聖經教授華克爾博士（Rollin H. Walker）喚：

「宋先生，」

「是的，華教授，有什麼事嗎？」

「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這學期的成績，名列全班之首。昨天教授們開教務會議，一致對你表示十分滿意，後經校監提到，你想在三年裡讀完大學的請求，教授們商議結果，認為如你努力求進，則可三年畢業。」

「那好極了！謝謝華教授。」

曠野呼喊

曠野呼喊

一六

「你今晚有空嗎？」

「我得去作工。」

「那麼週末呢？」

「週末可以有空。」

「你願意到我家裡來吃晚飯嗎？」

「好的！」

「那麼就是這個禮拜六晚上六時半好了！」

「好的，謝謝華教授！」

×

×

×

在華教授家的晚餐桌上，桌上點了臘燭，華夫人、華教授各坐一端，宋坐中間，大家正在傳菜。

「宋尚節先生，你們中國菜一定很好吃吧？」華夫人問。

「是的，很好吃！」

「你來美國吃得慣美國飯嗎？」華夫人。

「我是什麼都吃！」

「你最喜歡吃什麼菜呢？」華夫人。

「我最喜歡吃鷄。」

「那我下次煮鷄給你吃好了！」

「不敢，不敢，太麻煩華夫人了！」

「華教授每每提到你在他班上的成績最佳，我一直就想請你來我們家了。對了，你住在學校宿舍嗎？」

？

「是的！」

「你如果願意，倒可以搬到我們家裡來住，我們家自從孩子們長成，各奔前程之後，房間空出來就沒有人住了。」

「謝謝你的好意，我暫時還是住在學校宿舍的好。」

「你父親是做什麼事的！」華教授來打破僵局。

「父親是牧師。」

「喔對了，你提起過一次的！我真可說是一個「健忘的教授」了！」

「華教授告訴我，他有一次在街上買東西，看見你在一家店裡幫人打掃，我們就想到，如果你願意搬到我們家來住，吃住都可以解決了。」

「那對你們太方便了，你們的好心我是衷心感激，我還是心領了！」

「那你常到我們家裡來吧！就把它當作你自己的家好了！」

「你們太好了！」

「那便是華教授教聖經的結果，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講道而不行道便是法利賽人了。」

「華夫人，華教授的聖經講得好，我在校得益最多的便是華教授的聖經課。」

「教學相長，其實我從學生處也學到不少，你的好些聖經上的亮光，給我也有不少的啓示。」華教授

慈祥地說

「對了，暑假裡你有什麼打算沒有？」華夫人問。

「想去找一個工作，掙一些下學期的生活費用，開學後可以多化時間在書本功課上。」

「你真的不想搬到我們家裡來嗎？」

「不，謝謝你們！」

曠野呼喊



曠野呼喊

一八

「那麼常常來看看我們，我有許多問題想問你的，中國一直是我很欽佩嚮往的國家，我很想多知道些中國的人情風物！」華夫人說。

「我會常常來的，我很喜歡你們這兒！」

「但是你却不肯搬來住！」

「不，我謝謝你們的好意與關懷。」

暑假裡，宋在 Westinghouse 公司的工廠作夜工。

時針指着晚九時上班，直到翌晨八時下班。

宋在工廠，一面工作，一面嘴裡哼着中國調子，白人、黑人都洗耳恭聽。一日經理路過。別的工人發現經理來了，都埋頭工作，宋却不知，彼工作中輕快的情態為經理所見。

「你下了工到我辦公室來！」經理向宋說。

「我？」宋吃驚。

「是的！下了工馬上來，我在辦公室等你！」

「好的！」

宋在狐疑，不知經理請他到底何事，但準約去見經理，宋叩經理辦公室門。

「請進！」

宋進室。

「經理找我有什麼事嗎？」

「請坐，請坐！」

宋坐下。

「我聽你唱的中國曲子很好聽，你可願意再給我唱一曲嗎？」

「當然可以，您要我唱那一個呢？」

「我也不知道，隨你便吧！」

「好，我就唱『古舊十字』歌，這是一首聖詩，但我唱中國譯詞，（唱）『在各各他山上，孤立十字架，太陽黯淡不敢發光，聖子耶穌基督，離開天堂榮華，為全世界上罪人喪亡。故我高聲稱頌主十架，直立在主臺前見父面，那時聽他說：『忠心僕人，十字架可換公義冠冕。』』」

唱畢經理大為感動，「好極了！我倒要問問你，你是怎麼來美國的？」

「這是最喜歡的一首詩。噢，您問我是怎麼來美國的嗎？我父親是一位牧師，我來美國留學，是預備學成歸國傳道的，祇因經濟拮据，暑假中才到您工廠來做工，以便到開學時，有足夠的用費，可以專心讀書。」

經理沉思一下，抬起頭來打量了宋一番。然後侃侃而言：「我可以把九十三號製造鍋片的機器給你管理，工資每小時可以得一元。但是這部機器很危險，時常輾斫工友們的手……」

「我很願意接受這份工作。」

「好，那就在今晚開始好了！」

×

×

×

宋喜出望外，快快樂樂地出了工廠，回宿舍途中，看到一家大旅館要工人的廣告，便進去詢問：「你們旅館要工人嗎？」

經理答：「是的，我們這兒的一個黑奴逃去了，需要人替工。」

「我倒願意。」「很好，你可以在旅館裡吃住，每月工資二十七元。」「好的，謝謝你。」

曠野呼喊

在機器傾軋聲中，在汗流浹背中，在勤勞奮鬥中，暑假過去了，統計淨賺，美金六百元之譜，下學年費用有着，感謝讚美主！

時光如流水，宋在勤讀窮究之餘，每主日或每宗教節日，如感恩節、聖誕節、受難節、復活節等，莫不到各教堂作見證，或組織福音隊出發到鄉下各教會去佈道，與農民携手，傳福音，頗受人們歡迎。（疊印）

一九二一年，美國經濟恐慌，工廠倒閉者無數，人們排成一支長蛇陣領救濟物資之情況甚為可憐。（特寫）宋走在街上目擊這種慘況，印相深刻，不能磨滅，他終於走到了火車站，這時，火車恰好到站，他在人群裡找他剛剛來美的哥哥。總算給他找到了，他一手接過他哥哥的一隻提箱，一手搭在哥哥肩頭。

「一路上好嗎？」宋問。

「還好，就是語言不大通，欠方便！」

「很快就會好的！爸爸媽媽他們好嗎？」

「他們都好！他們還讓帶了些小禮品給你呢！」

「是些什麼禮品，我到喜歡你帶一點媽媽親手做的小菜來，好久沒有吃中國味了呢！」

「哈哈，我早就猜到了，但是那是不可能的。我總算給你帶來了一些道地的家鄉茶葉。我帶的紅豆腐乳給三蕃市的海關扣下了，不許進口。」

「那也不算差了，到底可以一嘗家鄉味了，這一相我吃咖啡和紅茶吃膩了，來杯清茶也挺好！哈哈

「哈哈！尙節，一年多的時間，你到沒有變什麼，就是人好像瘦了一點。」

「沒有什麼，就是到美國，一個人不勞苦就沒有法子過活，我算是吃了好些在家裡從未吃過的苦頭。」

「對了，我從報上讀到美國經濟恐慌，我的工作有辦法找沒有！」

「我想辦法總有的，就是可能找事化的時間要長一些。不過，你用不着擔心，反正可以住在我旅館裡。」

在旅館宋的房間裡，宋兄在寫信，宋進去。

「怎麼有好消息沒有？」宋兄心急地問。

「行了，明天你就可以去上班了。」

「那太好了！我有了工作！哈！」宋兄高興了一陣才又定下來說：「我剛才寫信給家裡還說你去給我在外邊找了將近一個禮拜的工作，還沒有眉目，現在這封信得重寫了！」說着把舊信一攔，扔到字紙簍中，「我這次要回家裡報告好消息了。」又開始寫信。

宋疲憊地臥倒在床上，慢吞吞地說：「從明天起我得給自己再找一個工作了。」

宋在一鐵工廠中做苦工，忽然覺得神志不清，心房卜卜地在震顫，頭暈腦脹。勉強工作。是晚放工歸家，立即橫臥在床上。

「尙節，我飯已經給你煮好了，我們馬上就吃吧！」宋兄說。

「我不想吃了，你自己吃吧！」

曠野呼喊

曠野呼喊

二二

「我今天領了工資特別煮了一隻鷄給你的。你不是最喜歡吃鷄嗎？」  
「我不餓。」

「該不是病了吧！」宋兄來到宋床前，用手摸宋額，「呀！你在發高熱！得去請醫生來看看才行。」  
「沒有什麼，不要大驚小怪，我軀一會就會好的，你先去吃吧！」說完便閉上了眼睛。

在醫院裡，宋倚床頭寫信向家裡訣別，手寫着，眼前浮現了母親坐在宋的棺材旁邊哀哭，妹妹偎倚在她的身邊，亦滿面淚痕……

宋草草寫完，把信裝在信封裡，貼了郵票，正好醫生到他床邊，後面護士們及擔架手都來了，將宋抬入手術室，麻醉劑之下，遂沉失去知覺。

及醒來，四壁寂靜，惟一笑容可掬之金髮白衣天使在旁照護，時以嗚轉鶯音之歌聲。安慰宋病中起伏的思潮——醫藥費?!家人?!學業?!工作?!街頭飢餓中排隊的行列?!醫藥費?!生活費?!醫藥費?!……鐵工廠的熔鐵爐射出來的萬丈火焰!!……醫藥費?!……

一天，宋張開眼，看見一群和藹可親的弟兄姊妹們立在他的病床週圍，或手持鮮花，或手提水菓，宋感激之情與眼淚同下。

「好好養病，不要為世事牽掛。」華教授安慰他說。  
「你就會好的！」華夫人說，說完她自己却偷偷地拭淚。

出院那天，宋去醫生處而辭，因無錢付醫藥費，面紅耳赤，哽噎不能言語，眼淚奪眶而出，醫生以愛憐的手，拍宋的肩膀，柔聲說：「親愛的朋友，你莫非是為醫藥費擔憂而悲傷嗎？朋友，醫院裡已照八折

計算，祇需要三十三元，現在全數已由一位被聖靈感動，為主愛激動的同道付清了，你可以平安快樂地去了，願上帝祝福你！」

在主的愛憐下，宋卸去了肩上的千斤重荷。謝了醫生，一拐一拐地走出醫院，宋兒在醫院門口等他，兩人一同返去。

秋天，黃葉飄零，楊柳在凜烈的朔風裡亂舞，肅殺之秋與鄉愁襲沁宋心，常以淚水洗面。

宋仍一面苦讀，一面苦工——洗碗、洗地板、拍地毯、割草、作實驗、考試、圖書館中的窮究，每日的禱告、讀經……主日的領青年團契……（特寫並疊印）

一次宋組織的福音隊到司密斯村 (Smithville) 的農家。當晚家庭崇拜後，宋正準備上樓就寢，看見鄰室一寧馨兒，在臨睡前，恭敬跪在一張小床前，仰首合十，牙牙學語地禱告，宋頗為感動。及睡在床上，宋似夢非夢地看到一個奇絕的異象：

宋魂遊與化東岩山之巔，那是宋每日禱告之地，山巔二棵碩大的古樹互抱，宛若一個蒼翠的涼亭，置身其中，如臨仙境，宋展目四處瞭望，驀然恍忽聽見，一陣陣悽愴呼救之聲，與山脚的一泓清溪潺潺水聲混成一片，細察之下，乃知人聲出自那山麓下的澗水之中，宋連跌帶衝地下山搶救，惟脚下奇石崛起，四周荆棘叢生，找不出一條平坦之路，拼命掙扎下山，卒穿過蒺藜叢園，來到山脚，已是週身血痕斑斑！小溪已逐漸漲成了一片汪洋，一望無際的大海中，沉溺着各族各民，悲哀呼救之聲如海沸騰、愴涼、悽切、慘極、不忍卒聽。

宋佇立岸，望着汹涌澎湃的大海中，行將淹斃的人們，欲救而不得，焦急得手腳無措，心如火焚，口中唸唸有詞：

曠野呼喊

「上帝呀！我願奉祢的使命，得祢的幫助，去救起那與惡波兇浪在掙扎着的千萬生靈！」  
禱告之後的一刹那，宋變成了小孩，同時又彷彿是一個罪犯，全身被金索、銀鏈、鐵鎖重重捆綁，寸步難移，且有手將宋向後牽拖，以致步步後退，宋頹然志喪！

忽然，從天邊飛來一隻鷹，自遠而近，自空而降，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個長方形血一樣鮮紅的十字架！其上：「仰望十架，往前奔跑」八字，清晰可辨。當十字架翻飛馳過宋之頭頂，有勝利的音樂，響激雲霄，一切的捆鎖鏈條頓時嘩然脫落！

宋既得自由，便向前直趨，却不慎亦落入海中，與家人一同在風浪中奮鬪、沉浮、猛然復被海浪捲入渦流，知命在傾刻，乃大聲呼籲：「上帝接收我的靈魂吧！」

禱告出口，發現已立定了脚跟，原來是站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好像一塊磁石，吸引着在水裡盪漾的千萬人們，凡泊浮到十架旁的，沒有不被吸引上十字架的；被吸引的，沒有一個鐵鏈不斷開，重獲自由的，十架橫在海上，逐漸擴大，被救之人增多，直到無可計數。

十架擴充到海的全面，不再見海與水了，都成了一片鳥語花香的樂園，又有號筒聲悠揚。

每一個人都盡情地愉樂歡唱！琴弦和諧的樂音中，好多人跑去和宋握手，一認，原來都是骨肉同胞，親朋手足，宋樂得手舞足蹈。

這樣一脚，幾乎把同床的司密斯 (Smith) 同學踢出床外。

×

×

×

畢業典禮中，家長來賓，師生濟濟一堂，在穿禮服的行列中，宋亦在其間。

臺上主席致詞：「今年本校畢業的同學有三百多人，其中有二十餘位，名列最優等，此中大部份都是女生（聽眾哄笑），僅有四位男生能與這些女士競爭，而男生中理化系的中國學生宋尚節，將四年大學課程在三年中讀完，並以總平均九十一分榮獲 Phi Beta Kappa 的榮譽章。」

鼓掌聲中，末上臺領獎及文憑。

臺下末兄及華教授暨夫人在座，喜形於色，鼓掌不已！華夫人又開始拭淚了。（特寫）

宋靜坐在房裡，眼淚一滴一滴地傾流。

「尚節，你怎麼哭起來了，在這個應該慶祝的榮譽日子，莫非是樂極生悲？」宋兄問。

「我自己也不清楚，只知道一陣陣的哀感緊壓心頭，在我心靈的深處常發出一聲聲的哀怨。」

「該不是因為米里索達州立大學、哈佛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及神學院四個獎學金，沒法子下決心，而覺得着煩惱吧？」

「那倒不是，我已經決定留在俄亥俄，州立大學離此不過僅有幾小時的火車，可以常常來望你。」

「那對我說是再好沒有了。」

「對了！」宋若有所思地嘆道。

「什麼？」

「我想起來了，我應該趁沒有到俄亥俄州立大學去之前，上支尼巴湖去參加一個湖濱學生夏令會，可惜那兒離此有好幾千里路，路費總要化五六十元。」

「五六十元?!」

「是的，相當可觀，但是，我決定憑信心去了！」

「你一個人去？如不是我得做工，我倒很願意陪你同行，當然路費又是一個大問題。」

「我想司密斯同學可能會和我作伴同行的。」

太陽高照，柏油馬路也被晒出了烏油的汗珠，宋和同學穿着襯衫走在公路上，揮汗如雨，時爾對風

曠野呼喊



馳電騁的汽車揚揚手，遇到仁慈的車主，便停下來，帶他們順路走一程，到了一個岔路上，車子停下，宋和同學下車，揮手向車主道別。

此時，太陽已經下山，西天一片黃昏，宋與同學又步行在柏油路上，他們從蒼茫的暮色走進了黑夜。

「我餓了，」同學說：「不知什麼地方可以買到麵包？」

「我真渴極了！那兒有泉水就好！」

「看樣子我們是找不到客舍過夜了！」

「也好，就學伯特利的雅各吧！在農人的麥草堆旁夢見我們的上帝。」

他們就真的在路旁的草堆旁躺下，兩人仰望着點點繁星的天帳，哼起：「主啊！我願做個信徒」的雙重唱，歌聲迴盪在原野上，在森林裡，在屋與屋之間……

×

×

×

翌晨，旭日破曉，宋拍醒了尚在夢中的同伴，再上征程。履聲橐橐地在清晨的路上，走着，走着，肚裡餓，雙腿酸，脚步沉重起來。宋拉住了同伴的手，停下，駐足仰天道：

「朋友，我已氣竭力乏，決定在此等候上帝的預備了。」

語畢，一輛汽車飛駛過來，宋一舉手，車停下，汽車主人很和藹地歡迎他倆上車。

宋和同學坐在車後座，宋從口袋中取出簽名冊：「可否請你們留下芳名。」

「好的，」駕車的男士說：「請交給我太太寫吧！我開車不能執筆，倒請問尊姓大名？」

「我名叫司密斯。」

「鄙姓宋，名尚節。」

「喔！」車主太太正在簽名，聽見宋名，驚訝起來，「你就是宋尚節先生，幾天前，我們在報紙上讀到你畢業，名列前茅的新聞，真是恭喜，恭喜！」

「我太太和我都是衛斯理大學的校友，我們剛剛結婚，現在正擬到支加哥渡蜜月去。」  
「噢，那該由我來恭喜你們倆位了。在中醫有慶賀新婚的好些成語，諸如：百年好合啦！鳳凰于飛啦！鸞鳳和鳴啦！鳳鳴凰響啦！乃至於多子多孫的！那是純粹的東方味了；沒有一個有「蜜月」形容得甜，西方人真是善解愛情。」

大家聽了都笑起來。

車子駛進了支加哥，在一所大旅館前停下，車主招待盛宴，然後送他們出來。

「謝謝你們好心招待，不但坐了車，而且還吃了飯。」

「那是我們的榮耀。」車女主人。

「祝你們蜜月快活，願主賜福你們。」宋說。

「謝謝！」車主人。

「謝謝，再見！」

「再見！」

宋與同學安抵夏令會，宋對夏令會之空氣頗為失望，雜羣獨登湖濱之一山巔，在山巔祈禱讀經！正讀經時，耶穌在山上以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的神蹟，宛如一幅奇妙的圖畫，展開在他眼前：

滿山遍野嗷嗷待哺的羣衆，（這正是世人心靈的飢荒），門徒們面面相覷，一籌莫展，忽聞耶穌吩咐：「你們給他們吃！」

門徒們仍束手無策。（象徵現代許多傳道人的空空如也）

突然一小童——有些孩童時代的宋——手提小籃向門徒說：「請你把我僅有的小餅、小魚獻給你們

曠野呼喊



鼓掌聲中，又是宋以主席身份致詞，這次是種族交誼會大聚餐。桌子排成了中文的愛字形式，黑白種人一間一地坐席，由女生做侍應員等。

「諸位女士，諸位先生：今天我們的種族交誼會，不但請大家來領受世界各國不同的山珍海味，美肴名菜，而且更重要的意義是各方各族的人能濟濟一堂，一同坐席，這象徵了天國的婚筵，凡願意的都以白白地來，我與你，你與我一同坐席……」

鼓掌，再鼓掌……

宋埋頭於化學實驗室裡研究，化學分析室裡的各種儀器，在煤氣燈下，彷彿有古時煉丸、煉金術士的神秘色彩，宋的臉在此等光影之下，頗有相傳浮士德的神色，時針指着午夜十二時許，寂夜裡宋之咳嗽聲清晰可聞。

當時鐘撞六點鐘時，宋仍在彎背作實驗，天色破曉，第一線陽光射進研究室時，宋打了一個呵欠，又連連地一陣咳嗽，氣喘地說：「主啊！幫助我！」

無論是春夏秋冬，無論是風晨雨夕，無論是艷陽白雪，總有汽車來接宋上各個不同的教會，去主領少年會、勉勵會、主持禮拜、講道。一到聖誕節，就募捐、辦禮物、扮聖誕老人，分送孤兒院的孩子。（疊印）

另一方面，在明媚的春光、或綠蔭的溽暑、或風爽的秋月中，宋常參加各種野餐、交誼會。亦常被邀作座上客。（疊印）

宋在專心打論文，偶爾伸伸腰，往日的創痕時常隱隱作痛，這是風雨之夜，風吹雨打在窗戶上的響音

曠野呼喊

令人有不寒而慄的感覺。

宋的書桌堆滿了參考書、論文稿紙鋪滿了餘下的空間，宋打得非常吃力，打字機的鍵盤一下下似乎都叩擊在宋的腦上。（疊印）

俄亥俄州立大學的禮堂佈置得富麗堂皇，花籃堆積如山，汽車塞道，來賓如歸，人人喜氣洋洋，畢業典禮甫畢。

宋手持博士文憑，身着博士禮服，胸前別着各種科學榮譽獎章，心裡却有莫名的憂鬱，老師同學前來握手道賀，宋強以苦笑相對，宋兄、華教授夫婦、同學司密斯等皆來觀禮，宋兄請華教授夫婦及同學司密斯與宋一起攝影留念。

在照像時，華教授問：「尚節，你決定到那兒去了沒有？」

「暫時留校幫系主任忙。」

「我下個月要到歐洲一行，約一年回來，到時候，祇要你沒有離美，我總設法來望你！」華教授說。

宋一日正在指導系裡學生做化學實驗，系主任來：「尚節，你可以來一下嗎？」

「好的！」宋將實驗交代給學生，就隨系主任進入辦公室。

「請坐！」系主任說着，自己也坐下。

「謝謝！」宋坐下。

「我在德國為你設法找了一個研究的位置，並在為你籌劃路費，我很希望你到德國去專攻化學。」

「謝謝您的好意。」

「你到德國好好的努力深造，目前德國的化學是全世界第一，你如能在那兒留學，將來前程萬里，可

以多爲化學界開拓新的領域，留一個不朽的美名！」

有人叩門！

「請進！」教授說。

進來了女秘書，手執一電報：「宋博士，這是你的電報，從中國北平來的！」

「對不起，」宋說了就拆閱電報：

「宋尚節博士偉鑒：本校頃聞博士載譽美國，特致賀忱，今祖國亟需人才，本校有機化學講座一席，尙祈博士屈尊下就，則本校有幸，祖國有幸矣！如蒙首肯，懇請迅予電覆爲荷。」

北京大學醫學院院長敬書

×

×

×

當晚，宋獨自徘徊在月光洒滿的窗前，繼而立在窗旁，仰望窗外靜寂的月色，不覺低吟：「舉首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腦中映現了祖國的錦繡河山，明媚的江南，熟悉的故人面目，回頭一望，又看到房內壁上掛着的一幀的世界大科學家的玉照，彷彿也看到自己的照相陳列其間。

耳朵裡聽見：「祖國需要你！」

又聽見：「到德國柏林去！」

「祖國需要你！」

「到德國柏林去！」

.....

兩個口號反覆交錯地嚷了半響，驀然從靈的深處有悠揚的聲音說：「你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

曠野呼喊

宋聞聲四顧，房中空寂無人。

次晨，雀鳥囀囀，把宋喚醒，有人叩門，開門，原來是一位道貌岸然的福勒牧師 (Rev. Wilbur Fowler)，劈頭一句：

「你並不像一個科學家，倒像一個傳道的使者。」

「是嗎？」

「是的！一個十足的傳道使者！」

「請坐，請坐！」宋與福勒牧師均坐下，宋繼續說：「不瞞你說，我最初到美國來的初衷便是希望能將來回國去做傳道人的，昨晚我正爲到德國去繼續深造，及返國接受北京大學的講席矛盾而不能統一時，驀然聽見有清晰的聲音說：你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我才暈然入睡。今天一清早你就來叩門了，而且劈頭一句就是開門見山地說：我並不像一個科學家，而是一個傳道的使者。」

「是的，傳道使者，我已經爲你安排好一條路，紐約協和神學院中爲你準備了一個獎學金名額，免學費，供住宿，每年還有五百元的津貼，你可以去潛心研究宗教，你說怎樣？」

宋思忖了一會，笑哈哈地說：「好，我決定到紐約協和神學院去。」

一九二六年九月杪，宋離俄亥俄州赴紐約，途經尼亞葛勒大瀑布，其時宋將如火如荼的楓葉秋景與整個世界都一同放棄，也無心欣賞如畫風物，惟那高達千丈，一瀉百里的大瀑布引起了他的思緒，置身聲如雷隆的大瀑下，宋低頭默禱：「上帝啊！求祢使我內心湧有生命的活水，如瀑布一般的滔滔不絕地傾流！阿們。」

進入紐約市，那雄偉的摩天大樓，繁華市場並不能制止他立刻入校的似箭歸心。  
宋叫了一部出租汽車，對車夫說：「協和神學院。」

宋與三五同學一起去上課，走在教室走廊上，一同學問：「我到要問問你，為什麼你這個已經得科學博士，敲響美國的人也來研究神學呢？」

「對了，這也是我早就想問的問題！」另一同學搶着說。  
「我也是，」第三同學插嘴道。

「可憐的神學生們！」宋失望地喊了一聲，然後才接着說：「『聞道有先後』，我先得了屬世的知識用來追求屬靈的要道，難道也要『相見恨太晚』嗎？」  
同學們無以為答，衆人魚貫而入教室。

宋在神學院約莫過了半年，看穿了新派神學的内幕，覺得單調乏味，繼而厭棄了，就把大部份時間化在藏書樓中，埋頭研究各種宗教，譯出道德經、佛經，並時到紐約各宗教團體中去參觀，回家關上門，在自己房裡打拱靜坐，默誦佛經，心羨慈航普渡。（疊印）

一日，三五同學邀宋，齊赴各他浸信會 (Calvary Baptist) 教堂，參加奮興會。

出人意外的是一位年方十五，身穿白色衣裙的金髮女孩主講，女孩打開金邊聖經，開始高聲朗讀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讀畢，向全堂近萬人宣告靜默、默畢，她以清脆嘹亮的聲音說：「天國的奧秘向智慧的人隱藏，却向嬰兒顯現。世界上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人的義都像破爛的衣服，不堪補綴。人人都犯了罪，虧欠了上帝的榮耀。罪的工價便是死。可是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凡一切信

曠野呼喊

三三



神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雖然我們罪大惡極，縱然我們理應受硫磺火湖的永刑，在地獄裡痛哭切齒，但祂的愛却廣大無邊，祂降世為人，降為卑微，爲了要拯救我們，用祂的義代替我們的不義；以祂的聖潔代替了我們的不潔，因祂所受的鞭傷，我們得了醫治；因祂在十架上所流的寶血，我們的罪污才得洗淨，啊！上帝的羔羊，被殺的羔羊，除去世人一切的罪孽！爲義人死是少有的，爲朋友死，間或有之，但基督當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就爲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親愛的朋友，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藉着得救！啊！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朋友，憂傷痛悔的心，上帝必不輕看。朋友，今天就是悅納的日子，現在正是拯救的時候。來吧！來吧！祂在門外叩門，凡聽見祂的聲音就開門的，祂要進來，祂與你，你與祂一同坐席。朋友！你願意信耶穌嗎？凡心裡相信，口裡承認的，就必得救。因爲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並不是靠我們的義行，免得有人自誇。朋友！今晚救恩已經臨到這裡，凡願意的，都可白白的來取生命的水喝！」

「我來歌」悠悠地唱起，起立上臺前去痛哭認罪，流淚悔改，高聲禱告的人不計其數，宋大爲感動！

「走吧！」一同學提議！

「好，走吧！」又一同學響應。

「宋博士，咱們走！」

×

×

×

出了教堂，走在紐約的街上，他們已從鬧市，來到河邊大道，不像是從教堂裡出來的神學生，倒是酒巴間出來的酒徒。

「嚇！那些哭哭啼啼的人，簡直是愚夫愚婦！」一同學得意地笑着說！

「對呀！根本都是神經質！」另一說了，大家都笑，惟宋低頭不語。

「是呀！不過是感情用事而已！」又一個說。

「惟一令我不解的，到是今晚那些威風凜凜的民衆領袖，大名鼎鼎的政府元老，以及德高望重的教會名牧都跑上去哭哭啼啼，而且都哭成了淚人兒啦！」大家除宋外又不約而同地捧腹大笑。

「這更證明群衆心理是如何的容易操縱了！」一個自以爲是的同學說。

「這個領會的黃毛丫頭倒很能運用雕蟲小技的，她實不過是利用人的情感作用，或者說得更恰當些，她善於情感，一味地迷信。」另一同學得意地批評。

「不過這丫頭長得倒不錯，到是一個金髮碧眼的女郎呢！」一個說了，大家又哄然大笑，笑聲迴盪在夜的街道上，在幽暗的路燈下；這一群神學生放蕩形骸得有如浪人。宋一直保持着沉默，這時忍不住了，說：

「你們今天可注意到她的講道詞裡每一句都是出自聖經的嗎？」

宋在燈下寫信。（以宋之口音朗誦）

「親愛的華教授：我最近的一個最大感觸就是：要是傳道人沒有生命，基督根本就否認他是祂的見證人，到此我看見了傳道人在我們唯一的師傅基督裡考試，去作一個傳道人，必需考及格的問題不是別的，乃是你去傳福音給別人聽，自己可曾受過聖靈洗而得了豐盛的生命？要不是呢，那真如使徒時代的一個馳名的宣教師亞波羅。亞波羅在先他尚未受靈洗而先去傳道，結果呢？凡因他所傳而信主的人，都不明白「靈洗」是怎麼一回事，連聽也沒聽見過。我肯定地斷言，傳道人必需先受靈洗得了生命才能去作工……（擱筆）」

寫到這裡，宋良心自責，一針針地刺在他心上，宋自忖：「我進神學院，預備作主聖工出去傳道的人，那我怎能不先受靈洗，而與亞波羅同蹈一轍呢？」

宋低頭沉思，他嚶泣、他憂愁、他捶胸、他用手抓自己的頭髮，他有說不出的難過，最後，他仰天堅決地說：

曠野呼喊

曠野呼喊

三六

「主啊！我決心向祢追求生命，除非真正體驗到馬可樓上的改變，得到了橄欖山上的應許，我才出去爲主作見證！」

宋的寢室裡堆滿了宗教史上的偉人傳記，手中正持了一冊在讀。

有人叩門。

「請進！」宋說。

伸進一個同學的頭來：「我得回家了，祝你聖誕快樂！好好享受這個假日，不要胡思亂想，害相思病！」

「相思病？」宋不解。

「我聽說那金髮碧眼的少女，你所崇拜的女郎。哈！哈！」說完立即把頭縮回去了。又伸進了另一個

頭，沒有說話，就做了一個鬼臉，於是門就關上，杏雜的脚步聲散去了。

宋的眼前又浮現了那夜在各有各他浸信會的奮興會，那前往痛哭懺悔的人潮，那嬰兒般的白衣少女，那簡單明瞭的證道，但却充滿了生命的力量。

「只要我有她那種講道有生命，祈禱有能力，管她迷信或是感情作用，我都接受，我都願意！」然後，她顧桌上，地上堆滿的宗教史上的偉人傳記，「啊！他們也都有生命和靈力！」

在神學院大禮堂，全體師生及各界領袖都出席，某教授作出席中西部會議的觀感談：

「此次出席中西部會議，領教了英國首次世界大戰的著名軍中牧師甘尼地 (Rev. Student Kennedy)。百聞不如一見，我聽他講到十字架的功勞。在我看來，實在是純粹出乎感情的作用，這不過是人類心理學中所謂的「行爲機械說」的一個註腳而已，因爲十字架的道理與童貞女馬利亞生子，以及上帝在七天中創造宇宙一樣的既不合乎科學，又不合乎人的理解與邏輯，不過祇是些神學上的名詞罷了！」

甘尼地牧師亦祇不過是基督教歷史過程中的一個產物而已！是一個死去宗教的代表作！不知諸位以爲然否？」嘴角掛着狡黠地微笑。

全體師生鴉雀無聲，半響會場好像死去一樣，突然，宋站立起來，以激昂的聲音說：

「保羅在林前一章裡說：『基督差遣我……爲傳福音，並不用智慧的言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爲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爲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却爲神的大能……猶太人是要神蹟，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們却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爲絆腳石，在外邦人是愚拙，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利尼人，基督總爲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爲神的愚拙，總比人智慧；神的軟弱，總比人強壯！』十字架的寶血是有功效的！這是我親自可以作見證的，寶血的功效是超乎科學的，超乎人類理解的，因爲這本身就是神蹟。這與創造生命，創造宇宙，創造信、望、愛一樣是鐵的事實！請不要隨口給別人加上情感色彩太濃之類的帽子，要說是甘尼地牧師所講的沒有價值吧，又何必化這許多時間、精力在這兒分折討論。這學校裡的宣道法與解經法，如用哲學解釋不行了，便用科學來證明；科學不能證明的，就算他不過是論理上的寓言，或用心理學來解釋；如任何學科都技窮，不能解釋了，你們就說：不可信，不合理！把一般的真理輕輕地抹煞了！請明這是神學院還是鬼學院？你們掛着神學院的招牌，在給魔鬼造就學生，說魔鬼的話！你們是做神的僕人，還是做魔鬼的門徒？啊！求主以十字架的寶血，潔淨我們吧！」

宋講完，全場爲之啞然無言。宋隨即離席而去，戴明博士夫婦(Dr. & Mrs. C. S. Deming)亦在席，便尾隨宋而追踪上去！好容易追上，戴明博士說：「宋博士，我們真高興你爲真道辯護！我和我太太實在再也聽不下他們那樣的褻瀆聖靈的話了，可是我們沒有勇氣，到你一個東方人來爲主作了忠心僕人。」

「對了，我們就要動身回朝鮮漢城了，我們很高興我們又可以見到好些好朋友了，惟一遺憾的是，我們紐約家裡查經禱告聚會不能再繼續了。」戴明太太。

「近來我們沒有見你來參加，我和我太太倒常常惦記起你的，我們真怕你在這所學院裡讀書會隨流失

曠野呼喊

去呢。」戴明博士像有說不完的話。

「今晚最後一次，你來我們家聚會吧？」戴明太太急着想得宋的答案！

「我正在趕寫一些文章，晚上怕不能來了！請你們多爲我禱告吧！」宋說。

「好的！那是一定的！」戴明博士。

「好的！那麼再見！」戴明太太！

「再見！回東方見！」宋應着！

×

×

×

一九二六年除夕。

宋跪在房內禱告，忽聽到上帝的聲音在靈裡向他說：「我要廢棄智慧人的智慧！」聲音細微而溫和，但宋乍聽之下，猶如雷霆千鈞，令他毛骨悚慄，全身戰驚。

「上帝呀！這是什麼意思呢？你要我怎樣行呢？」宋在哀求！

半響寂靜，宋撫心自問：「這話的確不差！人的學問，人的才幹，人的一切，都是虛幻而空洞的！人生是潦倒，是泡影，我盡都煩厭了，倦棄了！人活着只有慘痛的呻吟、悲愴的哀啼，和淒楚的悲鳴！人死了呢，更是荒渺飄玄……啊！主呵！主呵……」

如此轉輾反側了一夜，終宵未能閉目（特寫），彷彿在黑暗裡探索光明！終於，教堂的晨鐘響了，曙光破曉，照出窗外教堂尖塔上的十字架，涼風颯颯地吹來了一九二七年的元旦之黎明！

×

×

×

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

室內無燈，僅可見隱約人影，宋長跪床前，形容枯槁，懇切禱告：

「主呵！光陰一天一天的過去，我心靈的重負也一天加重一天，今天，我已不能再擔負加諸於我的重

擦啦！我已被壓得身心無片刻的寧靜。我恨人之有生，怨天之不仁，爲什麼要我在這虛浮的世俗來渡這煩愁苦惱的人生？啊！主呵！我愈思想這情景，我的心靈愈緊縮，愈黑暗，黑暗比漆黑的長夜更甚！聖靈和惡魔在我心內戰爭！啊！主呵！罪與義要在今晚決一勝負。但願耶穌在我心中得勝！救我脫離罪的羈絆，釋去我的重擔！主呵！我禱告！主呵！主呵！我願放棄自我的迫心直追，主呵！我流着懺悔的淚，捧着求救的心，一聲聲地求告祢！請用主，祢的寶血遮蓋我，主呵！我的罪在我眼前一幕幕的映現。主呵，它們在我眼前歷歷可數，那些隱而未顯的罪也一展無餘。主呵！我這在罪人中爲罪魁的，理應死而永遠沉淪地獄，受硫磺之火焚燒。啊，慈悲的父，愛我的主，請用祢的寶血遮蓋我，使我不再爲自己活，不再存人間虛華的奢望，不再有空中建樓閣的計劃。我把我的心赤裸裸地敞開，求神可憐我在魔鬼鐵蹄下挨痛的身心靈！啊！聽禱告的神，求祢的靈進到我裡面運行，以祢奇妙改變的能力，把我悲觀的人生挪去，讓基督的生命蘊藏在我心靈裡！啊！愛我的救主呀！赦免我的無知、不信；赦免我在美國這些年裡身體離常與祢的肢體接續，心靈却漸漸遠離了祢！主呵！我承認我中了社會福音的毒，我承認我在這神學院裡對基督教失望了，因爲我僅看人，而沒有仰望神。主呵，我承認我遠離了祢的教訓，中了魔鬼的詭計，去翻譯道德經、佛經，並以誦佛經，打盤坐以求超度，因爲，這兒的教授的邪說使我覺得讀神學沒有意義，主呵！赦免我亦隨波逐流，把禱告看淡了，以爲是一種催眠術，心理作用，是儀式的表示，沒有多大功能，由於我從小的禱告習慣，我雖有禱告形式，但已流入浮泛、空洞，甚至像法利賽人自傲的祈禱一樣，在上帝面前誇耀自己，誣告別人。主呵！赦免我！赦免我！祢從我小時起一直垂聽我的禱告，今晚也求祢再一次聽祢回頭浪子的禱告吧！用祢的寶血洗淨我一切的不義吧！噢！主，我已長久疏忽了祢的聖經……」

宋跳起來，跑到書箱邊，好不容易把新約聖經從箱底找出來，打開路加二十三章，宋讀着讀着，魂遊象外：宋眼睜着背負十字架的耶穌去到各各他，一路上，寂靜荒涼，慘苦沉痛的畫面刺透了宋的心，宋也如去釘十字架的罪人一般，沉下了頭，彎曲了背，凝視着耶穌，蹣跚地跟從着主的步履走。一邊走，一邊覺得

曠野呼喊

三九

所背的重擔是非其能當的。他的腰愈壓愈低，僵僵地前行，一步又一步。

耶穌已被高懸在十架上了，祂的頭傾側着，雙手鮮血淋漓，慘不忍睹。宋謙卑地跪在十字架底下，俯伏在地，苦苦哀求：

「爲我釘十字架的主耶穌，請用祢的寶血洗淨我的罪污、我一切的不義！」

「小子，你的罪赦了！」耶穌溫和慈聲說。

「哈利路亞！」宋高呼，喜形於色，手舞足蹈。

子夜的鐘聲鏗鏘地響了十二下。

.....

一時許，宋混身疼痛，有如抽筋換骨，百節百骨，心臟肺腑都像受了重創，宋忍不住地問耶穌：「主耶穌，怎麼霎時之間，那來的病痛，令人難以忍耐？」

「要與你的主受同釘十字架的苦處，然後復活！我要遣派你向萬民作末世的見證。我給你改名爲約翰！當日施洗的約翰，曾爲我修直道路，他那時一人爲我作開路的先鋒，在這個末世，當我再來之前，要多人作先鋒，我今召你作先鋒中的一個！」

天已破曉，窗口射進銀白色的曙光來。

×

×

×

是晨，宋喜出望外，涉足戶外，見一草一木、一蟲一獸、房屋街景、行雲流水、都煥然一新。（特寫）宋每見一人即前往傳講耶穌大好福音與見證！

突然，一個陌生人送給他一個地球儀，宋接在手中，不勝驚奇狐疑，送地球儀的人無言無語地離去，宋回頭道了一聲謝，那人報以神秘的微笑。當即消失在晨霧之中。

末將此地球儀帶回房中，仔細觀察這圓形的球體，漸漸地，漸漸地，這球形幻作長方形，彷彿是一人背了一個古老龐大的十字架，頭部有巴勒斯坦等字樣，胸部是中國……整個世界各國都在背十字架的人身上顯露無遺，遠遠地，隱約可見一些可怕猙獰的人面獸，細察之下，原來都是些未曾崇拜過、敬仰過的牧師、會督、和神學院的大教授們！

二月十二日在萬國學生宿舍的交誼會中，末作見證：

「親愛的各國同學們，今天我徵得了主席的同意，給我五分鐘向大家講我重生得救的經驗，我從小是在敬畏上帝的父母教導下長大的，一直到了美國，我從事研究科學，讀了化學學士，又讀碩士，讀了碩士，又得了博士，我幾乎要隨着旁人高呼「科學萬能」了。可是科學並不能填滿我的空虛，我在美國沾名釣譽，出盡風頭，可是也沒能得到內心的平安。當我不能忍受罪的重擔，對生命起了厭倦，眼前一片黑暗的當兒，上帝的愛臨到了我，祂愛子在十字架上的寶血潔淨了我。祂仁慈地對我說：你的罪赦免了！祂並為我取名約翰，讓我在這末世為祂的再來，修直祂的路！傳悔改的道！親愛的朋友，今晚我所說的不是我說的話，是依靠那加給我力量的，向大家還我所欠的福音債，真如保羅所說：「我不傳福音便有禍了」。朋友，你內心和我以往一樣沒有片刻安寧嗎？覺得萬事都是虛空的虛空嗎？都如捕風捉影嗎？啊！惟有耶穌能滿足你，惟有耶穌得潔淨你！使你充實，使你平安！朋友，祇要心裡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口裡承認祂是你的救主！就必得救。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我們都如浪子離家背井，在曠野裡流落，朋友，牧羊人耶穌在呼召，慈愛天父在等候。讓我們大家都歸到祂的懷抱裡，享受天倫之樂吧！（唱「因信稱義」）：「因信稱義，永不再定罪，是何等平安、喜樂！靠主寶血、洗除衆污穢，是何等平安喜樂！（副歌）哈利路亞，救恩浩大！悔改淚惟主能擦，前為浪子，今已歸家，身穿義袍極榮華。」

「在基督裡，永不再定罪，是何等平安、喜樂！我的罪身被主義遮蔽，是何等平安、喜樂！（副歌）」

曠野呼喊



「到審判日，決不至定罪，是何等平安、喜樂！我的名字已錄生命冊，是何等平安、喜樂！」  
「有誰能定我們爲有罪，是何等平安、喜樂！恩主替死，救功已完備，是何等平安、喜樂！」  
宋熱淚縱橫，高歌不已。

二月十七日

宋看着破舊的聖經，靈機一動，立刻動身，跑出學校，上街去買了一本新聖經，順便也買了一枝自來水筆。宋手持新聖經欣然返來，途中碰到一個天真可愛的小童，踉蹌行人道中央，寫：Rest（安息）。再走了幾步，又遇見另一小童，也寫了個 Rest。繼而又見到第三個活潑孩童，也在寫：Rest。宋正在狐疑，不覺校門在望，校舍兀然屹立。

「唉！這樣崇高的學府，這樣巍峨的建築，可惜裡面却充塞了偷上帝的錢，在做撒但奴隸的師長與同學們！」宋不禁感喟，悲從中來，眼淚忍不住淌了下來，他以手拭淚。

這時宋發現校門緊閉，校長柯非 (Dr. H. S. Coffin) 正等在門口，伴着另一位彪形大漢，校長伸出手來與宋握手！

「宋博士，」校長說：「我看你近來身體日衰，你這半年的勤讀，一人在做了三個人的工作，讀了三個人的書，我爲了體念你精神欠佳，又爲便利你靜養起見，請你到鄉間一所醫院裡去休息休息，養養身體。」

「是嗎？」宋似懂非懂。

「你可以去好好調養，休息一星期，以後精神飽滿了再出來。」校長說：「你就跟這個人走好了！」

「我可到宿舍裡去拿幾件日用品及衣服嗎？」宋問。

「用不着去拿了，」校長說：「醫院裡樣樣都齊備，你快跟這個人走就好了！」

宋便機械式，一聲不響地跟那人走了，那人腳長步快，宋跟在後面幾乎是在跑，他們直向野地裡奔。

×

×

×

時已黃昏，他們走到了燈光燦爛的 Bloomingdale 醫院。那人吩咐宋：「你自己進去見醫生吧！」宋進了院，門口有人引導宋進入一號病房，宋沐了浴，換了病人的白衫，便被送到一間病房裡過夜。

次日，醫生前來檢查，問：

「你的父母中有沒有害精神病的？」

「沒有！」

「你的外祖父母可有人患精神病的呢？」

「你是把我當瘋子看，請測驗測驗您的腦子，看誰的聰明清晰？！說實話，我自己很可以檢查自己是否精神病。因為我很明白血統和遺傳的關係之學理，我雖不是大名鼎鼎的醫學博士，然而我也曾讀過您讀過的那些書本。您如不信，可去俄亥俄州立大學問我的教授和同學。」

「好，我講一個故事，你聽好，我講完，你給我默記下來。」醫生說。

「好的！」

「從前……」醫生開始講故事，鏡頭這時可以素描醫院裡的佈置，病人的特寫等，等鏡頭再集中在宋與醫生時，宋已寫完，給醫生察看，醫生驚訝地說：

「你的記憶力極強！」

「往日我會繙譯過道德經，並著有英國孤貧院史記和耶利米註釋等書，您可以從這些書裡去檢查我的全部思想，看看其中可有缺乏系統的破綻，而使您懷疑我是神經病患者？」

醫生啞口無言了一會，然後說：「你很疲倦了，應該好好安靜的睡一會，休養你的身心吧。」

「醫生，我何時可以出院呢？」宋問。

曠野呼喊

四三

「至多四十天就夠了！」醫生說了，使離去。

宋在床上，四顧病房裡的同病房人，又望望面目森嚴的看護士，看看窗口的鐵柵，又注目了一會壁上掛着的宗教畫——耶穌尋亡羊的名畫翻印，便從床頭取出了那本新買的聖經，開始專心讀下去，時爾用那一枝新自來水筆記筆記。

五月九日

宋正在讀經，見醫生進來，便從床上跳起來，問道：「醫生，你在我入院的第二天早晨說過的，我最多住四十天就可以出院，現在已兩個多月，整整八十三天，已經超過兩倍四十天了，怎還不讓我出去？」

「醫生們檢查討論的結果，認為你需要再休養一些時！」醫生說。

「醫生們檢查！倒真是些異想天開的醫生們！你們要檢查我思想上有無紊亂變態，也用不着拆查我親朋戚友們寄來的信呀！如果真要想在信件中查我的思想，理應僅僅查我寄出去的信才合理，我倒覺得你們這種查信方式倒是思想紊亂的一種表徵呢！」宋忍無可忍地爆發出來。

醫生忿然離去，臨走在看護耳中咕囉了一番。

護士走過來說：「約翰，我得到指示，要請你搬到第七號病房去。」

宋拿起聖經及自來水筆，一言不語地由他領到了第七號病房，宋一進房，門就在背後給鎖上了。

第七號房都是重病的武瘋子。吵鬧、呻吟、瘋笑、啼哭、拍手、跳蹦、打架、罵人……種種雜沓的可怕聲音，不絕於耳。（特寫）宋躲在牆角落下，撫摸着聖經，黯然淚下。

六月二十三日下午。

宋見護士正在打盹，窗戶敞開，就悄悄地跳下臺去，拔脚就跑，一口氣跑了兩三哩路。可是遠遠聽見狗吠，宋便藏身在一麥田之中。狗吠一聲一聲近來，終於宋被狗嗅出來了。被院裡的人押送返院。又闖入七號房，瘋人之聲有如鼎沸，而宋有如沸鼎中的魚一樣。

黑夜來臨，那沸騰的雜音已逐漸轉為呻吟，下弦月的幽輝傾瀉在宋的床前，在這月冷星稀的深夜裡，宋從現在的光景，抽象中意想到未來，頓起自殺之念，取了腰帶，準備懸樑自盡。正要上吊之際，上帝的聲音臨到他：

「小子，你是我用寶血所贖回來的，怎麼隨意輕生！」

「主呀！」宋立即跪下：「主呀！卑微的我，生無見天日的一日，欲報鴻恩而不能，生不如死，所以自殺！」

「萬事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你若忍耐過了這一百九十三天的苦難，你就知道怎樣背上十字架，跟我走各各他的順服之路了！不要怕，我和你同在！這是你應負的十字架！」

黑暗突然消失！

主的榮光四面照着宋約翰！

一禮拜後，宋正在讀經，醫生進來，宋抬起頭來說：「醫生，請您把我換到第六病房去，我在此實在住不下去，這是您所知道的。我之所以逃走，不是由於神經錯亂，相反的，是因我天生好動，又為渴慕自由的心所鞭策！不得已才出走，請您把我調回第六病房去。」

「好吧！約翰！」醫生看着宋手中握着的聖經。

宋在第六病房，讀經復作前記。

曠野呼喊

曠野呼嘯

四六

看護士走來宋的床前，看了他一會，友善地說：「約翰，從你進院到現在，我一直注意你，你的手一直沒有離開過聖經。」

宋仰起臉來，面有喜色：「我進院後已經讀了四十遍聖經了，我感謝上帝，把我放在這兒讀神學！」

「你有家人在中國嗎？」

「有父母兄弟姊妹！」

「我每次看見有親戚朋友來探病，從未見過你有過。」

「從沒有人看望過我。」

「你的信件也很少，不嗎？」

「噢！他們把我的信去拆了檢查，又不許我自己回信，還叫家人朋友也少給我寫信，所以我幾乎和外界隔絕了！」

「你有什麼信要寄嗎？約翰，」看護士張張四週，便自告奮勇地說：「我可以給你帶到外面去寄！」

「那好極了！我馬上就寫一封信，請你幫我投郵。」

「快點寫，不要給旁人看見了。」

「好！」宋便持筆直書：

「中國駐美公使鈞鑒：晚生已被美方無理拘留在瘋人院中，備受了非人的待遇，喪失了一切行動上、言論上的自由。懇祈 鈞長按照法律，迅向美政府交涉釋放晚生，以還我自由！前蒙政府每月發給獎學金，尚銘誌於心，未敢或忘也。特此一併謹誌謝忱。專此敬頌  
公安！」

晚生宋尚節敬呈

寫了信封，速速交給看護士，說：「我沒有郵票！」

看護士一手將信藏入內衣口袋，回顧四週說：「沒有關係，我給你貼好了！」

「謝謝你！願上帝祝福你！」宋說。

八月三十日。

清晨，宋在夢中聽見：

「今天是你出禁的日子！」

宋便從床上跳了起來。

同時，華教授由歐洲返美，聞宋被禁，特來院訪宋，宋見了華教授，不由得眼淚奪眶而出。

「華教授！」

「尚節！」

「我得出去！今天是我出院的日子！」

「我去找院長去，回頭見！」

同時，醫院院長正接到中國公使的通電，查詢有關宋尚節被送入院的情事，焦急萬狀，莫知所措！在辦公室徘徊，走頭無路。突然想起，便打電話給柯非校長：「柯校長嗎？不妙了，宋博士的事中國政府已經知道了，他們問我要人！你說怎麼辦？」

「……………」

「那不成，你不能和中國政府發生外交上的糾葛，柯校長！你得想出一個辦法來！是你這他來的！我已計窮策絕了！」掛上電話。

女秘書進說：「華教授要見你！」

曠野呼喊

「你說我忙——好，好吧！請他進來！」

女秘書出，華教授進。院長前往握手！

「我是華教授，是宋博士俄亥俄讀書時的老師，我願意簽保他出院。」

「簽保他出院？」院長驚喜！

「是的，一切由我負責！」

院長沉思了一會，暗暗地微笑了一下，說：「你負全責？不過，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就是他出院後，得送他回中國。」

「好，我可以領他出去嗎，今天？」

「行！」

「謝謝你！」

「我也該謝謝你！」院長言外有意，如釋重荷！

宋在辛辛納蒂 (Cincinnati) 華教授家的後院，燒字紙的爐邊，將協和神學院的全部新派教課書  
都一一焚燒！

「火啊！燒吧！燒燼一切魔鬼的書籍！天下人間，我祇要一本書，那就是聖經！」

十月四日，宋自西雅圖上船返國，別了相交七載半，情同父子的華教授。

在船舷上。宋看着一望無際的太平洋，那浩瀚的大海，血海十架的異象及五餅二魚的異象又顯現在他眼前，他憶起了那自己身着博士衣冠，臥在棺木中的夢境。

「我於世界是死了！」於是把口袋裡珍藏的那些從美國大學裡榮獲之金匙獎章，一一投入海中，隨波消失在萬道浪中。

「世界於我是死了！」宋喃喃但堅定地說。

十一月八日，宋已換了一身粗布長袍。回到了興化。船拋碼頭，宋不見有人來接，看看久別重逢的故鄉風物，百感交集。獨自步行歸家。

家屋依舊，大門敞開，宋進入屋內，放下手提行李，去見父母。

「爸爸，媽媽，」宋喊道，看到父母額上已較離別時頰添了好些皺紋，憔悴的容形上刻劃着思念客病異國的孩子。

「你是誰？」父親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果然是瘋子回來了嗎？」

「我去美國的時候是死的，却得了生命回來！」宋答道。

「尚節，」母親跑到宋之身前，拉住宋的手，解釋道：「我們收到你校長的信，說你瘋了，送到瘋人院裡去了！」

「那是我曠野一百九十三天的經驗，主耶穌降生到今天，已整整為我們擔負了一千九百三十年的罪擔了。我負的不過僅僅一百九十三天罪擔而已！」

「你回家怎麼連信也不給我們一封呢？」父問。

「好了，好了，人回來了，平安回來了，別的不必計較。」母親打破僵局：「好吧！尚節，你好好休息、休息，我去做一隻雞，你最喜歡的雞，給你洗洗塵。」

清燉雞放在桌子中央，熱氣騰騰，宋家大小圍坐在大圓桌上。

曠野呼喊



「……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父親謝飯甫畢。

宋母把大塊的雞肉送在宋的碗中，眼睛老不離開她久別重逢，失而復得的兒子！

「尚節，」父親清了清嗓子說：「你現在已經拿到了博士文憑。我盼望你能接受一個政府大學的講席，我從事聖工，一輩子，每月月薪三十元，若不是你母親供給米糧，我實在餵養不起一家十個孩子。你的弟妹都大起來了，我希望你能幫我分擔一些弟妹進大學的教育費用。」

「爸爸，我已經把此生奉獻給主，傳祂的福音了，我不能接受任何的大學講席。」

宋母聞言一驚，筷子失手落在桌子上。悄悄地拾起來，屋中空氣突然變得沉重，肅靜了好一陣。

「尚節，」宋母設法一轉話題：「好了，你書也讀完了，人也回來了，我們親家的女兒已經等你等了半輩子了，我想，你的終身大事也該完成才是，我們已為你選了一個吉日……」（淡入）

X

X

X

（淡出）宋及妻跪在教堂祭壇前，牧師主持婚禮：「……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宣佈這對男女成爲夫婦。阿們！」

在婚禮進行曲中，新郎新娘步下祭壇，到了教堂門口，興化中學校長一手攔住了宋：「恭喜，恭喜！我想請你到你母校給同學們演講，好嗎？」

宋看看跟在身邊的父親、父親以鼓勵的神情，略略點了點頭。宋便說：「好的！」

「還有，」校長又接着說：「還有，你爸爸告訴我，你已奉獻，專以禱告宣道爲志，可是，你的母校現在正缺少化學老師，當然，當然我不敢請你屈就，大才小用，不過，我們願意你每週上三天課，其餘的四天，你可以自由作聖工，你說好嗎？」

「每週三天，總計幾小時課？」宋問。

「男女校每週各八小時。」

「除非每週上四小時聖經，四小時化學，我才考慮！」

校長望望宋父，宋父閉目示意。

「好！就此一言爲定。」校長馬上回答：「我回去就給你送聘書過來！噢！我都忘了今天是你大喜，好，我下禮拜一送聘書過來吧！」

大家都笑嘻嘻，在樂音及道賀聲中，客人漸散去。

X

X

X

在興化中學大禮堂中。宋在講臺上：「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各位來賓：兄弟承校長不棄，聘爲本校化學教員，又蒙校長愛戴，要兄弟今天給大家講演，今天要講的是頂大的化學，五個餅，兩條魚餵飽五千人的大化學。現在讓我們讀約翰福音六章十一至十四節：「耶穌拿起餅來，祝謝了，就分給那坐着的人，分魚也是這樣，都隨着他們所要的。他們吃飽了，耶穌對門徒說，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衆人看見耶穌所行的神蹟，就說，這真是那要到世間來的先知。」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今天的讀經，你們都已聽見了。耶穌在曠野裡使五千人吃飽，是我們大家都頂熟悉的故事。但是你們知道麼？現今的時代就是曠野的時代？爲什麼是曠野的時代呢？因爲多少的人民沒有吃的飯糧——就是沒有靈糧。今日的問題就是：我們從那裡買餅叫這些人充飢呢？那裡有餅呢？耶穌說話的時候，祂明明的知道應該如何行，只是祂要試驗腓力。腓力回答甚麼呢？他說：「就是廿兩銀子的餅，叫他們各人吃一點，也是不敷的。」他說這個話，不過是一個比方。我想那時腓力手中未必有廿兩銀子。安得烈說甚麼？他說：「在這裡有一個孩童，帶着五個大麥餅，兩條魚……」這小孩童手裡有餅有魚——啊，我們在上帝面前應當像小孩子一樣。『你們若不同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

「諸位，你手裡有餅麼？你手裡有魚麼？有的！在那裡呢？你有幾個手指頭？你有幾個腳指頭？各有五個？你有幾官？有五官！有幾臟？有五臟！這些不都是你的五個餅麼？再者，你有幾隻手？有兩隻！你

曠野呼喊

有幾隻腳？亦有兩隻！你有幾隻眼睛？有兩隻！你有幾隻耳朵？有兩隻！這些不都是你的兩條魚麼？

「現在我們看看這孩子的態度。門徒們要餅的時候，他可以取四個不同的態度：

「第一、他可以說：『我不肯給你，因為我自己要充飢！』親愛的朋友們哪！現在也有人是這樣的。他們把自己的五個餅兩條魚吃了，吃了還是不能充饑，因為他的餅和魚沒有變化！

「第二、那小孩子可以說：『不能給你，因為我的親戚朋友也在這裡，他們也要吃這些餅和魚。』現在也有這樣的人，他們自己吃不夠的餅和魚還要留下給他們的親戚朋友吃。沒有能得飽足的原因是什麼？因為他的餅和魚沒有變化！

「第三、那小孩子也可趁着五千人飢餓的時候作大生意。他可以高喊着說：『誰要吃這餅和這魚呢？拿一千兩銀子來買吧！』現在也有這等的人。他們因為有了一點學問——留學的、大學畢業的——就驕傲起來了。若有人請他們作傳道的工作，他們就趁着機會把他們的五個餅和兩條魚提高價格了！怎樣提高價格呢？他們會如此的說：『你若每年給我薪金若干，我就在你教會裡作傳道的工，否則我不肯答應。』「噫！可憐呀！這等的人把他們的五個餅和兩條魚竟如物件似地待價以沽了！」

「第四、那小孩亦可以說：『我的餅不夠五千人吃飽，我自己吃飽了以後，不如把其餘的丟掉了吧！』諸位！今日也有這樣的人呀！他們將上帝賜給他們的餅和魚都耗費在虛空的事上了！他們每天的行動都是無益於己，無利於人的事。你們想這不是一件很可憐的慘事麼？我們現在要看看這小孩子到底是如何的行？他立刻將他的餅和魚；

「一、送到耶穌手裡。

「二、耶穌祝福。

「三、耶穌擘開。

「四、耶穌遞給門徒。

「五、門徒遞給衆人。」

「我們既然是餅，我們就要將自己送到主耶穌手裡。我們若不在祂手中，祂就不能祝福我們，祂亦不能保守我們，如何能送到祂手裡去呢？就是要將自己完全奉獻給主。你在主手裡就能得到祂的祝福。」

「耶穌擘開的意思，就是說要釘十字架，你的老亞當、老性情、老自己，都要折斷擘開，直等到你自己完全沒有了以後，上帝才能大大的用你。上帝變化你以後，你就能餵養許多別的人。耶穌何時擘開你，你就有能力，何時不擘開你，（擘開亦可以說是將你的見證分給別人，遣你出去傳道）你就沒有能力。祂越擘開得多，你越變化得多。祂不擘開你，你就停止了變化的能力！」

「擘開以後作甚麼？擘開以後就遞給門徒，門徒接過去再遞給衆人，照樣耶穌要時常的遞給你，你也要轉過來遞給別人。」

「以後有何事發生？衆人都吃飽了，且有十二個籃子剩下來，你看希奇不希奇？我想十二個門徒每人帶了一籃子回去，這裡的教訓乃是這樣：你將自己交給主，祂變化你，用你餵養別人，且給你留下許多的快樂和豐富。你快來將你一切奉獻給主吧！」（宋證道時，鏡頭可特寫講員及聽衆）

× × ×  
與化八十里外的仙遊街頭，張貼了「宋尚節博士每晚主持查經班」，其旁並排貼着「伯特利佈道團奮興大會」之標語。

宋在教堂裡解經：「出埃及記二十章：神說：『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會將你從埃及地爲奴之家領出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爲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甚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爲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利未記十九章：『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你們不可偏向虛無的神。也不可爲自己鑄造神像。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此時聽衆中有人交頭接耳，其中一紳士中途偷偷離席，出去到一部隊長官處。

曠野呼喊

曠野呼喊

五四

「老鄉，我跟你講，那個姓宋的還是一個煽動份子。他在宣傳反對崇拜偶像！說要打倒祖宗牌位。」紳士講。

「什麼？那還得了！」官長驚訝！

「我們應該通緝他，免得他繼續煽動民心，擾亂滋事！」紳士說。

「他什麼時候離去？」長官問。

「他還有好幾天就留呢！不過我們得馬上動手！」紳士說。

「明天動手也不遲！他已是囊中之龜，插翅也逃不出我的如來佛之掌心！老兄，何苦如此緊張呢？一切包在我的手裡好了！」長官拍拍胸膛說。

×

次日黎明，長官及紳士領了一隊兵到教堂。士兵先包圍教堂，長官與紳士一齊入見牧師。

×

×

「姓宋的在那裡？」長官問。

「姓宋的？」牧師不解。

「就是所謂宋尚節博士在那裡？」紳士問。

「噢，宋博士，他昨夜就離此回興化去了。」牧師答。

「什麼？」長官聞言吃了一驚。

「請問長官有什麼特別的貴幹嗎？」牧師問。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紳士搶着說。

×

×

×

長官與紳士回家的路上，邊走邊說。

「你看，我叫你昨天立刻去拿他，你不信，給他逃掉了！」紳士說。

「我怎能預卜他提早回興化呢！你自己告訴我他還有好幾天的就留的呀！」長官辯白。  
「是呀！他的廣告上寫的是要到這星期完了才結束的，不知他怎麼突然變了卦。說也奇怪！」紳士說。

「所以你不能怪我！」

「好了，現在不論誰是誰非了。問題是如何對付這個姓宋的小子！」紳士說。

「我們可以趕到興化去拿他！」長官說。

「老鄉，興化是他的家，我們又是外縣人，行事得要謹慎。他又是當地學校的教員，事非先設法將他

撤職，便沒有辦法通緝！」

「那我們和學校當局去疏通好了！」長官答。

「可是他在學校裡很得學生之心，學校當局就是想解他聘，也怕學生因之而鬧風潮，我看——好！」

紳士說。

「怎麼？」官長問。

「我們可以讓學生來反對他！」說了陰險地一笑。

「那怎麼行呢？你不是剛說他很得學生之心嗎？怎麼又可以叫學生來反對他呢？」長官。

「妙就妙在這裡，非孔明再世不能有人出此計謀也！」

「你倒說來聽聽！」

「要知道，學生都是些血氣方剛的青年小伙子，如果能夠煽動他們起來反對他不就行了。」

「可是，怎麼煽動法呢？」

「老鄉，那還不容易。」

「容易？」

曠野呼喊

「俗話說得好，不費吹灰之力。哈哈！比如說，放一點空氣，離開他們師生之間的感情。」

「放空氣？什麼叫放空氣？」

「放空氣，就是放謠言！」

「放什麼謠言呢？」

「老鄉，不要那麼急！謠言是俯拾皆是，比如說：」紳士停頓，四顧後始向長官耳語。

「好！妙！妙！不愧孔明再世，甘拜下風！」長官笑道。

兩人笑得很醜。

×

×

×

一群男學生鼓着滿腔忿怒，衝到宋的房來，大興問罪之師。

「宋尚節，你爲什麼到外面去破壞我們學校男生的名譽？」衆學生異口同聲，音浪雜亂無章。

「諸位同學，」宋不解地說：「你們常跟我在一塊兒查經、研究化學，都是一個個有爲的好青年，我豈忍毀損你們的名譽呢？……」

「不行，打！」「打！打！」同學們衝動地怒吼起來，湧上前去！

頃時雷聲閃電大作，狂風暴雨驟至，雨打入玻璃窗，同學驚恐中，一哄而散。

宋一人獨立屋中：「上帝赦免他們，他們不知道他們所行的。主呵！明天我就去辭掉學校的教席。從此專心傳道工作，求主親自帶領我的脚步。」

×

×

×

一雙赤腳在前面走，幾雙青年人的腳在後面跟，越山過嶺，涉水過橋。（特寫）宋及數位男女愛主學生所組之佈道團步行到平海鄉一教堂。

「劉牧師，您好！」宋說。





返來途中，宋對同學們很有把握地說：

「牧師夫人定已脫險了！」

他們進屋，果然劉夫人已在平安無恙地休息。

在大柑山，宋洒淚見證：「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凡一切信祂的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在井厝，宋高舉聖經，嚷道：「憂傷痛悔的心，神必不輕看！」

在東棟宋已失音，請同工們一齊登臺，宋以沙啞的喉嚨說一句，衆同工齊聲傳一句：

「十字架，在現在的人們，尤其是基督徒們眼光中，好像是時代落伍的一樣東西，還有許多自命爲宗教家，拿十字架不過作他們所謂「犧牲主義」的招牌。完全不注意主耶穌在十字架所流的寶血！這也不算是件怪事，因爲主已經明明說：『將來有好多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愛心冷淡。』保羅也說過：『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着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在這末世的時候，免不了有假師傅出來，隨從新潮流，創出好些新道理，以十字架寶血，天堂地獄，爲不合時勢的東西。兄弟們！注意！注意！記得希伯來書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倘使有人不講或不信十字架寶血赦罪的道理，那就是假師傅，要當心，要遠離。」

「十字架的奧秘，從創世記直到啓示錄都已明表暗示。世人的頭腦，不能參透，所以耶穌是在觸體地釘十字架，意思就是世人的頭腦，在十字架底下都沒有用。就是我個人沒有重生以前，雖然能參透世界各種學問，可是不明白十字架的奧妙。到我得着重生以後，越看聖經，就越見十字架的奇妙。巴不得從這新舊兩約各章中活現了十字架，能使大家得着一個更清楚的認識……」

在「天馬山聖經講習班」的招牌下，宋向五十位青年學生講：「今天是我們上山第八天的聚會，也是我們最後一天的查經。在我追述上帝向我們所賜的靈恩，與我們同工的經過時，我不得不流淚高歌哈利路亞，讚美為我們創始成終的耶穌，當我覺得榮耀中的靈風不住地向弱小的我們吹煦時，我真要手舞足蹈地感謝神賜我們的浩大靈恩。」

「你們都是蒙恩與，得重生的青年人，又樂意熱心為主去工作。你們在這八天裡都蒙了上帝的恩愛，聖靈的指導，明白了聖經上所詳述記載着的真理，每位都在經驗中搜集了許多為基督作見證的好資料。明天，神要差遣你們，分派你們對各教會去結永生常存的果子，因為在我們興化與仙遊之間，共有大小一百多處設有教會，神要用你們去奮興各教會，這鄉村教會的復興，正是全中國大復興的先奏。弟兄們！為主打美好的勝仗！」

宋青衫赤足，他福音的腳踪遍屏山、華亭、江口、漁湖溪、陰井、徑裡、餅店、黃石、寧落橋、下坑、鄭莊……足跡所至，無不撒下福音的種子（疊印、特寫）。

「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宋在漳州高呼！

「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宋在廈門大聲疾呼！

「我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宋在泉州佈道！「不可拜偶像，除我以外別無他神！」宋在日南高登高一呼！民衆群起把偶像劈作柴燒，把佛像打碎拋擲！（以上以特寫、疊印手法處理）

在鳳跡宋與五學生分頭到水田裡去與正在插秧的農人農婦作個人談道。

曠野呼喊

「耶穌就用比喻教訓他們許多道理，在教訓之間，對他們說：『你們聽啊！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撒種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飛鳥來喫盡了，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的，土既不深，發苗最快，日頭出來，一晒，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有落在荆棘裡的，荆棘長起來，把他擠住了，就不結實，又有落在好土裡的，就發芽長大，結實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又說，『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宋指手劃腳地向農人農婦解經。

在龍華，聽衆由三三人開始，人數漸增，終至人山人海。（特寫）復在小河裡集體受洗。

又經過了霞亭、楓亭，乃至黃石。

時值溽暑，時疫流行，抬了棺材的行列，哭哭啼啼地送葬回來，都被請進教堂聽道。宋講啓示錄二十一章一至八節：「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而降，豫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坐寶座的說，看哪，我將一切都更新了。』又說，『你要寫上，因為這些話是可信的，是真實的，』祂又對我說，『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終，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

宋又揮汗，流淚地為主見證：走遍了蒲頭、觀後、魏厝、西園、漢布、順昌。

「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宋安慰群衆！

又經過了洋口，來到延平。男女中學生紛紛聯袂來聽道。宋領唱：

「十字架、十字架、

永是我的榮耀！

我象罪都洗清潔

唯靠耶穌寶血！」

象人和應。人人淚落。歌聲直昇天庭！

但也有反對之人在街上，教堂牆上，到處張貼標語：

「打倒宋尙節！」

「槍斃煽動份子宋尙節！」

「宋尙節滾！」

×

×

×

一九三〇年受難節。

宋獨登故鄉童時禱告之山巔。他自忖自量，試探人的借他的心聲在問：

「你拿自己比比旁人，怎能叫你不人比人，氣死人呢！你不是有的是博士頭銜嗎？你不是吃飽了洋水回來了嗎？大學教授的地位總是該有的，至少每月進款有五六百元，爲什麼你愛上帝，反做了極微的工作，所得的報酬只有人們的奚落、迫害、經濟的壓迫，勞心復勞力的所得，還不夠養家糊口，肩背着行李，整天過山越嶺，赤着脚、光着頭，涉水渡河，汗流浹背地走在曲折的羊腸小徑上爲真道奔波。神爲什麼要苛刻的待你呢？」

神的話臨到宋：「你不能順服到底嗎？你不能完全奉獻與我嗎？你的事我都知道。而且所有失敗也就是爲那將成之事的先驅。要曉得萬事互相效力，叫愛我的人得益處。記住，在十字架的痛苦與羞辱的後面，有復活的榮耀等着！忍耐，我的孩子，忍耐。」

曠野呼喊

宋返家時，已是深夜。宋妻在等他歸家。

「孩子睡了？」宋問。

「睡了！」妻道：「這兒有兩封信，一封是南京來的，一封是南昌來的。」

宋接信折閱。

「有什麼消息嗎？」宋妻問。

「南京、南昌兩地教會都要我去領會！」

「你去嗎？」

「我自己是很願意到別的首裡去傳福音，可是讀信的時候，心裡向上帝請示，主却說：『孩子呀！你等一等跑，時候還沒有到哩！』」

「那你決定不去了？」

「我實在等不及了，也許這兩封信正說明：時機已經成熟了，我可以出遠門去佈道了，你明天就給我整頓一下行李，愈簡單愈好，我得先去江西。」

翌晨。宋向妻道：「奇怪，我昨夜好好的，今天怎麼從頭到腳都生了毒瘡？」

「你還是不要去吧！」

「但是，我想路上要走一兩個禮拜，在這段時間裡，一定可以漸漸好起來。」

「你一定得去嗎？」

「是的！」

「行李已經為你準備好了！早飯也為你做好了！吃了早飯再走吧！」

「喔！不對，我腹痛如絞！」宋說了就嘔吐不止。

「該不是霍亂吧？你忍耐一會，我馬上就去請醫生！」宋妻照拂了宋便匆匆出去。

「啊！選召我的上帝，你的孩子犯了不順服的罪，求祢饒恕我吧！父神！願祢的旨意成就，此後，就是祢要我一輩子在這兒作鄉下傳道，也由祢的聖旨吧！」宋禱告畢，病痛立刻消失。

宋從病榻起身，便去海潭主領青年學生奮興會。合唱：「奮起爲耶穌歌」。

復在海島上主領島區宗教領袖退修會。宋討論中國現在傳道問題：

「我開了一年傳道人的訓練班，發現了一個大問題，我深覺得這工夫委實不容易做；訓練教友比訓練傳道還容易些。特別是那些頭腦不清不楚，道理不明不白，沒有生命的傳道人。要想這一班人悔改，真比什麼事都難以辦到。要知道生命是個根本應當解決的問題，不可不解決，必須要解決，否則傳道人不但不能救人，反做了許多軟弱人的絆腳石，攔阻別人進天堂。可是呢，我們不能不體會一些他們的苦衷和不得已。他們犯罪的緣故不外乎經濟的驅使和無知的羈絆，這兩大起因，釀成了種種形形色色的結果。

「您能意思得到嗎？在這個物質文明，生活程度日高的社會上想肉搏着掙扎着生存的傳道人，每月的薪水不過八九塊錢。養妻活女，撫老慈幼，怎能開門管得了柴米油鹽等七件事？！沒奈何，拚着命，硬着心，走到了一條條的歧途上去謀生。爲麪包的需要，不能不另兼他職。傳道人各有副業，誰都不能專心以傳道祈禱爲事，請問一個作神工夫有經驗的長者，您可能擔保一個傳道者不單以傳道祈禱爲事的人能結果多嗎？朋友們，我敢大膽地說句肯定的話，傳道人若不專心傳道，多方禱告，所作所爲都是徒勞無益的。與我一同在基督裡當兵的同工們，我們傳道得力自至高之神，非要隨時禱告，隨地禱告不可！或者你爲經濟所窘迫，使你分心於聖工，當記念主的話說：「先求神的國（與旺起來）和祂的義（廣播出去）這一切

曠野呼喊

六三

(您們日常所需用的)東西，神必加給你們。」「在今世得百倍，來世有永生。」

「關於無知的一方面，實在說也可憐，教會的新金微薄，願任這聖職的大概是些一知半解的人們去任事，決難找到有才學的青年去幹。固然傳道不在乎傳道人有大學問，但不能不承認傳道必需聖靈充滿並有豐富的靈智，否則所講的道，無非是老生常談的幾句，令人厭聽。久而久之，他們成了老習慣老脾氣，根深蒂固的具有了老成見，那真不容易打破他們傳統的老觀念來接受新生命。」

「更有一件使傳道人難得人心的事，傳道人的薪水既沒有固定，只得全靠賴信徒的捐款來供給。自然傳道者為自身的生活計，不能不老老面皮，飽飽肚皮去問一個個教友甚至慕道友捐錢。這一來弊病就多端發生了。第一、教友見牧師和傳道人如同債主一般地生了一種不可言狀的惡感。偶然有幾個大錢肯捐出來的話，他們就可以威乎其神，自傲自得，目中無人，即使犯罪作惡，傳道人如同不見不聞，不但不敢斥責他們的罪過，反而一味諂媚，教會中充滿了哥林多教會所有的一切惡魔。這樣教會中所抬舉的領袖，要他們悔改，真不啻盼望鐵樹開花一般地難！」

「更有一件傷心事，中國教會的財政操縱在西國教士手中，我想隨處都有同樣的事發生，譬如說西國教士手下所有的傳道人，不聽西國領袖的命令，一時就得撤職，打破了飯碗，捲了舖蓋，「請另謀高就」的一聲送走了他們，尤其是我們的兩國多少西教士是摩登派，是新神學的信徒，凡西國領袖所下的命令，不管是非，總得奉若聖旨地去做。」

「最後，我有一點希望，一個警告，願國內各神學院、聖經學校，不單單是泡製些依靠文憑來吃教會飯的畢業生。最希望的是每個神學院必須把她的學生造就成一個個的屬靈人。我敢在基督裡提議一句獻給海內各神學院長，最好不是按學問上分數上及格者給文憑(若然，與非神學校有什麼不同呢?)當將文憑或神學位給那真有基督豐富生命的畢業生。因為今日國內教會的不景氣，不是缺少神學畢業生出來傳道，是缺少有新生命的屬靈人作聖工。傳道人必需充滿聖靈。我敢用經驗談，親眼所見的諸事實來證明這話是真的：

「傳道不在乎人間的學問、智識、才幹，只在乎有否新生命。」有新生命的傳道者，和沒有新生命的傳道者，其成績真有草木禾稻，金銀寶石之別。譬如奮興家到各處挑起了聖靈之火，繼續使之發旺火熱，乃全在乎當地牧師或男女傳道同工們的後繼工作了。為此凡被神用的奮興使者們，到各處領會，所到的教會中一時火熱起來，以後仍是熾烈地燃燒着聖靈之火在那裡，我們做神奮興使者的沒有可誇張可驕傲的話可說，我們但感謝神，因祂自己有忠心的兒女們在那教會作他們本教會的後繼工作。啊！傳道的同工們，願你們追求聖潔，充滿聖靈，得新生命，有新能力，為主做活見證，直到主再來！」

末肩着行李，步行返家，宋妻面有病容，見宋歸抱頭啜泣！

「怎麼啦？」

「孩子們都病了……」妻帶哭的聲音。

「看了醫生嗎？」

「沒有，沒有錢！」

「不要發愁，病就會好的。」

宋妻號啕大哭，忍不住地說了出來：「老二，天程歸天家去了！」

「什麼？」宋追問：「什麼時候？」

「三天前，他已經葬在你四姊的墓旁了。」

宋像一隻脫韁的野馬，奔出屋外，朝墓地跑去，宋妻勉力追蹤，長髮為風吹散，飄在身後。宋至墓邊，跪下，欲哭無淚，痛苦地說：

「他來世上才三個月呀！」突然，轉悲為樂，轉憂為喜，他打開一直未曾釋手的聖經。讀出埃及記二章2、3節：「那女人懷孕生一個兒子，見他俊美就藏了他三個月，後來不能再藏，就取了一個蒲草箱



，抹上石漆和石油，將孩子放在裡頭。把箱子擱在河邊的蘆荻中，」宋抬頭望趕見上來的妻子。說：「你聽到沒有？」

「什麼？」妻氣喘地問，

「天程不是又名『出埃及』嗎？摩西三月後被投到水中出死入生的故事，不正是神要他脫離非海進入永生的光明宮去生活嗎？」

「啊！是的，進入永生的光明宮去……」妻臉上有一絲笑容，但力已不支，暈厥在桌旁。

宋緩緩抱起妻，雙手托着，蹣跚在暮色蒼茫中歸家。

將妻安置床上後，宋便跪下默禱，主的吩咐臨到他：

「小子，起來！日期滿了！時候到了！離開本鄉，往我所要引領你的地方去吧！」

宋緩緩地起來，看看病中呻吟的妻子，已經入睡的孩子。走到書桌，執筆寫了一個短條子：

「愛妻：我不敢再回頭看你呻吟流淚的病體。但我祇有順從主，背着十字架走各各他的路！今後身雖天各一方，但願靈在主內恒切代禱。別矣！約翰上。」

宋拾起聖經，肩上升便的行李，出門，搭上北上的小輪。別矣故鄉！別矣家園！

×

×

×

宋往參加在湖州舉行的華東基督化家庭運動會。身着粗布長袍，鄉土氣十足，不聲不響，按時分班去參加討論，但也默默不發一語。直到祈禱會中，被聖靈催迫，始開口禱告。

禱告會畢，梅立德夫人 (Mrs. F. R. Millican) 笑容可掬地走來與宋談話。

「我是梅立德夫人，請問尊姓大名？」

「鄙姓宋，名約翰。」宋以英語答。

「你從那兒來？」梅夫人亦以英語問。

「從福建興化來，你呢？」

「我家在上海，你有機會一定要到我家裡來！」

「好的，謝謝您。」

「你從那兒學的這麼流利的英語？」

「美國！」宋梅交談時，旁邊圍了人，以驚訝的眼光看這身穿土布長衫的人和梅夫人以英文對話。

「你在美國讀的書？」

「是的！」

「讀的神學吧？」

「是；也可說不是！」

「爲什麼？」

「我先是讀的化學，讀完博士學位，蒙神聖召作了主的僕人。」

「好極了，大會講員正好缺人，我把你介紹給大家。」

梅夫人領宋上主席臺，將宋介紹給大家：「這位便是留學美國，榮獲化學博士，又蒙神之聖召，獻身傳道的宋尙節博士。」

「就是這樣，」宋在寫日記：「這位梅立德夫人把我介紹與全國同道見面。於是傳道的門在湖州開啓了。接一連二的有教會機關或學校來請我去領特別聚會，湖州婦女職業學校，三餘社，福音醫院都聽見了我的見證和講道，湖州便成爲我開始出遠門佈道的發源地。」

曠野呼喊

宋坐火車經過杭州、上海、南京，又坐津浦車北上，時值嚴冬，車箱冷如冰窖，窗隙中吹來陣陣刺骨朔風，宋單衣，不勝寒。車至昌黎，有美以美會社教士 (Rev. H. E. Dewey) 在車站相迎。

「是杜牧師嗎？」宋先開口。

「是的，是宋博士吧？」

「是的。」

「久聞大名，如雷灌耳！」

「那兒的話。」

「是真的，我也是衛斯理大學的校友，我的差會就是你在美時服務幫忙的那個，他們在信中常提到你，關於你一切的宗教活動以及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得的一切榮譽。」他們邊走邊談。

「噢！我不能忘記，我在醫院裡開刀，你教會裡的教友來望我的情景，在主內的愛裡，我們都是弟兄姊妹，實在不再有國籍的界限了！我現在彷彿還可以看見他們手裡拿的鮮花、水菓和他們臉上流露上帝的慈愛！」

「對了，你可知道華教授在那兒了？」杜問。

「華教授住在辛城自己的老家裡。你可認識司密斯先生，我同班的同學？」

「不大認識，我畢業很久了。」

「那麼，福勒牧師你可認識？」

「好像聽說過，但不太清楚了，我出來幾十年了，故國的事都快忘完了，中國倒成了我的家了，問我一些中國的問題吧。」

「好的，你對於總會派我去考察識字運動的看法如何？」

「說實話，我倒勸你不必去考察識字運動，那不是當今教會所迫需知道的。現今的教會是外強中乾的

時代，亟需要上帝興起充滿靈力的興奮家來登高一呼，把睡着的教會領袖和教會中的信徒一個個地叫醒起來。做醒等候主再來。我可以介紹你到北平去見一位白教士 (Rev. R. W. Backus)，他在那兒正忙着訓練傳道人的工作。」(淡入)

(淡出) 白教士向宋說：「杜教士告訴我你對訓練傳道人這層工作有相當的經驗，可否留下一年半載，幫忙我這兒工作呢？」

「讓我禱告清楚了再答覆你的問題吧！」宋答。

在冰天雪地中，宋踽踽獨步在北平北海公園。上帝攔阻的命令來了：

「你不可允許下來，這不是你所當作的，我要你奉我的名去作比這更大的工作。起來！去奮興全國不冷不熱的教會，免得耶穌再來的時候被撇下。快傳報主必快來的消息，預備新郎！迎接新郎！」

搭火車回到上海，梅夫人來接。

「宋博士，北行一趟成績可好嗎？」梅夫人說。

「看了南京的金陵神學院，也會了杜牧師和白牧師，也去看了晏陽初博士的識字運動，還是杜教士的一席話最令我有益處。他說現今的教會需要有人振臂一呼，驚醒大家的迷夢，以做醒禱告等候主的再來！」

「我已經給你安排好了南門清心男女中學的奮興會。」

「那好極了！真是感謝主！當我到定縣參觀晏陽初博士創辦的平民教育時，我真佩服到了極頂。可是夜夢中神的指示說：『美麗芬芳的花朵，不過是暫時的榮耀，不能結成果實，曇花一現，雲眼成空，

曠野呼喊

但你要謹慎自守，從無花果上去學光華燦爛的榜樣！」夢中醒來，恍然大悟，次日辭別了招待我的晏陽初博士而回北平去了。因為出乎神的命令，我本預備住一二個月工夫的地方，只有匆匆的三天就別了。在北平神啓示我，叫我去奮興全國不冷不熱的教會，你的信就在那時到了，我問明了上帝的旨意，就搭車回上海來了。」

「最近有一位日本宗家賀川豐彥博士在滬江大學講社會福音。他們倒有意想請你去領祈禱會。」

「我蒙主的血所遮蔽，不再像在美國時，那樣善講似是而非的社會福音，我去領祈禱會就講『耶穌寶血有能力』；『十字架的功效』和『重生被聖靈充滿的必要』，如果這些不為醉心社會福音派的摩登者所接受，我將自告引退，不再去領會。」

這時他們已到梅宅，梅夫人領宋進宅，說：「把這兒當作自己的家吧！不要客氣！」

「謝謝您！」

×

×

×

宋在屋內記日記：「清心堂的領會中，我與青年學生會談蒙恩經過，並查經，受感的人很多，而後由清心堂湯仁熙牧師介紹到上海北四川路守真堂，鴻德堂作見證，主藉着我的見證證明了主血的奇妙和上帝待一個罪人的大恩典。」

「有一次一個西國朋友很誠懇地警告我說：『上海西門斜橋伯特利教會，是富於情感性的你萬不可去加入他們的教會。』我領受了他的話回答說：『加入不加入是另一件事，我有機會想去參觀一次是無妨的。』」

「一天，我果然跑到伯特利去拜訪，承負責任人的邀請，要我在他們禮拜堂講一次道。我想這是主給我的機會，不可把它隨流失去。我就答應下來，上臺講五餅二魚的題目，聽者有七八百之多，大家都感動。後來，要我主領查經班，在班中查馬可福音并作見證，參加的人數日見加增，最後他們請我在一九三一年

的夏令會中爲主講者……」

梅夫人進來，手持一函，說：「宋博士，這兒有一封自南昌寄來的信！」

「謝謝！」宋拆開信：「又是舒邦鐸牧師 (Rev. W. E. Schubert) 的來信，那兒的教會約我到南昌去領會，這已是他們第二次來信了，他說：那兒的會衆盼望復興之心深切已到達最高潮了，我實在不能讓他們失望。」

「可是，南昌一帶，途中多盜賊，匪勢又猖獗，太危險了，你不是準備返與化嗎？」梅夫人說。

「伯特利的朋友也和你一樣的勸我，說實話，我久別家園，也很願意回去一趟，我離開家時妻女都在害病。」宋的腦中浮現了妻女的病容，「但是，我得求神爲我決定去路了！」

梅夫人給宋倒了一杯茶，「我讓你獨自清靜一會，閉中飯時我再來請你。」梅夫人說完便離去。

宋踱到沙發上坐下默禱，神的聲音說：

「去！南昌工作的時間到了！你去吧，爲我打美好的勝仗！」

次日，宋動身上船，溯長江而向南昌去了。滾滾長江的巨浪中，宋不能自禁地想起留美、返國、離鄉等次輪船上的經驗。

南昌街頭巷尾可以看見醒目的廣告：

「宋尚節博士誇道！歡迎參加！」

宋記日記：「上午是學校工作，專對學生作見證，在他們中間，主動了善工，使他們發生了真理上的興趣，娓娓動聽的言論，不是別的，乃是耶穌基督和祂的十字架，並把主向我所作所爲的大恩述說出來，

曠野呼喊

下午禮拜堂有奮興大會，應道的人在先只有七八十人，逐漸增加，至多也不過百餘人。晚間在沈馬池禮拜堂查經——馬可福音——第一晚八九人，逐漸擁擠到二三百人。雖天雨路途泥濘，也撐着雨傘來會聽福音。這樣，領了一禮拜的聚會。

「想走是不行了，這裡的負責人看光景不差，便徵求我同意，留贛一月，他們召集三教區男女傳道人，叫我主領傳道會。我爲了休假期滿，急着想去告銷我的職責，但南昌的工作又是那麼急需，我無可奈何中對他們說，我的假期已滿，理當回興化，若你們急需我在此幫忙，我也樂意，不過請你們去電報和興化給我延假一個月吧！他們喜出望外，立時代我去電乞假。

「因傳道會期尚未屆臨。我先應了九江之請。

「九江教友比南昌活些，第一次聚會，便有四百餘人，查經極受一般人士的歡迎，見證尤其感動青年們。男女學校的學生們都渴鹿般地開始愛慕真理。就同文中學一校而論，真可說全校歸主。會畢他們仍是同心合意，熱烈地組織佈道團，在課餘暇時，四出救人，據九江人去：那是空前的一個大復興會。哈利路亞！榮耀歸神！」

回南昌，宋向教會學校全體講話：「要是你們西國教士，學校職員及全體同學，不和我同心合意繞城，耶利哥是塌不下來的！所以你們得組織祈禱會，以祈禱作我的後盾，那我就可以大膽地高舉十字架向前衝了！約書亞在山下打勝仗，是因爲山上的摩西，舉着聖潔的手在禱告，奮興會的成敗，理由也相同，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所以我常說：奮興會沒有什麼可誇的，所有顯見的奮興光景，全仗代禱的人們。」

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夜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晚上，宋在房中寫日記，聽見鄰舍舒邦鐸牧師堅決地站在上帝的應許上向神申訴：

「上帝啊！這次祢不復興這兒不冷不熱的南昌教會，有違我獻身給祢，遠涉重洋來華的初衷，啊！願祢顯神能，得祢當得的榮耀，啊！上帝……」

如此痛哭流涕，澈底不寐，長跪禱告，禱聲從隔壁傳來，宋傾聽那誠懇懇的禱告，不住地說：「主呀！阿們！主呀！阿們！」

宋記日記：「長夜禱告的結果，神啓示我的講題是向罪的毒鈎去攻擊，一禮拜的會期，講題脫不了『罪』字。聖靈的光照，作真理的先鋒，逐日有人，成群結隊地脫離了罪的羈絆，避去了刺死的先鋒，甚至校長向學生認過，教員彼此謝罪，同學互相抱頭痛哭，奇妙得所以然呢，是因為有祈禱會在先交鋒，且在後警備。」

「罪惡出去，活水進來，是必然之事。否則心房打掃乾淨給魔鬼得意洋洋的去帶七個同伴來佔據，那人末後的光景，比先前的更苦。很多人悔罪改過後，重蹈孽海，弊病在沒有迎接主的靈居他心內。爲此，我第二個星期，便講『聖靈』。」

「主斷開一切鎖鏈！」

主斷開一切鎖鏈！

主斷開一切鎖鏈！

主使我釋放！」

全體反覆齊唱，歌聲中彷彿可以聽見鎖鍊墜地的鏘鏘金屬之音。

青年學生及許多成年人跪在座前，大聲疾呼地禱告神說：「求神潔淨我們和我們的父母，使成爲聖潔毫無瑕疵。得坦然無懼地站在上帝面前，承當事奉神的聖職！」

曠野呼喊



春假，宋領學生到四鄉佈道。衆人在山頭聚集，宋講：「你們兩個兩個地出發，到環山的四村去逐家逐戶佈道，散發單張。到一家，祇用一人開口講，另一人跪下禱告，我在山上代禱，到了傍晚，以號爲記，召集大家歸營，集中報告成果。」

宋說完，學生雙雙出發，每人各持一十字架的三角旗。

號聲在黃昏中奏鳴，衆弟兄姊妹從各方來到山頭聚集，忽然黑雲滿佈，大雨驟至，大家都淋得渾身爛濕，雨傘被風吹毀十三頂（特寫）。大夥冒雨回城，沿途讚美歌頌上帝，誠然是一支基督的精兵在進軍。

「……十字架爲旗號……」

歌聲響澈雲霄。

是晚聚會。宋宣佈說：

「願諸位親愛的弟兄姊妹受靈洗如同今天被大雨所淋一般。現在請大家跪下，開口禱告！」

衆人跪下，禱告哭笑之聲交作，靈風吹煦，拂然而來。五旬節的聖靈點燃了這會堂！

那在群中魚目混珠的人們，像是審判大日來臨，大呼求主救免！

宋記日記：「從這次的勝仗，我知道，當先攻擊罪，灌輸神的愛，使人們得着基督的生命，充滿聖靈，才顯有奇妙的能力。」

南昌空前大勝利的消息刊於各基督教報紙、刊物上，有如燎原之火，遍及中華（特寫）。四海邀請，如雪花飛來（特寫）。

宋唱「因信稱義歌」，象和。（在歌唱中疊印）：九江、蕪湖、上海各教堂會衆蜂擁慕道，上海慕爾堂擠得水洩不通，男女信徒數以千計，蒙恩跪在主的施恩臺前、禱告、痛哭認罪！變成新人的式樣。

宋伏案寫日記：「上海的聚會完了，接着是南京美以美五教區傳道會請我主講，我得了神的應許，乘車去南京，在估衣廊城中會堂開會。起先他們規定給我每天一小時的機會，後來聽者大受靈感，於是來要求我主領二次，每次二小時。可惜我中途得心病，縮小會場，改在韓家巷協進會。我爲聽者的飢渴慕義心切，甘願負病工作。這次南京的聚會，傳道士女和神學生蒙恩者特多。」

返上海，宋心病益劇，臥病榻上，醫生診斷後，宋問：「怎麼樣，我可以去常州嗎？」

「宋博士，」醫生說：「換一個病人，我就不會直率的講了。可是我如不坦白告訴你，你就不肯休息。你的血壓極高，心跳雜音很重，絕不可乘輪船，更不可講道，否則有心臟破裂的可能。我惟一的忠告是，休息兩字。」

醫生離去時再重複說：「好好休息，當可痊癒！」

宋獨自開始禱告：「一定是有罪，或是思想的罪，主啊！赦免我存在心裡的驕傲的渣滓……」  
夜幕已經低垂。宋跪在床頭默禱。

「你當去常州領會！」上帝的聲音。

宋在常州講道，心痛陡作，仍勉力登臺，到臺上看到黑壓壓的一片，眼花撩亂，頭暈目眩。強作鎮定，才又漸漸看到人們的臉形（特寫）。在沒有證道前，宋巍然地肅立在講壇上，低聲默禱：「父神呀！我已

曠野呼喊

順服祢來此，這是我末次的講道嗎？神呀！祢知道！我死在講壇上也無妨。只要行在祢的道路上！」

禱畢，心病忽愈，精神百倍，講浪子悔改。領唱：

「歸家吧！歸家吧！」

不要再遊蕩，

慈愛天父伸開雙手！

等候你回家！」

讀經路加福音十五章11節至32節。再重覆唱：「歸家吧！」

會衆與宋都唱得聲淚俱下，其時窗外大雨滂沱，與信徒悔改之淚同洒！

×

×

×

報載：

「宋尙節博士正式加入伯特利環遊佈道團。」

▲青島空前未有的大奮興。

▲得救重生成聖者數百人。

「▲首次聚會 五月二十三日晚七時半開首次聚會，宋博士有屬天之精神，句句清楚，語語動聽，會衆無不恭敬的受靈恩，結果有數百人往臺前，禱告時痛哭流淚，悔改罪過，一一蒙主祝福而散。」

「▲四處分講 二十四日六時領袖禱告會，由宋博士主講。十時半大禮拜，全市共分四處，均由團員分講。是日恰爲五旬節降臨紀念，故此題目合一。聖靈復降，追求聖靈者千數百人。」

「▲西人慕道 下午五時在德國禮拜堂有英文禮拜。宋博士主講，會衆含淚敬聽，西國青年學生尤其注意，故吸引不少西人赴晚間七時半的聚會云。」

「▲重生妙法 七時半聚會，宋博士講重生的步驟，聽者大受感動，得以重生者二百數十人。宋博士對

宋在燈下日記：「感謝主這一路的帶領，但這一帶的信徒中有僅僅追求外表的聖靈充滿為號召的。說方言、唱靈歌、跳靈舞、講異象、做異夢、若是出乎神的，被聖靈充滿的，都是好的；但是徒求外表，以為號召，就是捨本逐末了。我深願能幫助他們，但不知如何着手。我不斷禱告，求神賜我在這問題上的智慧和亮光與屬靈的新真理之悟力。直到計志文牧師講撒瑪利亞的婦人的刹那，我才恍然大悟。聖靈的充滿是說信徒的心中有活水的江河流瀉出來，那活水從永生流到永生！無數口渴的人們不知道如何來到主的面前汲取永不乾涸的泉水，相反的，他們刻苦己身，想盡辦法，擔了水桶，到遠處那些日漸乾枯的井中去汲水。他們的擔子也愈來愈沉重了！他們怎能找到安息呢？他們喝完了那水，又得汲水；他們汲水愈多，也愈口渴。汲水——口渴——疲勞，便成了不斷的惡性循環！仍然沒有安息！當他們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他們仍是口渴如焚！親愛的弟兄姊妹，把不得你們能看清，當罪離去了，生命的活水便流進來。千萬不要擔着你的罪擔去到死水的井去。上帝的祝福並不是在方言與異象之中，求得滿足的。而是要成為倒空，洗淨後的通道，好讓聖靈的水流進你乾渴的心田，使大家都藉你結好果子。所以，『捨棄』便是『得着』的秘訣。一個由愛而激勵的見證是尋找而獲得聖靈充滿的真道！

「得了以上啓示，我次日便大膽向他們講解，我們大家都唱：『難道喝了就不渴，果然永遠就不渴；就永遠、永遠不再渴！』那生命的活水就在那晚的聚會裡暢流在每人的心田！我現在還可以清晰地聽到那快樂的歌聲。感謝主！

「明天，我們就得返回上海去了，我得主領為期一週的全國夏令會，求主親自賜我們喝了永不渴的活水！」

×

×

×

宋在上海伯特利夏令會中作最後一次證道，揮汗如雨，棉布長衫都濕透了！他以嘶啞的聲音說：「啊！朋友！你是否已經準備好了來作這神聖的工作？你的手是否清潔？你的心是否純潔？你可知道聖靈在你

於悔改重生者，特別多方指導，如叫各人回家後，再跪主前，在聖經上畫一圖作爲永遠之紀念，圖中畫自己的像，書上自己的姓名，將像放在棺材中，以土埋葬，並寫清年月日，以示舊人已死，新人復生，作爲一生不忘之紀念。重生者得此妙法都一一照做，如此數百人同在一時復生，真罕見也。」

「▲追求成聖 二十五日晚七時半宋博士注意成聖之靈恩，講得痛快淋漓，無不受感，是晚追求成聖者，總在四五百人以上。」

「▲不怕路遠 人心非常飢渴，所以東鎮西嶺的聚會，許多教友不畏路途之遠，不憚行路之苦，總是赴會，甚至有從膠東其他等處來赴會者亦不少。」

「▲驢歌淚別 宋博士引導會衆一步一步前進，如此六日的奮興會，大蒙神的祝福。除新悔改信主二百餘人外，尚有得新經歷，得新生命者，不下六七百人，是青島從來未有之事，真是叫死的教友復活了，睡覺的也醒了，冷淡的也火熱了！三十日上午有離別大會，到者數百人，有唱詩、禱告，唱得人人眼淚滾流，依依不捨，禱告越發迫切，末後團員分立臺前，與會衆一一握手而散。」

「▲會後結果 聚會之結果，非筆墨所能描寫，舉其一例，敬告愛主同胞，以示勉勵！會中有一位女學生，年方十五歲，在一個不准唱詩，不禱告、完全沒有禮拜的教會女中學裡念書。她在會中大受感動，得重生成聖的新能力，同時引領四位同學歸主，各處爲主作見證，又在學校組織聖經班、禱告團等。據最近消息，該校將有十分之六七完全信主，由此美好之消息，其他一切便可推知。」

又在大辛町、即墨、濟南、泰安、嶧縣、山東一帶，處處看見上帝榮光四照，靈恩沛降，教會大得復興！（疊印人們坐火車、公共汽車、轎子、步行從城市或鄉村每一個角落，慕道來聚會，唱着：「哈利路亞，讚美主」而返。）

曠野呼喊

七七

身上的力量？向上帝求吧！準備好！禱告！站起來禱告！伸出手抓住上帝！」

全體一致站立起來，大家開口禱告！為自己、為全中國千萬萬不信主的同胞！

宋妻亦趕來上海赴會，坐在聽眾群中（特寫）。

×

×

×

宋偕妻搭「東港」輪返興化。海面風平浪靜，宋與妻並肩依船欄干，眺望海景，海鷗翱翔，海波蕩漾，陽光反映下，好一幅海濶天空的傑作。在此詩情畫意洋溢的海上，宋氏夫婦有如一對蜜月中的侶伴！

「你說你總覺得這次海航有危險。你看這麼好的天氣，我們總可以一帆風順地回家了吧！我想，可能是你這些年，東奔西跑，日夜辛勞，人太累了的结果，以致……」

「不說別的，我上岸就給扒手摸走了十塊錢，不也是危險的兆頭？」宋說了笑起來。

「財去人安！」宋妻也笑着說。

「要順服上帝的旨意，就不會不平安了。寧肯順服上帝以至於死！不可抗拒祂的旨意而苟生。但是放心，我覺得這將要來的危險，不論是什麼，總不致於死，因為我的工作還不會結束得那麼早！」

語畢，突聞輪船鍋爐爆炸聲。乘客客驚惶失措，宋立即登高一呼：「大家不要驚惶，讓我們一齊來禱告！」

却沒有人反應！大家仍然嘩然，秩序大亂。繼而，第二聲鍋爐爆炸，海水從輪船裂口湧入。船員將貨物投入海中，以減輕輪船重量。洩水機開始排水，但也不能排出足量的湧入海水。痛哭、喊叫、悲號之聲不絕於耳。大家都失望了！宋再高呼：「讓我們一起來禱告！」

基督徒們先靜下來禱告，非基督徒亦逐漸過來參加禱告，船上空氣漸漸靜了下來。

宋安祥鎮定的聲音安慰了大家，如同保羅當年在地中海遇難時一樣：「主啊！斥風平浪的主！祢是我

曠野呼喊

們的拯救，祿是我們的避難所，祿是我們的磐石！祿當年如何救保羅和他全船的人，今天必也救我們脫離危難！聽我們的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他們禱畢，舉目一望，看見一艘海輪在遠處海面上，大夥如同發現了新大陸一般地高興。繼而發現是日本輪船，又有些恐懼。但宋對大家說：

「諸位朋友：大家跟我用英文一齊叫：『Help us! Help us!』（救救我們！）」  
於是宋領大家高聲齊喊：『Help us! Help us!』  
同時有人手揮紅旗，以示求救！

日輪「廬山丸」駛近。約在二百米處停船。但該輪僅有一可容十人之救生小艇，於是大家爭先恐後，奪船而上。

其時，一婦人哭哭啼啼，聲嘶力竭地叫道：「啊！啊呀！我一輩子辛辛苦苦的積蓄六百元貨，都在這船上，船沉了，我的貨也完了，我還有什麼可活的！啊呀！……」喊着哭着，不及人們提防，便跳海自殺了！

另一人不慎，失足亦墜海被溺。

第三人落海，手雖把到了救生艇的船舷，可是力竭手滑而沒頂。

其餘的人都安然得救！大家站在日本的輪船上，看着那艘欲沉的海輪遠了，看不見了！宋及妻也站在船舷，看那海上日落餘暉中的造化，輕輕地說：「感謝 上帝救了我們！」

海風吹拂着宋的衣襟及宋妻的頭髮。

興化故里，風景依舊。宋與父同登童年禱告之山巔。

「我很高興你回來了，我們一年多不見了。」父親的臉較前時又蒼老了些，「你能在家裡多耽些時嗎

？你的身體也該休息休息！」

「那怕不成，我已經答應了伯特利佈道團一齊到東北去領奮興會，團員中一部份已經北上了，我已經遲了。」宋答。

「那你準備什麼時候動身呢？」

「明天！」

「你今天剛剛到家呵！」

「實在是因為身體不是自己的，由不得自己！」

「東北局勢吃緊，風聲鶴唳，日本兵在那兒隨時可以發動事變！」

「經過了沉船得救的經驗，死生都置之度外了。無論是生是死，都是上帝的人，但求上帝能得到榮耀！」

「孩子，我做父親的為你高興！多少年來，我一直為你禱告，求神用你，感謝神讓我親眼看到你身上的作爲，你還記得你小時候，我們每晨到這山嶺來禱告的情景嗎？」

「爸爸，我那兒能忘記呢？我在美國讀書，每當我靈程進入谷地的時候，我總看到你在这山頭爲我禱告的身影，而得到復興！」

「尙節，我有一個感覺，這可能是我們在地上最後一次的見面了！」有些情不自禁！

「不要那麼講，爸爸，我真願留守在家裡，以盡孝道，可是，我是主的人……」

「尙節，你去！你去！我們在世如不能見，在天上總能歡聚的！你去！去東北！去華北！去華南！去地極！到普天下去傳福音！願你永遠與主偕行！」

×

×

×

乘火車北上，直抵大連。李道榮唱：「我的見證」。宋作見證。二十五位中國人，二位外國宣教士上

曠野呼喊



羣前痛哭禱告(特寫)。

翌日，宋跪着記日記：「此間外國宣教士不顧昨夜聖靈奇妙工作的成就，仍反對我們奮興佈道的方式，今日特送來正式公文一紙，書明，除非我們放低聲音，不用手勢，靜靜禱告，他們便要收回他們的邀請。啊，一個爲福音燃燒的心，怎能接受這些限制呢？最令人痛心的事，是這般宣教士竟以斷絕對本地教會經濟支援爲要挾，威脅此間教會負責人，禁止他們繼續請我們開會。啊！親愛的主內同工們呀！你們爲什麼還要依賴外國的支援？你們應該凡事仰賴上帝。」

火車載着宋等抵哈爾濱，宋被領到戴明博士夫婦(Dr. & Mrs. C. S. Deming)家中。

「是宋博士吧？你還記得我嗎？」戴夫人在門口問。

「戴夫人，當然認得，我們在紐約是好朋友！」宋欣然回答：「你們不是回高麗漢城嗎？怎麼又在這兒了呢？對了，戴博士呢？」

「我們已轉到這兒好一會了，主持一個此地的高麗教會。戴博士還在教會裡工作，沒有回來。我們時常在好些教會報刊上讀到關於你在各地奮興教會的消息，我們真高興！」

「噢！我得要謝謝紐約協和神學院的栽培了！」宋說的笑起來，「說老實話，當我出了瘋人院，我把全部的協和教課書都付諸一炬了！」

「燒了？」戴夫人。

「燒了！燒盡一切魔鬼的作品！」

「你可知道，當我把你在中國爲主工作的情況和協和的一位先生提及時，你猜他怎麼說？」戴夫人略停了一會，接着說：「他說，宋尚節與我們協和神學院毫無關係。」她說了也笑起來了，「好啦！請坐，



曠野呼喊

八四

「我們在海拉爾俄國教堂證道，我講五餅二魚，多人流淚，在邀請上臺前來時，五十位俄人獻身，願向在東三省的俄人傳道！感謝讚美主！在該地的中國教會中，主彰顯了祂的大能，在我按手禱告時，一位給邪靈所轄制，會將聖經焚燒過十次的人，得到完全的醫治。當地教會學校的四位先生及全體同學都得救了！一切的榮耀都歸寶座上的羔羊！阿們！」

火車在綏化站停了，宋等下車。

是晚，宋在教堂中講：

「聽說你們中間有分門結黨，互不合作，甚至竟有水火不相容的情形。你們這樣做倒不要緊，可是基督的名却因你們受了虧損。現在，請所有的領袖們，所有的護士、醫生、教師、傳道人、宣教士，都請到臺前來！」

大家應聲而上前。

宋對會衆說：「你們愛你們的領袖嗎？」

會衆齊聲：「愛！」

宋：「那麼你們怎麼樣爲他們禱告呢？你們要大家一心，禱告上帝，讓他們能聯合在基督的愛裡，同心合意，與旺福音！是不是？」

會衆：「是！」

宋：「好，讓我們大家跪下，禱告！」

全體跪下，大聲禱告，領袖們痛哭流涕，宋一向領袖問道：「你心裡懷恨誰呢？」

「是的，我恨宣教士！」一人答。

「走，馬上去向他說明，請他饒恕你！」

於是這人便到一位宣教士前求救。

宋到宣教士前：「你一定有罪要懺悔，不然這許多人不會如此恨你的！」

「是的，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人，赦免我的罪，慈愛的天父，我的救主！愛我的耶穌！」宣教士認罪求救。

宋領唱：「快樂日，快樂日。」

「耶穌我主，洗我罪孽！」

「快樂日！快樂日！」

「……………」

在禱告、悔改、赦免之後，平安、喜樂流入了每一顆心房，教會又重新統一起來，作成了主耶穌基督的美好見證！

東北已是嚴冬，冰天雪地中旅行佈道，宋的布袍已不禦寒冷了。一日宋在屋內抖擻地禱告：「主啊！祢的孩子衣衫單薄，不勝嚴寒，主啊！請賜一襲寒衣……」

禱告未畢，叩門聲起，他去開門，一位信徒雙手捧了一件皮襖。說：

「宋博士，這是一個信徒給您的一件皮襖，他叫我不說出他的名字，祇說是，這是上帝賜你的！」

宋不禁高呼：「哈利路亞！讚美主！」

在瀋陽城宋領唱：「你必需要重生，你必需要重生，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說，你必需要重生！」

宋講：「約翰福音三章：『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猶太人的官，這人夜裡來見耶穌說：拉比，我們知道祢是由神那裡來作師傅的，』為祢所行的神蹟，若沒有神同在，無人能行。耶穌回答說：

曠野呼喊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讓我們再唱：「你必需要重生！」」

衆唱！唱了一遍後，未繼續講：

「光是聽道根本不够，我們心的棺材必須打開。」宋將手持的一個小棺材舉起，打開！「我們得把死的東西都一件一件的取出，從我自己先開始，我在美國讀書時，由於期近畢業，功課的繁重是不待言的。再加上我自病後，就失去了健旺的體格：爲課忙、工苦、病痛，……這種種緣故，迫得我心境不佳，以致容易發脾氣，使我感到最痛心、悔恨、懊喪的三件事，便是在這當兒所發生的，在我生命史上留下有虧良心的斑駁陸離的罪痕——

「第一件，我的膳食，是和哥哥在一塊兒自備的，我是傲慢成性，又自以爲聰明過人。竟把長兄壓在手下，驅東逐西。燒菜煮飯，都由他去料理。自己不但動也不動，連帶一不稱心，還要大發脾氣，謾罵不已！他那忍氣吞聲，一聲不響，因他在別的事情上非得我幫助不可。但有時未免爭起口角，弄得兄弟不能和睦同居，真的，那是我的罪，我真對不起他！」

「第二件，你要是在美國大學裡讀過書，便知道大學裡面考書的光景。考書沒有一位教授坐在那裡呆呆板板監考。衆人坐在一處，各考完書之後，在考卷上寫着『我是有上帝見證，誠實無偽地考完了』，末了簽名繳卷。自然繁雜卷子中，有行爲不正大光明的，常虛謊地考過去。我是從來不敢幹的。確乎也曾在末次失敗！在這點，誠實上卻犯了大謊，在人看來，算不了一件大罪，我在神面前不敢再舒展我的良心說無罪。唉！我僅一步的差池，失之千里，成了永久的恨事，變了個不可磨滅的罪的影兒。回顧我自小學而中學，以至于大學的過程中，祇有這末一次考試是漆黑無光，我是多麼懊悔！」

「第三件，爲了經濟的困難，功課的忙迫，窘迫我走進不誠實的『又一村』——原來我在美國工廠、店舖、旅館等地方工作，我爲要多用時間去埋首書本，甘心做『榮譽』的奴隸，會忽略我一生所注重的『信用』兩字，而竟說報過幾次時計；要曉得在美是論小時制給工資的。經過幾次跌倒之後，及至覺悟自己的

罪來，爲要補足那我用不光明的手腕盜取的時間起見，從此我在任何工作，任何環境中對於時間寧可延長，切忌縮短，這算是我結下了懺悔的果子！

「在我沒有覺得那是罪之先，我自己對自己的良心說：『那怕什麼，我省下來的一刻鐘，十幾分，又不是去玩耍，是去用功研究學問，只需在工作上勤勉些就是了。』」哦！我上了自己欺哄和誘惑自己的當了。眞所謂聚了九州之鼎，鑄成了這個大錯一樣地不是！

「親愛的朋友，我悔改，我打開了我的棺材，我看見了自己的屍體穿着博士的衣冠挺在那兒，那些罪也在其中。朋友，打開你心的棺材，也把你的罪像我一樣的一件件拿出來！惟有把罪向主交待清楚，活的生命才能臨到你！你才可以從主那兒得到屬靈的生命，你才可以重生！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你必需要重生！」

× × ×  
離開東北那晚，到火車站送行的弟兄姊妹甚衆，在開車之際，宋在解經，李道榮以手電筒在上照着。火車開動，許多青年人都跟着走，跟着跑，直到火車駛出了月臺。其中有好幾位青年趕上去把自己寫的見證及函件，及有關聖經的問題送給宋等。

火車駛入了茫茫黑暗的曠野，它的頭燈照耀在黑夜裡，彷彿象徵着當代「施洗的約翰」，那「曠野裡的聲音」的一生傳道史！

× × ×  
伯特利佈道團返滬，宋因山東有人邀請，故先轉山東領會。在山東半度，一位宣教士向宋說：「宋博士，你一定得爲我們這裡的病人禱告，尤其是羅老太太，她已經癱瘓十八年了。」

「我深信神能醫我們的身體，正如能醫我們的靈魂一樣，但我有一個宗旨，就是爲了傳純正的道，不願被人猜疑我是特別偏重於某種的道理，並且我也絕對反對片面的真理，片面的教訓！」

曠野呼喊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日，宋與伯特利環遊佈道團坐船到香港，又在九龍、廣州、梧州、貴縣各地佈道，復至福州（疊印）。

在福州，宋拆閱一封恐嚇信：

「快離開福州！不然，我們要把你送到牢裡去！」

報紙亦攻擊他：「宋尙節妖言惑眾，青年學生逃課前往赴會，全市家長咸感不安！」

「千餘學生『認罪悔改』，並組成佈道隊到處傳講福音！學校當局深覺校綱紀律難以維持！」

宋在各方的威脅下，靠了主的能力仍繼續見證神的大愛！（疊印、特寫）

一九三二年秋冬，宋赴北平。

北平，這文化的古都，那會擬聘請宋擔任生物化學系講座的北京大學的所在地，復興的火也在宋的大聲疾呼下熾燃起來！宋在全市好些教堂相繼開奮興大會，組織學生佈道隊，街頭巷尾，到處都是手持十字小旗的佈道隊！這古城已被復興的巨浪震撼了！

同時，陰謀也在北平的某一角落裡醞釀，一個私吞五萬元賑災金的某教會長老對二百個學生說：

「你們今晚七點半和我一起，把宋尙節的會場澈底搗亂！」

七時許，這群人已在教堂左鄰埋伏，手持鋼刀，要行刺宋，然為左右的基督徒所阻。宋安然登臺主講：「馬太

復有一瘋漢從人群中跳出，手持鋼刀，在猶太的曠野傳道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這人就是先知以福晉三章：那時，有施洗的約翰出來，在猶太的曠野傳道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那時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並賽亞所說的，他說，在曠野有人聲喊着說，預備主的道，修直祂的路。……那時耶路撒冷和猶太全地，並約但河一帶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裡，承認他們的罪，在約但河裡受他的洗。約翰看見許多法利賽人

曠野呼喊



和撒都該人，也來受洗，就對他們說：毒蛇的種類，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呢？你們要結出果子來，與悔改的心相稱……現在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裡。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叫你們悔改。但在我以後來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祂提鞋，也不配。祂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祂手裡拿着簸箕，要揚淨祂的場，把麥子收在倉裏，把糠用不滅的火燒盡了。當下耶穌從加利利來到約但河見了約翰。要受他的洗。約翰想要攔住祂，說，我當受祢的洗，祢反倒上我這裡來麼？耶穌回答說，你暫且許我。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於是約翰許了祂。耶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裡上來，天忽然為祂開了，他就看見神的靈，彷彿鴿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從天上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親愛的朋友，耶穌來不是為拯救義人，乃是拯救有罪的人，罪人要獲拯救必先自知其罪，所以上帝叫約翰來叫人知罪。

「約翰是耶穌的先鋒，為耶穌開路。讚美主！耶穌是為拯救罪人而來的。盼望全中國也有許多如施洗約翰的，作為耶穌的開路先鋒，以奮鬥的精神傳道，把曠野變成禮拜堂。在我們如曠野一般乾旱、單調、不毛、荒蕪可怕的人心裡開出一條道路。使我們的心變成主的道。讓耶穌直接進到我們心裡。

「約翰傳道是不客氣的，當時一班領袖如法利賽人與撒都該人來，約翰斥責他們說：毒蛇的種類，要先認罪悔改，才能接受主之聖靈與火的洗禮。才有真平安。

「悔改有兩步：第一是認罪、第二是受洗。在舊約時代裡，有許多人到約但河裡得了福；以色列民過了約但河，才進安息之地；乃纔將單到約但河裡洗了七次浴，潔淨了他的大麻瘋；以利亞過了約但河才升天；耶穌自己也要到約但河裡洗一洗，才被聖靈充滿。

「當耶穌就約翰領洗時，聖靈降下在祂身上，上帝並出聲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所以人先要認罪悔改，才能接受主的靈洗，進入主內以蒙神的悅納。因為在世上有災難，在耶穌有平安。罪人知罪

悔改，才能進到主裡得到真正的平安。

「朋友，今天讓我們都在上帝的面前，認清我們的罪，澈頭澈底地悔改，讓耶穌的寶血洗淨我們的罪！得到聖靈的澆灌！得到屬天的平安！大家低頭禱告認罪悔改！」

會衆在聖靈的感動下都開始把自己的罪傾倒出來：

「我私自動用了公款，求神可憐我，赦免我的罪！」

「我吃雅片煙、賭麻將，求主饒恕我的罪！」

「我家有妻小，還想討小老婆，主啊，求祢幫我休了妻妾的約，赦我的罪！」

「我不孝敬我的父母，不但淘氣，並將家產傾蕩、感謝主、祢藉祢僕人的口，讓我看清了自己的光景，自己的罪惡！救救我，耶穌！」

「我會爲了謀財而傷害了人命，主啊！求祢的寶血遮蓋我的滔天大罪吧！」

「主啊，我今年才十八歲，我已犯盡了祢的十條誡命，我罪本該死！求主垂憐我的無知，主啊！祢的十字架讓我看清楚了祢爲我的罪而釘死！我能爲祢做什麼呢？主啊……主啊……我的眼淚，我的內疚……主啊！饒了我吧！……」

「我做牧師多年，如今已有好幾年不讀聖經，不作靈修了，主啊！赦免我！改正我！讓我不致瞎子領瞎子！自己進不了天國，也害人進不去！主啊！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但是從今晚起我要靠祢的十字架得救！啊主！我的救主！我的重生救主！……」

禱告聲中，「今有一處，贖罪之泉，從耶穌身發源。罪人祇用，到此一洗，能去全身罪衍。我真相信，我定相信，救主爲我受害，天父愛子，這樣釘死！真是難報的愛！」歌聲唱和！（淡入）

（淡出）在歌聲中，火車緩緩離站，宋從窗口向家弟兄姊妹揮別。宋及送行的基督徒都打開了心房，

曠野呼喊

曠野呼喊

九二

任眼淚毫無顧忌的暢流。

返上海時與妻把晤。

「你繼來這兒後過得慣吧？」宋問。

「就是有些想老家。」宋妻。

「爸爸媽媽都好嗎？」宋問。

「他們都好，都很關心你。」宋妻。

「孩子們呢？」

「他們都好，對了，你知道吧？這兒有人在說閒話。批評你專在大都市裡佈道，而讓其他的團員到荒僻的小城去佈道。」

「上帝知道！大都市之所以吸引我，並不是其中所有的物質享受，而是罪人的數目多。我們每人都有該背的十字架，那是因人而異的。在鄉鎮小城市裡的生活條件也許較為清苦些，但是大會裡的「大」會對人的精力與神經上的消耗要多得多，也要緊張得多，而工作也難得多，反對的人也多得多！播種是得用汗與淚來灌溉的，我被批評為選擇舒泰的道路這點，實在不攻自破！」

一九三三年。

宋赴山東各地佈道，並在濟寧牢中與囚犯傳福音。手梏腳鍊捆綁下的犯人們都流淚悔改。（特寫）

宋繼赴河南各城奮興諸教會，又到河北石家莊神召會證道：

「我們的弟兄中有自以為能說方言的，可是他們卻從未悔改過，他們應該認罪悔改，與神和好！罪人

需要的不是方言，或其他的恩賜與天賦！而是救恩！在沒有把罪對付清楚之前，就捨本逐末地追求恩賜是非常危險的！這樣往往很可能投入了魔鬼的圈套！諸位兄弟姐妹務必謹慎！」

× 宋復赴山西太原及各城。

× 返上海主持第五屆伯特利聖經會。

× 又赴廣東汕頭。

× 秋冬之際北上內蒙、察哈爾的張家口、綏遠的歸化、包頭、薩拉齊等地佈道。並騎駱駝至被義和團所殺之殉道士墓地去憑弔。駝鈴、風沙、夕照中，宋低頭片刻默禱。

× 一九三四年。

× 宋往湖南長沙，證道甫畢，宋接電報，拆閱：「伯特利環遊佈道團解散，請速歸滬辦理結束！」

× 宋暫不為世務分心，繼續湖南佈道，抵衡陽教會，講以西結三十七章。

× 「親愛的弟兄姊妹：首先，我要你們看這是什麼？」宋在臺上，雙手各持一根乾骨，互相擊打成聲。

× 「骨頭！」衆應道。

「你們看，這便是兩個教友，或兩個傳道人，或兩個教會在互相爭吵，在互相磨擦，在互相攻擊！在各不相讓，在自以為是，請問，乾枯的骨頭能够聽見上帝的話嗎？——感謝主！能！他們能！當上帝的真道被解開，死去的教友，死去的傳道人，死去的教會就可以復活了。退後的信徒們呀，尤其應該被聖靈的火焚燒一下。要知道，魔鬼把教會教友的信心、禱告、與聖經都搶去了，僅僅留下半死不活的軀體。試問魔鬼爲什麼給他們留下半死不活的軀體而不乾乾脆脆置之於死命呢？那是因爲，教會充滿了半死不活的教

曠野 呼喊

友，將大大有助於魔鬼的工作！活的基督徒必須拯救這些半死不活的教友，重新給他們信心、禱告與聖經的寶藏！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必須跟隨耶穌基督到底！可是，朋友，你要問：我當如何跟隨耶穌呢？讓我們來看看馬太五章耶穌在山上說的九福吧！這九個福是依着次序的，也是耶穌生平寫照，我們可以一步一步地跟隨祂走。我們且看下去：

「(一)『虛心的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世界上最謙卑的莫過於我們的主耶穌了，祂是上帝的兒子，本可享受天上的尊榮，然而為救人的緣故，降生到塵世，且誕生在馬槽，與牛馬同居。在祂裡面並沒有罪，然而祂到約但河裡虛心受約翰的洗。進約但河裡表明祂的死，出約但河表明祂的復活。祂一步的謙卑像腓立比第二章所形容的一般。所以天開了，聖靈降下來了。聖經說：『天忽然開了』。祇有十字架能使天門大開，司提反背十字架，被人打死的當兒，看見天門大開，約翰背十字架被囚拔摩海島上，天門也為他敞開，使他眼見天堂的異象。他們背了十字架，都被聖靈充滿。聖靈就像挪亞放出來的鴿子一般，經過幾許的時間和人物中，找不着一個歇足之所。因為人們都不肯自虛而容納祂。直尋到約但河的旁邊，找着了那謙虛的救主。祂自己本沒有罪，但是以世人的罪為己罪，到約但河裡受了洗而得了靈浸——『祢是我的愛子』——得上帝稱祂為愛子，而且是喜悅的愛子。可惜我們這班本來有罪的人還自稱為義，想自己沒有罪。倘使我們跟主到約但河旁兩相比較，實在有愧。我們應當在主面前承認我們的罪，讓主耶穌進到我們心裡來！朋友，讓我們虛心地跟隨主耶穌到底！

「(二)『哀憫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這一段述說主耶穌怎樣受魔鬼的試探。我們平常受試探，乃是因為我們有罪（雅各一章十四節）。但是主耶穌本身沒有罪，祂之受試探，乃是要親嘗那試探的滋味，好幫助又體恤我們受試探的人（希伯來四章十五節）。四十天當中禁食禱告，思想天父的話，魔鬼用各種毒計傷害祂，使祂受很大的痛苦，那苦不在外面，乃是在心靈裡面，希伯來五章七節告訴我們

，大聲哀哭，求上帝救祂脫離那試探。約拿禁食三天救了一城的人；尼希米要救一國的人，他禁食好幾天。耶穌要做世人的救主，禁食四十晝夜。祂並沒有怨天尤人，祇在天父面前，存着哀痛罪人的靈，時刻思念天父的話，作得勝的利器。到祂完全勝利以後，魔鬼離開祂而有天使來侍奉祂，得了靈的安慰。反觀我們，每每因自己的私慾而受試探，不知爲自己的罪哀痛和祈求，用天父的話來得勝。反而充滿了怨恨的話，焦急的心。倘使我們跟耶穌到曠野去，看祂怎樣忍受和得勝試探，兩相比較，實在慚愧。我們願意跟隨主耶穌嗎？朋友，你願意跟耶穌走過流淚谷而入安樂鄉嗎？

「(三)『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承受地土』。主耶穌經過四十日的修養，曠野的試煉，可說是順服到了非常溫柔的地步。上帝在耶穌未來以先，已經熬煉祂，以致祂能心底裡說：『我心裡柔和謙卑。』(馬太十一章29節)，然後才接受地土。反觀我們，不肯捨己而順服上帝的旨意和命令。不甘受上帝的責打，而企望承受上帝的國，真可謂捨本逐末。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朋友，你可願意學像耶穌的溫柔呢，跟隨祂去承受天國的地土呢？

「(四)『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爲他們必得飽足』。這一段裡有四個人跟從耶穌，他們都是飢渴慕義的捨棄一切跟從耶穌。這四個人都是漁夫，本來是飢渴慕魚，並且魚便是他們的生命。可說他們捨棄生命跟隨主。耶穌便改變了他們的生命，使他們作得人的漁夫。聖經裡說，他們『立刻』跟從耶穌，並沒有先訂條件，就像亞伯拉罕一般，要去便去了。主耶穌本身也是如此，祂最渴慕上帝的旨意，更是以遵行上帝的旨意爲使祂飽足的食物。這班門徒起頭跟隨耶穌的時候，心裡存的念頭，還是想升官發財。及至一步步跟隨耶穌，漸漸看見祂的真理，和偉大的愛心。經過五旬節的火，才完全改變，從前狼心的約翰，變成滿有愛心，寫約翰福音和啓示錄，表彰上帝的愛；以前膽怯的彼得，現在做一個勇敢作證，不怕權勢的傳道人。倘使我們也像門徒一般跟隨耶穌走，看到祂怎樣輕世渴慕上帝的旨意。相較之下，實在有愧。我們常常和上帝講價錢，做有條件的跟隨者，終於靈性上愈覺着枯乾，不能得着豐盛的飽足。朋友，我們願

曠野呼喊

意像嬰兒渴慕靈奶般地飢渴慕義嗎？我們願意「立刻」跟隨主嗎？

「(五)『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馬太福音九章九節起，『耶穌從那裡往前走，看見一個人名叫馬太，坐在稅關上，就對他說，你跟從我來，他就起來，跟從了耶穌。耶穌在屋裡坐席的時候，有好些稅吏和罪人來，與耶穌和他的門徒一同坐席，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的門徒說，你們的先生爲甚麼和稅吏並罪人一同喫飯呢。耶穌聽見，就說：康健的人用不着醫生，有病的人纔用得着。經上說：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這句話的意思，你們且去揣摩。我來，本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主耶穌無論在甚麼時候和環境，都憐恤人，祂的愛是準備着流給接受的人。祂不但憐恤人，醫治病人，使瞎子復明，使癱子行走，使瘋子清醒，使死人復活，而且爲了救人的緣故，背十字架，雖遇阻擋，仍勇敢直前。當祂開頭召門徒時，只說：『來跟從我』。當他們進到工作時期的當兒，祂便告訴他們：『背着十字架來跟隨我。』弟兄姊妹們，我們有沒有替別人的靈魂心裡有負擔。肯不肯爲別人的緣故背十字架呢？我們可願意與主一樣有憐恤的心懷，背着十字架跟隨祂呢？

「(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馬太福音十七章之首，提到『耶穌帶着彼得、雅各、和約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向他們顯現，同耶穌說話。彼得對耶穌說，主阿，我們在這裡真好，祢若願意，我就在這裡搭三座棚，一座爲你，一座爲摩西，一座爲以利亞。說話之間，忽然有一朵光明的雲彩遮蓋他們，且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祂。』這兒門徒所想的是造一個棚，並享受山巔的奇景與榮耀，可是耶穌則不然，祂的心清如鏡，祂不爲自己打算久居在山棚中，而却下山來準備走各各他的道路，祂放棄那在山上飄飄若仙的榮光，而下山來爲世人的罪，背沉重的十字架！可是，正因爲這，祂見到了上帝，那圍繞了雲彩的上帝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反觀我們，我們的心裡充滿了『自我』與『世界』，在在爲自己打算，心旣不清，何能見上帝。親愛的弟兄姊妹，讓我們跟隨主到高山聽主的話，

也跟隨主下山，求主賜我們一顆清潔的心，可以看清楚耶穌，看清楚上帝，並且幫別人看見耶穌，認識上帝與祂的作爲！

「(七)『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爲上帝的兒子』。耶穌的本身，便是一間上帝和人的介紹所，作人類的中保，使世界上的罪人，因祂得着上帝的赦免。耶穌是上帝的兒子，祂使上帝與人和睦。兄弟姊妹們，我們的身體也是上帝的殿，我們應當有主在裡面居住，作我們的主，好使世人因我們能認識耶穌。朋友，世界的人能否從你的生命中認識耶穌？你現在是否是人們和耶穌當中的媒介呢？倘不是，又是什麼緣故？裡面有『我』阻隔着嗎？沒有完全投降嗎？以致耶穌不能完全作王嗎？沒有能跟隨主到底嗎？

「(八)『爲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耶穌爲了上帝的義，爲了我們的罪而行到骷髏地，在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上被釘死！可是祂復活了，又升天了，回到父神那裡，坐在上帝的右邊。親愛的朋友，你可願跟隨主嗎？我們能否跟隨祂直到各各他的十字架呢？我們是否願意與耶穌一同釘死，一同復活，一同升天呢？啊！耶穌！讓我們全都願意跟隨主到底！

「(九)『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在主耶穌成就了十字架上贖罪之功之後，門徒們便到處去傳福音，也到處受辱罵、逼迫、毀謗，可是他們有福了，他們在牢獄裡有歌唱，在死難前有頌讚，在風暴中有拯救。他們從耶穌撒冷開始，而傳福音到撒瑪利亞，而至猶太全地，乃至地極作主的見證！風霜雨雪他們不怕，飢寒交迫他們不怕，赴燙蹈火他們不怕，出生入死他們不怕，因爲有主與他們同行，他們的血已織遍了古中國的城池，非洲南美的叢林！可是他們背的十字架將換取公義的冠冕。他們的賞賜是大的，正如耶穌說的：『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跟從我的人，到復興的時候，人子坐在祂榮耀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凡爲我的名撇下房屋，或

曠野呼喊

九七



是弟兄、姐妹、父親、母親、兒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並且承受永生。」（馬太十九章28、29節）。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你願意跟隨耶穌去到天涯海角，傳祂的福音給萬民聽嗎？呵，主耶穌，讓我們走祢生命的窄路，一步一步的跟祢走！（唱）跟隨，跟隨，我要跟隨耶穌，（大衆和）……

「跟隨、跟隨，我要跟隨耶穌，  
或在這、或在那，我必跟隨主！」

……

宋跪着日記：

「在衡陽我發出了宣佈與伯特利佈道團分手的消息。同時在主前面求，像亞伯拉罕一般我不知該上那兒去，也不知道我的家該如何安置，但是……主呵！賜我力量，讓我繼續全力傳福音，不為身外之物操心！」

「感謝主！各地教會的邀請信如雪花般地湧到，大多數請我去主持他們教堂的牧職。但是這與奮興全國教會的宗旨不合。於是我再向上帝禱告。說：如祢要我作復興佈道的工作，請為我開路。並請在下月之內供我八百元的費用。感謝主！不久，各地教會和私人都寄錢來，總數超過了八百元。我更確信上帝要我做奮興的使者了。我再次把自己奉獻給信實、不變的救主！風雨晦明、日晒雨打，我都無懼。上帝和我同在，我還有什麼更可求的呢！」

宋著「我的見證」出版。（特寫）

宋在江輪上，是夜在船艙中夢見父親。宋父對宋說：「尚節 我要離你先去主那裡了，你還有七年的

工夫在世上事主！千萬忠心到底！」

宋聞父言，從夢中驚醒。出艙，獨步船舷，遐想。江風颯颯，江浪滾滾，但不能沖淡夢踪。突然船長前來。

「是宋博士吧？」

「是的。」

「這是你的電報。」

「謝謝。」宋即拆閱：

「尚節：汝父已安睡主懷。母字。」

「江風很涼，宋博士你還是回艙休息吧。晚安！」

宋仍獨立艙板上。

宋又經南宿州、濰縣、青島、天津。

「在天津，」宋的日記片斷：「教會出乎意外地不許我在他們禮拜堂裡講道。衆信徒大爲忿怒。大家自動決定創一新教會，衆人當場樂捐，即得八千元之譜。我竭力規勸大家：在基督裡應是一體，不可有分裂的情況，各人應該盡量地在自己的教會裡發光，即令教會的負責人不能同意，但仍應爲他們禱告！」

「離天津而到北平，又赴杭州、上海、湖州、返上海、杭州、南京、而福州。」

「在廈門反對的人固多，但感謝主！有五千人在聚會中反應，決志奉獻。」

「又隨着主的開導往洛陽……杭州、汕頭……廣州、香港……南京。」

「一九三五年一月又赴福建領會。四月又上北平。六月抵菲律賓濱、馬尼拉及宿務。七月在杭州舉行首屆全國查經會。」

曠野呼喊

九九

「八月啓程首次南洋之行。三十日在新加坡佈道。繼穿過熱帶椰林橡園到馬來半島及鄰島開會，經麻坡、馬六甲、芙蓉、檳榔嶼、高打峇汝、實兆遠等埠。又返新加坡領會一週，神一路祝福，蒙恩得救者在五千人以上。新加坡一地組織佈道隊二百三十餘隊，到處傳揚福音。感謝讚美主！」

「在送別之時，有千餘信徒上船握手道別，決心舉行第二次全國查經會。」

「船開之後，到艙中，發現出乎意料之外，一無名氏贈送的棄嬰正在呱呱啼號。呵！人心渴慕靈奶正如這個孤兒！第二屆全國查經會必須舉行。」

「返上海後即將此嬰兒送伯特利孤兒院撫養。並與伯特利同工一人返故里與化佈道四天，復返上海領會。」

「繼而北上山東滕縣、濟南等地奮興教會。後至江蘇六合。」

「四月間訪臺灣。先在臺北領會，教會臨時搭白布竹架蓬爲大會場。聚會約千餘人。週後至臺中，臺北信徒亦追隨而至臺中，到會人數在二千以上，五月一日至八日在臺南領會。臺北、臺中會衆復相率南行，聚會聽衆初有四千人，後增至六千餘人。會中大家自動捐金作爲日後傳福音之基金。當場捐出四千元，外加手飾、戒指、手錶等等，二百九十五個佈道隊組成，到處傳播福音，全島轟動！上帝之名大大彰顯。哈利路亞！讚美主！（臺語合唱：『哈利路亞、讚美上主』之歌聲仍縈繞耳際！）」

「繼而赴廣州、臺山、湖州、安徽宣城、香港等地爲主見證，轉眼七月已到，第二屆全國查經會將在廈門舉行。」

「感謝主！從全國各地及海外來參加查經會的有一千六百餘。他們來自哈爾濱、北平、曲阜、南京、上海、漢口、福州、臺灣、新加坡、檳榔嶼、馬來各州、及菲律賓濱等地。他們的方言各各不同，但在主內確是一體。」

「感謝聖靈一月同工，大會圓滿告成。明天大會閉幕。」

宋致閉會詞：

「親愛的兄弟姊妹：我與你們同在三十天，現在工作算是完了。本來恐怕講的人與翻譯的人，身體力  
量不敷用，感謝主！今天晚上竟使我們還能夠仍舊站在臺上和你們相見面。」

「在一個月的當中，上帝爲我們預備一切，使我們得以將全本聖經一卷一卷的查下去；而今以後，這  
本聖經算是你們的書了，現在要你們帶回去。我不過是送你們一把鑰匙，你們回去還要自己研究，裡面有  
許多蘊藏的寶貝，等候你們自己去開發。但願上帝重用你們，爲末世的精兵；這是這一次查經會最大的目  
標。」

「我不知道幾時離開世界，但我有一天活在世上，我總得盡我一天的責任，把上帝所交托我的話分送  
給你們；然後在離開世界的當兒，得以安然見主！」

「在這三十天中：我常戰戰兢兢在上帝的面前，爲要把神的話按正意傳揚出來！現在我的責任完了。  
從此你們要回到你們的地方去了，我只能常常爲你們禱告，盼望這一次的工作能收很大的效果。」流淚撒  
種的，必歡呼收割。」我總相信：上帝一定不使這一次的聚會歸於空空，付諸東流。

「雖然人家攻擊毀謗，可是我只覺得在神與人之前無愧；我只是拼命地傳福音，不貪取一塊錢；同時  
我在這一個月中，好像被囚在監獄裡；好多人要見我，我不能夠好好接待你們，實在抱歉得很。然而，這  
是出乎萬不得已的，因爲我每天都要預備分給大家的靈糧，忙得不可開交。有時接到許多問候的信，和感  
嚇的信。我也完全沒有時間去拆開，要等到船上才一一閱看。」

「此後還要求上帝祝福你們，巴不得你們回去，到各地方鼓勵查經。親愛的兄弟！不要虧欠上帝的榮  
耀；你們白白得來的恩賜，也要白白地施捨出去。」

「這一個月中的經費，處處需用浩大，但是上帝已經爲我們好好安排了！魔鬼的攻擊，算不了甚麼！」

曠野呼喊

我只盼望上帝能重用你們爲末世的精兵，那麼無論甚麼批評，我都情願忍受。

「親愛的兄弟：散會以後，有好多人要回南洋，巴不得神重用你們爲南洋一帶的燈臺；有好多人要回臺灣，巴不得神重用你們爲臺灣的燈臺；還有華北、華中等地方的代表，也求上帝與你們同在；至於廣東香港等代表，我知道你們要比別人更吃苦，但願上帝幫助你們打得勝的仗。閩南各地的佈道團雖然有失敗的，我也只有求愛我們的主保守我們，直到祂再來的時候。

「在一個月當中：一切的苦衷只有上帝知道，人家種種的誤會，我只有完全交托上帝。全本聖經一千一百八十九章，晚上就算查完了，但願神與你們同在，直到永永遠遠！

廈鼓的兄弟，對不起你們，因爲一個月當中，許多事使你們感到困難，但願你們在主裡得着安慰。

「我告訴你們神奇妙的恩典。在還未開會以前，我求上帝三件事：

「一、天氣涼快；

「二、聚會有良好的精神；

「三、會員身體平安。

「感謝主！祂愛我們，不但叫天氣特別涼快；還使聚會精神一天比一天好，一個月中間，座位都是擠得很，這是上帝特別降下飢渴慕義的靈來。會員雖有幾位身體軟弱，然而一禱告就好了，哈利路亞，榮耀歸主！

「但願上帝的愛，與你們同去。將這次得着的恩典分給許多人。然後才不落空。要知道越分越多。不分就連自己也將一無所有了。

「此後我的行止未能預料，然而我只有順服上帝的安排。恐怕明年再也沒有第三次的查經會了；但總望能在安靜的地方，同幾位愛主的弟兄，開個退修會。

「末了，願上帝與你們同在，直到主再來，阿們！」

宋尚節博士「講經集」出版，由第二屆全國查經會編印。（特寫）

「八月赴廣州、香港、九龍、福州領會。」宋的日記：「九月第三次訪新加坡，並往沙羅越之詩巫。一千五百八十三人悔改歸主！阿們！十月十一日至緬甸，十二月十一至二十日主持新加坡查經大會，一九三六年底乘 Conte Verde 號輪返上海。」

「一九三七年一月北上山東，及六月二十七日在山西太原作爲期一週的佈道。」

「七七瀘溝橋事變發生，即返上海，及至上海又逢八一三。全面抗戰起。」（特寫）

「十月決再北上到陝西西安。」

西安佈道時，宋身着白衫；大聲疾呼：

「以賽亞書六十四章六節：『我們都像不潔淨的人，所有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我們都像葉子漸漸枯乾。我們的罪孽好像風把我們吹去。』我們的義都像污穢的衣服，我們自以爲義，而實在是我們的罪！」說到此，宋將身穿之白衫脫下，「我們得把拜偶像的罪除去！」邊說邊撕去白衫之一角。「我們得把不孝敬父母的罪去掉！」又撕一角。「我們得把愛世界的罪去掉！」又撕一角。「我們得把淫亂的罪去掉！」又撕一條。「我們得把自以爲義的罪去掉！」又撕一條。「我們得把驕傲的罪去掉！」又撕一條。「我們得把對弟兄愛心不夠的罪去掉！」又撕一條。「我們得把知善而不爲的罪去掉！」又撕一條。「我們得把不讀經禱告的罪去掉！」又撕一條。「我們得把福音因我們蒙蔽的罪去掉！」又撕一條。「我們得把懶惰麻木的罪去掉！」又撕一條。「我們得把我們虛偽的罪去掉！」又撕一塊。「我們得把一切隱藏在我們裡

曠野呼喊

面的罪去掉！」全部撕完。「成了！哈利路亞！當我們把一切罪去除了！我們就請耶穌來同住！讓我們唱：『求！來，到我心中耶穌來！在我心有空處爲祢！』」

衆和唱：「……在我心有空處爲祢……」

×

×

×

宋日記片斷：「西安奮興工作告一段落，應阜陽教會之請前往領會。戰火已漫延全國，同胞在遭浩劫！」（特寫）

「一九三八年三月首次訪泰國、越南、六月七月入雲南、貴陽領會。十月五日第四次訪星加坡。並在吉隆坡、怡保、太平、實兆遠及檳榔嶼等地領會，然後返滬。」

「一九三九年初，二次訪泰國曼谷。二月首次訪荷屬東印度群島（印尼）。在泗水、萬隆、椰加達、馬敦、梭羅等地爲主見證。三四月間返滬，五月十八日第五次訪星加坡主持金煉靈修院首屆畢業典禮。八月間第二次訪荷屬東印度群島之椰加達、三寶瓏、日惹、梭羅、馬吉冷及井里汶等地。九月坐飛機抵泗水。」

×

×

×

泗水之衆教會在回教堂旁之廣場以竹搭成可容四千人之大篷。就在回教堂的圓拱建築之陰影下，先講寶血能力，再講林前十三章。

是夜，宋揮汗如雨，藍布袍已經透濕，宋大聲疾呼：「今天的經文是哥林多前書十三章。這篇聖經構成一幅圖畫，請諸位預備筆開始繪圖，我將逐節解釋下去：

「首節：『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這是保羅靈修的時候說的。誰能說萬人的方言呢？豈非大方言家、大演說家，能說人所不能說的，隱藏於人心中的話嗎？但是保羅說：沒有愛，耶穌救贖我的愛，卻如大鑼。又誰能說天使的話語呢？豈非大佈道家，能說天上言語嗎？保羅說：沒有愛卻如大鈸一般。

「第二節：『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這不是如約拿先知講道大有能力，說話帶有生命的大奮興

家嗎？但是保羅說：沒有耶穌教我的愛，卻算不得什麼。明白各樣奧秘的大預言家，明白各樣知識的大科學家，沒有愛却也不算得甚麼。再進一步完全的信，如以利亞禱告，大有能力的大祈禱家。保羅說：沒有愛，卻也算不得甚麼。

「第三節：『我若將所有的賙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這種大慈善家，大犧牲家，將其光陰、金錢、學問……一切賙濟窮人，且爲了國民奮不顧身，但是保羅說：沒有愛，仍然是無益的。看啊！這頂大的恩賜——主已指示我們（林前十二章31節）盼望這幾天我們都能得着。

「第四節：何謂愛呢？『愛是恒久忍耐』。保羅有了一幅主耶穌的圖在心目中，所以很明白地知道耶穌恒久忍耐的愛。可惜門徒三年半隨主，尚不認識主。在耶穌臨刑的前一天晚上，仍是互爭爲大；你想耶穌心中何等的難過，但是主恒久忍耐，滿有愛心。我們也有這種愛嗎？主不拘何地，受猶太人的辱罵拒絕，耶穌還是恒久忍耐，你我與主比較起來。豈非一大罪人嗎？我是牧師的兒子，又爲傳道者，常自以爲無罪，但以主比較起來，是何等大的罪人呢！耶穌不但恒久忍耐，更有恩慈。當耶穌看見門徒爭大的時候，耶穌取了水爲門徒洗腳。主爲猶大洗腳，猶大賣了主；主爲彼得洗腳，彼得也三次不認主；又和雅各、約翰洗腳……人得罪了我的時候，最能表示忍耐的，不過閉口不言而已。然心中總未免難過，但是主更有恩慈，愛祂的仇敵。愛是不嫉妬的，天國裡最小的不是約翰嗎？但耶穌於約但河受了約翰的浸，祂是萬王之王，倒降生於馬槽裡。祂掌天上下地萬權的手，竟釘在十字架上。祂的話大有能力，說有天即有天，有地即有地，現在却臥在馬槽，呱呱一聲，而爲最可憐的貧兒。我們常有嫉妬人之性情，但主耶穌毫無嫉妬。主不自誇；看呀！主醫治了大痲瘋，再對他說：『你不要告訴人。』耶穌所做的事，不要人知道，只要神知道。當那魔鬼說：『祢是神的兒子。』耶穌却禁止他。我們有了一些特長，便會宣揚廣佈，甚至登諸報端，但主不自誇。主在世不願說自己是基督，直至將死纔說出來。主不張狂。看呀！有許多人，因主用了五個餅兩條魚餵飽了五千人，便想推祂爲王。但是主竟跑到山上禱告，祂不張狂，祂看透了世界都是空虛

曠野呼喊



的，祂只要禱告。

「第五節：『愛不做害羞的事』，非常貞潔。祂在井邊和撒馬利亞的婦人談道，毫無害羞的事，因為愛不作害羞的事。主不求自己益處。主在曠野，看見眾人飢餓，對門徒說：『讓他們先吃吧。』主忘却自己在十字架的痛苦；對同釘的強盜說：『今日你必與我同在樂園裡。』又忘却自己痛苦；對爲祂流淚的婦女們說：『你們要爲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愛不輕易發怒。耶穌不是在安息日醫治枯乾手的時候怒目視敵人嗎？門徒阻止孩子就主，耶穌不是罵門徒嗎？耶穌看見聖殿被污，遂執鞭驅逐買賣之客嗎？是的，主的怒是爲愛父，是爲救人，是義怒。愛不計算人的惡。主的量何等寬大！彼得向主說救人的罪七次夠嗎？主說七十個七次還未足。彼得三次不認主，主一些也不發怒，不過舉眼一看，彼得便出去哭了。當耶穌被捕前，門徒說：『我願與主同死。』但時候到了，門徒四散了。主復活後發怒嗎？一切的錯都忘了。看！掃羅在大馬色遇見主，耶穌乃全赦其過而拯救他。

「第六節：『不喜歡不義。』主看見法利賽人的偽善，外面很好，實則吞吃寡婦的財產。主說『你們有禍了！』主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主看見寡婦兩個小錢，便說：『她所投的比眾人還多。』主只喜歡憐恤，不喜歡祭祀。求主赦免我們罪過，接受主的靈住在心中，我們便變成主的肢體，充滿耶穌的愛了。

「第七第八節：保羅更將以下的四種包括以上的一切：

「一、『凡事包容』——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

「二、『凡事相信』——不自誇、不張狂、全貞潔。

「三、『凡事盼望』——無己、義怒、寬量。

「四、『凡事忍耐』——持正、慕義。

「總括起來愛是永不止息的。主是不喜歡不義。祂看見法利賽人虛偽，祂恒久忍耐，直至將釘十字架

，說說：「你們法利賽人有禍了。」主看見寡婦投入兩個小錢，便可憐她、愛她，因為愛是凡事包容，愛是永不止息的。各樣東西都有止息，惟主教我贖我的愛永無止息，是從心中湧出來的。還有三事都要止息的：第一是先知講道之能，第二是說方言之能，第三是知識也有止息的。譬如數年前出版的書籍，數年後便用不着了。愛却無止息，且亦無限制的。

「第九第十節：先知只能說所得的啓示，惟愛是永無止息，亦無限量的。保羅說：『我作小孩的時候，話語心思像孩子，意念也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方言不但有止，更是有限。

「第十一節：我們現在知道主還是模糊不清，但到了天上的時候，看見主滿有恩慈的面容，便全知道了。先知講道之能，天使的話語，萬人的方言，三者都有止息；惟有信、望、愛三種，是永遠長存。其中愛又是最大的。聖經是何等奇妙和奧秘！這些並非我自己的話，當我被囚在瘋人院中，上帝的靈親自指示我的。請讀本篇經文，將一切『愛』字讀爲『耶穌』！看啊！這個大街頭——大演說家、大佈道家、大奮興家、大預言家……沒有耶穌却算不得什麼？主說：『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願諸位得着耶穌，結華美繁盛的果子吧！」

唱：「永遠高舉耶穌，

讚美主不歇，

一切在耶穌裡；

主是我一切！」

x

x

x

翌日，宋繼續證道：「親愛的主內弟兄姊妹：你們看到基督爲你們的罪釘在十架上嗎？啊！上帝的愛是永恆無限的，憐憫、忍耐而有恩慈的愛！我們的誇嘴與祂的沉默；我們的驕傲與祂的謙卑；我們的虛與祂的純樸；我們的自私與祂的無我；我們對旁人的猜忌與祂對人類的信任；我們對失足的人之自以爲義

曠野呼喊

與祂爲罪人的憂傷垂憐是多麼強烈的對照呀！是的！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都埋應被釘在十字架上。但是，基督、聖潔無瑕、無罪無辜的上帝兒子，却爲我們的罪釘死啦！

「是的，你們都有飢渴慕義的心，我聽說大家把店門關了來聽道，大家把做生意的時間拿出來聽福音！我們都被上帝的愛所激勵，我們不能不反應！不能不大發熱心！可是，親愛的朋友！我們的熱心是不是五分鐘的熱度呢？有成千成萬，千千萬萬的人不知道基督，誰去告訴他們呢？誰立刻去呢？那些失喪的靈魂，誰去拯救呢？誰願意去呢？有誰去呢？啊！朋友！當我們一天回到父神那裡，我們是空着雙手去嗎？（唱）「難道我就空着雙手，這樣去見救主嗎？未領一人來歸耶穌，豈可空手見天父？」

（衆和唱）

成千成百人響應，爪哇百十個佈道隊組成，到處傳揚主的福音！（特寫疊印）

宋爲病人禱告：「讀雅各書五章十四節至十六節。『你們中間有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爲他禱告，出於信心的祈禱，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這兒是教會的長老（宋指自己），我奉主的名來到你們中間，不算我自己的力量，我的手並無魔力，所以不要從我期望什麼，祇有站在僕人身旁的主，凡事都能。路加福音七章二十二節：『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看見，所聽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瞎子看見，癱子行走，長大麻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馬可福音十六章十八節：『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諸位弟兄姊妹，當我第一次在中國爲病人禱告後，說完了阿們，幾乎不敢睜開眼睛，不知道上帝是否垂聽了我的禱告？是不是我自以爲呢？我站在那一群虔誠的信徒之前，是不是一個走江湖的大騙子呢？

心想，如果沒有這番經驗該多好啊！呵！我現在是多麼地爲我往日的疑慮而羞愧呀！不可思議的力量就在那些病人身上動工了！會場被會衆的讚美與感恩之聲撼動了！然而我並不保證你們全部都被治好！主並不治全部的病人！祂在世的時候，也並不醫治全部的病人。而祂的微小僕人又怎麼能呢？主耶穌呵！今天要見祂的名得榮耀！」

病人列隊魚貫而上臺前，由兩位弟兄携病人入一屏風之後，與宋一並跪下。宋以油塗掌心，然後摸病人前額，說：「我奉耶穌的名叫你的不潔之病離去！」

「哈利路亞！」男病人應着離去！

「我奉耶穌的名，叫你的腎臟病得根治！」

「我好了！我好了！」一老翁高興地高呼道！

「我奉耶穌的名叫你的雅片煙斷根！」

「感謝讚美主！」一男子。

「我奉耶穌的名叫你戒除嗎啡！」

「主啊！感謝祢給我力量！」一婦人說。

「我奉耶穌的名治療你砂眼！」

「是的主，我的砂眼已經好了！」一女學生道。

……

「我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叫你駝背得醫治！」以手擊駝背！

「我又直了！我又直了！感謝主！感謝主！」駝背果然直了！歡天喜地地離去。

「我靠主耶穌的寶血叫你的大麻瘋得潔淨！」

「哈利路亞！我痊癒了！」生大麻瘋的男子癩瘋浮腫頓消，膚色亦變正常。

曠野呼喊

「我奉耶穌的聖名叫你能行走！」

「阿們！阿們！」跛子把木架擲在一旁，走下臺去！

「卓太太，我奉耶穌的名叫你的眼睛能看見！」

「哈利路亞！我又能看見了！我又能看見啦！三年不見天日，今天又能看見了，感謝讚美主！」

衆唱：「在羔羊寶貝血之內有奇妙的大能力，

在羔羊寶貝血之內有大能力，

極大的能力！

……………」

「十月在萬加錫及安汶領會。」宋的日記：「十一月十三日第六次訪星加坡，在彭亨、雪蘭峨及檳榔嶼等地佈道。十二月十三日返星加坡，十四日離南洋。」

宋站在輪船艙板上，船塢上無數的人們的眼睛都含著淚水，也有的任眼淚暢流在臉頰上。搖着十字的小旗，唱着別離歌：「信徒生離死別，……………」

他日重逢天家。」

歌聲淒切，真情流露。宋與信徒之間的感情已在基督裡不知不覺地成長，大家把宋視為屬靈的父親，宋以憐恤的眼光看着這群羊。

「主呵！興起更多的僕人，保守這群羊！」宋喃喃地禱告。

輪笛鳴了，輪船動了！

岸遠了！

那些白色的小旗、手帕，都在風中搖曳。

那動人的驪歌，一聲聲，一聲聲地叩人心弦。

「主呵！興起更多的僕人，保守這群羊。」宋喃喃地禱告，他的眼睛也模糊了！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八日抵上海。病。」

上海懷恩堂落成，堅請宋前往舉行復興佈道大會。宋力疾赴會。

懷恩堂內人山人海，大眾喧嘩不已，宋緩緩登臺，會衆仍毫無秩序。宋以掌擊講臺，謂：「請問這是教堂還是茶館？」

一片死寂！

「帖撒羅尼迦前書五章二節說：『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的賊一樣！』在彼得後書二、三章中，彼得叫我們提防在耶穌再來之時的五種異端。我們不要眼瞎，要認識清楚，才不會被搖動。但願上帝給我們有辨別異端之靈！」

「（一）認識假師傅：二章一至九節，彼得說：『將來有假師傅，他們不信寶血，不傳十字架的道理，現在的教會，已經有好多這種假師傅了。』

「淫亂。許多人犯姦淫，與世界私通，傳社會福音，真道就因他們受毀謗。」

「貪心。多人傳道，不是因着愛主，是爲着錢財，所說的話不是聖經的話，都是照自己的頭腦，目的是爲着做碗。所以說：『他們因有貪心，要用捏造的言語，在你們身上取利。』但是：『他們的刑罰……』

曠野呼喊

並不遲延……」。

「讚美主！上帝要行審判，就是天使犯罪上帝也不寬容。上古時代，上帝已經行過審判，像挪亞時代，只有他們一家得救。所多瑪蛾摩拉，只有羅得家得救。所以這些假先知，上帝也決不寬容要被審判定罪。現在教會有多人不傳寶血，不傳十字架的道理，只傳社會福音，他們和世界私通、貪財，不說上帝的話，只說自己造作的話。有許多教會領袖，不用聖經的話教導教友。聖經裡有許多隱藏的寶貝，開掘出來沒有？多數只說自己的話，貪財、姦淫。彼得說：『你們應當認識這些人，才不致被誘惑。』」

「(二) 認識屬肉體的領袖：十至十四節裡不但要我們認識假師傅，還要認識肉體的領袖。有的領袖犯姦淫、吃煙酒，放縱肉體，輕慢人，不喜歡聽忠言，毀謗在尊位的人，腐敗人，行為不義，喜宴樂，以詭詐為快樂，離開正道，發棺材。我要們心自問，是不是屬肉體的領袖？彼得說：末世時，要有順從肉體，放縱情慾的領袖起來，迷惑我們，我們要認識分別出來。」

「(三) 認識敗壞的奴僕：十五至廿二節。敗壞的奴僕，教會許多人，因為貪財走了巴蘭的錯路，上帝雖然用驢說話儆戒他，但是他們願走這條敗壞人的錯路，好像無水的井，狂風吹逼的霧氣，今天變東，明天變西，不是使人得救，反使一般重生的人，上他的當。他們自高自大，以為自己是屬靈的，用肉體的事情，引誘那些重生的人，他們應許人得自由，但反束縛人。」

「親愛的兄弟！我們重生了，但是魔鬼也來了。自己矜誇是屬靈人，把這些才重生的教友引誘去了。他們應許人得自由，但是反叫人隨從肉體的儀式，崇拜人，不是崇拜主。好多人蒙恩得救，給他們引誘去了！他們不是不認識真道，他們也是傳寶血，但是他們所傳的與所表現的行為不同。講說要使人脫離律法，却叫人守律法，像狗吃他吐的。他們專注意偷肥羊，沒有能力，不會救人，只會偷羊，自高自大。人家重生時，他們却叫他仍舊落在魔鬼手中，他們雖是講因信稱義的道理，實際上，却是叫人守律法得救，專門做破壞工作，無論什麼地方，都跟我做工。我到各地方奮興後，教會奮興起來，但是他們來了。他們

雖是宣傳十字架的寶血，但是却輕視主贖罪的功勞，好像巴蘭頂明白道理，却貪財，沒有愛心，破壞以色列民。親愛的兄弟！在這末世時代中有許多：一、假師傅。二、屬肉體的領袖。三、敗壞的奴僕。這都是末世的光景，主再來的預兆，同時還有摩登派，不信創世記，不信耶穌道成肉身，不信耶穌再來的道理。

「(四) 認識不信派：第三章一至七節。教會裡有許多不信派，不信耶穌再來，不信創世記裡的創造世界，這是摩登派，不相信上帝的能力。

「八至十三節，親愛的兄弟，耶穌為什麼還不再來？因為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祂要存留悔改的機會，但是時候到了，什麼都要被天火燒滅，一切物質都要受毀滅，只有儆醒等候的人，得以進入新天地。

「我從前也是不信派，不信耶穌再來，我也赴舊與會，聽罷回來，却要批評他是感情作用。今天也有許多人是同我不信的時候一樣的可憐啊！

「(五) 強解聖經派：十四至十五節。許多人把保羅的書信強解起來，要包頭，女人不可講道，許多奇奇怪怪的道理，新約的律法，斷章摘句，強解聖經。我的解經，不是這裡一句，那裡一節，而要查的是查全本的，不是斷章摘句，不是先立定一個意思，然後東扯一節，西扯一節，合起來講得天花亂墜。彼得說：你們應當等候主再來，要認識防備異端，因為在這末世的光景中有這五種傳異端的人，不要瞎你們的眼睛，不要盲從。

「十七至十八節，我們要走到最高的一步，同時還要時時提防；因為在高峯，魔鬼也要來的，會把你推下去，讓你前功盡棄。所以彼得說：親愛的兄弟！你們應當防備，恐怕被惡人錯謬誘惑，就從自己堅固的地步上墜落。我們要一步一步的長進，不但要有信心、行爲、智識、節制、忍耐、敬虔；還要有愛心、愛弟兄、愛靈魂，一步一步達到高峯。求主保守我們，不被誘惑去。我的小孩子，每天到學校裡讀書，學



校離家雖不上兩三百步，但是我們還不放心，總派人同他去，因為怕他受騙，使我們撫養的前功盡棄。彼得說：應當防備敵守，因為末世有許多派別異端，起來迷惑許多信徒。

「彼得一章五至七節是全書的結論：親愛的兄弟，但願神親自引導你們跑完這個路程。」

「親愛的兄弟！主的再來，同我們的工作，很有關係，所以我們應當向前進，多多結果子。許多人馬馬虎虎不信耶穌再來！吃吃喝喝，不做工。現在的教會為什麼不能長進呢？因為不相信耶穌快要再來了。他們是假先知，屬肉體的領袖，強解聖經。在新約裡面，有三百十八處記載主再來，但是他們還不相信。」

「哦！主快要再來了！你們要多多結果。我到各地方開奮興會，看到許多教友每天只是吃吃喝喝不做工。像南京那麼大，有多少人做工呢？只有佈道團員，他們冒風雨拼命救人，某處從前教友只有二十多人，現在因佈道隊工作，禮拜堂的座位都滿起來了。」

「親愛的兄弟！到耶穌再來時，誰被提呢？許多的牧師報告：我的堂會有很多人領洗，許多人進教。我告訴你們，這一些都是算不了甚麼，你們要知道教會該有許多人做工，好多人結果子。」

「讚美主！祂親自選召許多忠心的僕人，他們不傳別的。只傳耶穌要再來了，大家不要再吃吃喝喝，要站起來，為主做見證。」

「親愛的兄弟！主再來誰能被提呢？看啓示錄二十章四至六節。」

「要為主做見證，如果我們不為主做見證，就不能在主再來時被提，千禧年國內有份，這是第一次復活，第二次的死就在我們身上沒有權柄了，我們要同耶穌在天國作王。」

「親愛的兄弟！我到各地方傳福音，許多人復活了，他們拼命地做見證，但是許多領袖還不快活，還是壓制他們。想到這裡，我的心是多麼悲傷呀！」

「哦！親愛的兄弟！若你們不為主做工，能不能被提？你們現在跑完了信心、行爲、智識、節制、忍耐、敬虔、愛弟兄、愛靈魂的八段路程麼？若果跑完，那麼還有一步——要為主作見證。爲着愛弟兄而

受苦，爲着人的靈魂未得救而擔憂，一個人如果不到這地步就不配被提。

「教會裡有許多迷羊，他們在佈滿荆棘的曠野迷路，有誰去引導他們？誰呢？」

「教會只是禮拜天開一開禮拜堂，鐘敲起來，教友們一兩個人走進去；牧師十五分鐘的講道，一聲阿們，大家一口氣跑出來；下禮拜再會了，五分鐘又跑回去；姦淫、分爭，不爲主作證。可憐！教會沒有愛心。彼得說：你們要跑上愛心的路。親愛的姐姐！你們有信心沒有？我不是要你們頭腦長大，却要你們在信心上進步，要跑上這條路，不但要信主，且要愛你的弟兄，愛一切的迷羊。」

「我所以要拼死傳道，是因爲主快要再來，要趕快救靈魂歸主。一個靈命豐富的人，只看得救的靈魂爲寶貝。但願聖靈充滿我們，給我們跑上最高峯，然後才得被提，才配得將來的榮耀！記住！親愛的兄弟！「主的日子來到，好像夜間的賊一樣！」」

×  
「十月十五日擬重赴南洋，」宋的日記，「病重而不能成行。」

×  
「宋博士來平就醫」報紙新聞：「十二月四日經醫生、朋友之苦勸下，宋博士乃赴北平協和醫院，刻正準備動手術中云云。」

×  
醫院內，醫生從急症室出來。在門外等候的王明道牧師向前趨問：「怎麼樣？」

「肺結核兼癌症。」醫生道。

「嚴重嗎？」王問。

「假如他早來六個月就好了，現在得動手術，我們當盡最大的努力。」醫生說。

「我可以去看他嗎？」王問。

曠野呼喊

「可以，但別留得太久，他需要休養。」

王隨護士進入病房。

末見王進入，先在床上開口道：「這是我一生脾氣不好的結果，上帝的管教臨到我了。」

「你好好休息，就會好的。」王明道說。

「家父臨終的那晚，我在長江的火輪上夢見他。他對我說：我還有七年的工作。如今七年快要滿了。我的時候也快到了！」末騎着回憶地說。

「十二月十四日首次動手術。」

宋口授日記，由一信徒代記：「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動第二次手術，七月七日始出院。遷居北平西山寓所療養。西山風景幽美，靜靜的環境下，正是讀經、靈修、祈禱的好地方。每日仍保持讀經十一章，為各地信徒代禱，寫給各地教會的勸勉信，並構思喻經故事，將聖經每一本書以一故事描繪出來。並保持一生記日記的習慣。」

七月十八日，末在西山寓所之「救恩堂」裡解經，講喻經故事中之馬可福音，信徒數十人坐於堂中，宋安祥地講解：「丁妙兒是一個被棄的孤兒，他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誰，只知道他的養父李永成和養母蕭豐榮。他常問他的養父母到底他的父母是誰？可惜他們也不知道，就知道在他小的時候，有人把他抱來放在他們的門口，他們二位收養了；他那時才三歲，當時問他叫什麼，他只會說自己姓丁，其餘的事他都不知道了。他天天想他的父母，知道這二位不是他的親父母，他要去找他父母。養父母非常愛他，他大了就被送進學校讀書，十八歲從中學畢業，但他心中仍是不住想念生身的父母。他二十八歲時和袁馬可小姐結婚

雖然她是一位美麗賢淑的女子，但他還是不能不想他的父母。以後他去經商，一直到三十四歲，作了很大的生意，不但賺了很多錢，而且生了三個兒子：長子叫丁必勝，次子叫丁必勞，三子叫丁必活，這時他還是想他的父母。後來他的養父母相繼去世，他雖然一切都有，而他思慕父母的心更加迫切了。終日心中在想：「是誰把我放在這家門口？我的父母到底在那裡呢？」因為這個問題得不到答覆，所以甚麼都不能使他滿足。

一天晚上，他偶然到一處福音堂，聽牧師講到神到世上來尋找兒子；叫世上每個信祂兒子的人都作神的兒子；神差祂獨生子來到世上，使凡信神兒子的人，都有神兒子的生命。他正在找父親，聽了十分受感動，越聽越有滋味；於是決計要找到天父。神將他的罪找出來，他因為是有錢的人，不肯上臺禱告，所以回家自己認罪，接受了救主；正當他三十八歲的那年，他接受了神兒子的靈進入他裡面，心中充滿了喜樂與安慰，自那天起，他很會禱告。

「有一天，他求天父告訴他地上的父親是誰，在禱告的時候，看見十六個字：『愛、捨、得、生、眼、王、信、見、能、聽、根、變、惡、行、死、活。』他得了這十六個字以後，天天背誦，莫名其妙的寫在牆上；他知道得此十六個字，一定能找到父母的。有一次出去佈道，約有五十多人聽他講道，內中有老年人、婦人、孩子。他禱告，求主把這五十多靈魂賜給他；我們都是一家人，也許在這些人中間，就有我的父母。漸漸有不少走的，也有不理他的，末了有一位老年人，七十多歲了，留心聽他講，一面吸煙，一面聽講。了妙見問他願意信主嗎？這老年人說願意，就帶着他回到家中，陪他認罪，領他歸主。信主以後，立刻將香煙丟下。以後問他的姓名住址，老年人告訴他住在城門口附近，他姓丁，家中很貧窮。……」

門鈴響了，打斷了末的故事，一弟兄接下電報一份，轉交給末：「宋博士，您的電報。」

末拆閱：「次子安然歸回天家，妻字」。

末把電報輕輕放在茶几上，不動聲色，便繼續講：

曠野呼喊

「丁妙兒又問老人家有幾個孩子，老年人嘆息着說：『不必問了，孩子都死了，孩子都死了！』」說着十分難過，似有隱痛。他請老人繼續的說下去，老年人斷斷續續沉痛地說：『因我家窮，孩子又多，養不起，所以將孩子丟在財主門口。』他又問：『難道你一個也沒有留下嗎？』老人說：『有。因為糧食太貴，在孩子三歲時，將他丟在李永成的大門口了。』他聽到這裡，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抱着老年人說：『我就是你丟在李永成門口的那孩子！』老年人也抱着他大哭起來，父子二人相抱而哭，當他們父子停止了哭聲，丁妙兒和他老父親談起數十年別後的經過，情節十分曲折，隨後他問家中還有什麼人？父親悲喜交加地說：『你母親早就死了，只有祖先遺留的一間小破屋，不願出賣，只押給別人五百元，還可以贖回。』丁妙兒替父親把典出二十年的房子贖了回來，年久失修，真是破爛不堪，只好重新修造。當他們拆房時，發現一間的建築材料與別屋不同；將磚打開一看，原來祖先把許多金銀等寶物埋藏在這房子底下。丁妙兒非常歡喜，裡面共有十六箱金子，他們用些錢去廣傳福音，調濟窮人，到處建立會堂。十六年後，他父親就安然離世了。」

X

X

X

一天，秋高氣爽，楓葉映紅，宋散步西山。頓時一陣西北風，飛砂走石，混沌乾坤。宋自言自語地說：『莽莽神州，尙如曠野，求主興起更多的施洗約翰，作末世的開路先鋒。』

風砂過後，有歌聲悠揚可聞，宋舉目，看到山園之一角有一隊少年人正拿着十字架的小旗，在傳福音。

「十字架、十字架！」

永是我的榮耀。

我衆罪都洗清潔，

惟靠耶穌寶血！

.....」  
在歌聲中，宋含着安慰的微笑，獨步返寓，靜臥。歌聲仍從窗中傳來，宋靜靜入眠。

（八月二十六日妻與三女北上西山同住。）

（一九四二年——「七年聖工」已滿。）

（「一九四三年三月廿七日，宋在天津第三次手術。」）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在北平德國醫院第四次手術。」）

（八月十六日）。在西山寓所。

秋風秋雨。

宋癌症惡化，極弱。宋妻及王明道牧師佇立床邊。

宋對王說：「將來的工作是禱告的工作！」

（八月十七日）

窗外雨聲悽切。宋彌留中對妻謂：「上帝告訴我，我就要回去了！」

屋內一片寂靜，屋外有風雨聲。

宋唱：「十字架、十字架、

永是我的榮耀，

曠野呼喊

曠野呼喊

我象罪都洗清潔，  
惟靠耶穌寶血！」

……

(八月十八日)

宋對妻說：「不要怕，主耶穌在門口，還有什麼可怕的呢？」  
言罷斷氣！  
宋妻無聲啜泣！

×

×

×

(八月二十二日)

衆信徒抬宋之棺柩，送葬行列中的弟兄姊妹同唱「恩友歌」：  
「何等恩友慈仁救主，負我罪孽擾我憂；  
何等權利能將萬事，帶到主恩座前求。  
多少平安我們坐失，多少痛苦冤枉受，  
皆因未將各樣事情，帶到主恩座前求。」

「或遇試煉或遇引誘，或有煩惱壓心頭；  
切莫灰心切莫喪膽，來到主恩座前求。  
何處得此忠心朋友，分擔一切苦與憂，  
耶穌深知我們軟弱，來到主恩座前求。」

「是否軟弱勞苦多愁，掛慮重擔壓肩頭；  
主仍是我避難處所，來到主恩座前求。  
親或離我友或棄我，來到主恩座前求，  
在主懷中必蒙護佑，與主同在永無憂。」  
行列直到林蔭盛密、青草如茵的西山墓地。

埋葬時，王明道牧師讚：「耶利米說、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  
出母胎，我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我就說：主耶和華呵，我不知怎樣說，因為我是年幼的  
。耶和華對我說：你不要說我是年幼的。因為我差遣你到誰那裡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說什麼話，你都  
要說。你不要懼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於是耶和華伸手按我的口，對我  
說，你不要懼怕他們，我已將當說的話傳給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國之上，為要施行拔出、拆毀  
、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一：4——10）。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  
裡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作工的果效也隨着他們。（啓十四：13）」  
七位弟兄將一木十字架豎立在墓上。

象唱「古舊十字架歌」：

「在各各他山上，

孤立十字寶架，

太陽黯淡不敢發光，

聖子耶穌基督，

離開天堂榮華，

曠野呼喊



曠野呼喊

爲全世界上罪人喪亡。

故我高聲稱頌十字架，

直到在主臺前見父面，

那時聽祂說：

「忠心僕人，

十字架可換公義冠冕！」

歌聲中十字架漸昇入天庭，雲霄中放射着萬道光芒！

一三三

——劇終。

## 代 跋

王永信 弟兄

「在曠野有人聲喊着說，

當豫備耶和華的路。」 (賽四十三)

歷世歷代之中，若有一個時期基督徒們應該大聲呼喊的話，那就是現在。

今天是呼喊的時候，是屬靈爭戰的日子。

我們的聲音久已被世界的聲音淹沒，世界的聲音千百倍超過了聖靈的聲音，神對人類的呼喚，因着我們基督徒的懦弱、懶惰、和不信，遭受了攔阻。

若要使這世代歸主，神的聲音必須有出口，這出口不是別的，就是你我信徒。若我們不肯奉獻，不肯破碎，却以自己為中心，只為自己打算，自以為義，不學以神的心意來看這沉淪的世界，這樣，神在我們身上的出口就阻塞了。

神一直在人間尋找祂聲音的出口，來向這世界發出勸誨、呼召、安慰、指責、和警告的話。從聖經裡我們可以看出，在一個特別敗壞的世代裡，神的話語就稀少，祂在那世代裡找不到可用之人（或說找不到肯讓祂用的人）。

讓我們從頭看起：

亞當失敗後，神揀選亞伯拉罕作拯救這世界的一條路，神和他立約說「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創廿二18）。

到了摩西時代，神的子民在埃及受苦，但他們多是懦弱、不信、自私自利的人（從曠野旅程中可以看出），摩西蒙神揀選，作神聲音的出口，他蒙召時是「拙口笨舌的人」（出四10），但後來却在「

曠野呼喊

代跋一

神的全家盡忠」，向以色列全會眾斷然宣告說，「以色列人哪……我呼天喚地向你們作見證……除祂以外再無別神」（申四1，26，35）摩西誠然是神話語的出口。

到了撒母耳時，正值士師時代末年，以色列人「各人任意而行」（師廿一25），完全忘記他們祖宗所事奉的神，他們受非利士人的欺壓，自甘墮落，拜偶像，信了迦南當地人淫亂的邪教，道德掃地，所以「當那些日子，耶和華的言語稀少，不常有默示」（撒上三一）。

但神並不就此罷休，祂興起撒母耳作祂的出口，撒母耳從小被奉獻為拿細耳人，他將善惡的路再次指示以色列人，他替掃羅，大衛為王，幫助他們掙脫非利士人的轄制。

再後，家先知作了神話語的出口，先知二字在希伯來文有「湧起」和「宣告」的意思，神感動的話語在他們裡面有如泉湧，他們就不顧一切的宣告出去，這就是先知的職事，他們作了神話語的出口。

以利亞在迦密山頂上壯膽向衆民宣告說，「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若耶和華是神，就當順從耶和華，若巴力是神就當順從巴力」（王上十八21）。在那以一當千的生死關頭，以利亞憑着單純的信心，勇敢的代替神向那背逆的百姓挑戰，挽回了那世代的信心。

以利沙向稱霸當時的亞蘭王的元帥乃縵發出至高神信心的命令，以致驕傲的乃縵竟謙恭的說，「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沒有神」。

從猶太人被擄歸回，直到耶穌基督的降生，這四百多年中，聖經歷史稱之為「兩約之間」的時代，或稱「隱洞時代」或「靜寂時代」。因為這時代中沒有神的聲音，沒有默示，沒有先知，沒有人作神合適的出口，整個的天好像關閉了。

然而，神就此棄絕人類（雖然我們是可棄絕的），而罷休了嗎？不，相反，祂正在準備將最大的救贖之恩惠賜給人，從歷史看，每一次「責罰」過去之後，跟着而來的就是「拯救」和「安慰」，這次空前的四百年靜寂之後，跟着而來的也是空前的拯救和安慰。

對於這事，先知以賽亞早已宣告，「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又向他們宣告說，他爭戰的日子已滿了，他的罪孽赦免了」（賽四十一，2）。

隨着這「安慰的宣告」，就是第三節的安慰的開端——「在曠野有人呼喊着說」——「施洗約翰來了」。

然後、十一節更說出了「安慰的實際」——「我們永遠救贖主，安慰者的來臨」——「祂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懷中，慢慢引導那乳養的小羊」。

就是這樣，「時候滿足，神就差遣祂的兒子，為女子所生」（加四4）。

蒙祝福的施洗約翰就作了這救贖之主的鋪路者。當時猶太國受羅馬統制，人心悲觀，沒有神的話語，宗教成為虛空的儀式，宗教領袖驕傲敗壞，聖殿成為交易之所（我們的主稱之為賊窩），人間沒有愛（真愛是從神來）。猶太人雖遠離了敬拜神的真意，却仍在心中渺茫盼望着他們的彌賽亞，以色列的拯救者的來臨。

於是，就在此時此刻，「有人聲在曠野喊着說」：

「預備主的道

修直祂的路

.....

凡有血氣的，

都要見神的救恩」（路卅四—6）。

哦，這是曠野的呼聲！

這是先知豫言的應驗！

聽啊，這嘹亮的曠野的呼喊！

曠野呼喊

## 曠野呼喊

## 代跋四

在一個背逆、墮落、邪惡的世代裡，這是一個孤獨、倔強，而使人清醒的聲音！

這聲音勝過了城門口稅吏發出的聲音，勝過了聖殿裡兌換銀錢的聲音；販賣牛羊鴿子的聲音；以及聖殿裡值班祭司的例行祭禮的聲音。

這聲音裡有一股特別的力量，這力量吸引了萬千的罪人來到約但河邊，領受這位「吃蝗蟲野蜜，身穿駱駝毛衣」的「奇人」的教誨和洗禮。

任憑他責備他們是「毒蛇種類」，那些傲驕的法利賽人竟不發一言，毫無反抗，這是怎麼回事呢？他的話裡似乎有豫言的能力，有無比的勇氣，有應許的膏油，有安慰的力量。

他是曠野的人聲！他以一當萬的面迎着一世代的罪人，他全不妥協，他完全壯膽，他生命的唯一目的是傳達 神的話，他着着實實的作了 神話語的出口！

哦！ 神今天是如何繼續的尋找 祂聲音的出口！

神的僕人們在這世界上的事奉總是以一當衆的，世界的路是寬的，神的路是窄的，你會感覺到，隨從世界的人多，歸服神的人少。你若真正的事奉，你更有時會感覺孤獨、氣餒，你偶然奮勇為神作點見證，真會覺得你像是曠野裡唯一的聲音！

請你記住，我們的事奉就是如此。

神藉基甸率領以色列人進攻米甸的大軍時，從基甸的三萬多人中，神只取用了三百，神殺死巨大勇猛的哥利亞，是藉着童子大衛所甩出的二塊石子。

不是象寡的問題，而是誰作我們的統帥，誰支持我們的問題，正如大衛所說，「耶和華使人得勝，不是用刀槍，因為爭戰的勝敗全在乎耶和華」（撒十七47），這是我們事奉的原則。

不管今天你覺得自己的聲音如何，屬靈的深度如何，只要你是個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就是 神的人，你就是 神的產業，你在福音的工作上就有責任，神今天要你呼喊，憑着信心呼喊，向這世代的人呼

喊！你雖可能感覺孤獨（其實並不孤獨，神與你同在），但仍然要喊，向你的同學，同事呼喊！你雖未見甚麼即刻的效果，仍然要喊，向你的親戚朋友呼喊！你要喊，你要見證，你要奮勇，你要歌頌，你要作神話語的出口，你要作曠野不妥協的人聲！

這是 神末世的呼召！「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全世界每廿四小時有十二萬人進入永恒！其中絕大絕大多數沒有得救，天國裡將永遠不會見到他們的影子，他們是永遠的失喪了！而我們——基督徒們，竟坐着不動，眼看他們走進那往而不返的路！

是誰的責任呢？神說，「人子阿，我立你作……守望的人……我何時指着惡人說，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拯救他的性命，這惡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結三十七，十八）。

這是何等嚴肅的事！

神立我們作守望的人，守望之人的責任是警醒不懈，將危險報知睡夢中的人，當世界沉浸於罪惡，快樂之中時，我們要保持靈裡的清醒，把那隱而未現，即將來臨的危險，災難和審判，向普世宣告！

你所拯救的人（就是主藉你拯救的）會在天上與你見面，對你說，「我親愛的弟兄（或姊妹），謝謝你，若不是你那天來拜訪我，將福音告訴我，領我去教會，我今天絕不會來到這裡，弟兄啊，我將在永世裡感謝你！」

你到底是怎樣呢？你要把你的「全人」永遠留為「己」用呢？還是願作「主」的僕人而獻身拯救這「一世的罪人」？

現在，就在此時，你可以跪下禱告，將自己一身獻給神，完全交在祂手裡，求祂使你在這至高的福音工作上有份，求祂使用你，保守你，為你開路；使你的生成為見證，成為祂話語的出口，使你作一個曠野拯救靈魂的呼聲！

是的，這是值得的！現在就作！

阿門，主啊，願祢旨成！

——Detroit, Michigan, U. S. A.

曠野呼喊

代跋五

## 代跋 (二)

代跋六

王永信弟兄

### 宋尚節的神

「他用利亞身上

掉下來的外衣

打水，說，

耶和華以利亞的神

在那裡呢？」(王下二：14)

廿多年前，雖然我才只十一歲，但却永不能忘記宋尚節弟兄在北平大二條胡同的奮興會，我雖生長於信主家庭，但是在那晚我才真正遇見了我的主，我真正重生了救，真的在我的神面前淚下如雨！

那晚，講道後，悔改的人到處都是，台上台下以及走道滿了痛哭禱告的人！聖靈的同在使人感覺簡直是在另一世界，不時可以看見人們站起來互相認罪，握手，言歸於好。整個禮拜堂像是在融化！空氣都不通了，好像剎那間，人們脫離了地上的束縛，嚐到了天上的自由與釋放！神的心在那寶貴的一瞬必定得了滿足！

啊！何等奇妙的復興！每天三次聚會，每次兩小時多，人們全家老幼攜飯而來，早晨的會完了，吃些東西，然後禱告、唱詩，直等到下一個會，座位和一切通路都擠滿了人，講台上坐着數百兒童，人們大開心門，搶着接受福音，直到聚會散後許久，才慢慢的唱着短詩回家。街頭，胡同口，都可聽人們在唱：

「主斷開一切鎖鍊，

主斷開一切鎖鍊，

主斷開一切鎖鍊，

主使我釋放！」

啊，禱告通了，罪認淨了，人們能夠活在屬天的釋放裡，是何等難以描述的快樂！走在街上覺得萬物都可愛（自私之心拿走了），覺得滿身輕鬆，好像可以飛起來（罪擔脫落了），遇見每一行人都想走上去抓住他的肩膀問他說：「朋友，耶穌愛你，爲你的罪死了，你願相信祂嗎？今天你就可以得救。」復興之火，漫延到各教會。

多少年來，每次念及當時情形，一種火熱的感覺，從心裡浮起，使我不能忍受的向主說：「主啊，何時，何時我們才能再看見復興呢？何時祢才再興起祢大能的僕人來呢？祢的教會何時才奮起醒來呢？廣大的人群何時才能享受祢救恩之樂呢？」

怪不得以利亞被取升天後，年輕的以利亞孤獨的在約但河邊說：「耶和華以利亞的神在那裡呢？」

這是何等淒涼的聲音！是的，神啊，祢在那裡呢？廿年前，北平、天津、上海、香港，以及南洋各地的復興，今天在那裡呢？會堂擠滿人的情形在那裡呢？罪人痛哭悔改的情形在那裡呢？宋尚節的神在那裡呢？

世上廿八億人口到底有多少得了救？有誰爲他們大發熱心呢？主啊，我恨不得飛上高天，到祢的聖所裡哭求；在這紊亂失喪的世界裡，快快動工吧，祢何忍任憑世界走沉淪的路呢？

哦！我的愚稚，願 神憐憫！神何曾改變呢？神何會願世人犯罪沉淪呢？神何會願教會冷淡、軟弱、接受新神學不信派呢？神何會扣住復興不賜給我們呢？從亘古到永遠，祂的旨意，祂的愛，祂整個的自己，何曾有絲毫的改變呢？

亞伯拉罕的神，

就是摩西的神，



就是大衛的神，  
就是以利亞和以利亞的神，  
就是彼得和保羅的神，  
就是慕迪和芬尼的神，  
就是宋尚節和王明道的  
神，  
就是我的神，  
就是你的神！

「耶和華以利亞的神在那裡呢？」就在以利亞面前，在他身上，在他裡面。  
宋尚節的神在那裡呢？就在這裡，在你面前，在你裡面。

廿年前的復興在那裡呢？就在這裡，在我們面前，在我們裡面，等待我們支取！

復興若只是以前有而現在不能有，那麼，神的工作與計劃，就是有所更改了，但我們知道，神永不改變，祂說：「我耶和華是不改變的」（瑪三6）。

神聽宋尚節弟兄的禱告，也聽我們的禱告，祂賜復興給他的時代，也賜復興給我們的時代，我們可以有與他一樣感動、能力、與職事，我們的見證也可使滿會堂的人痛哭認罪，也可使一城的人發狂一樣的每天聚三個會，也可使教會裡幾年互不講話的牧師和長老認罪和好，也可使臥病多年的癱子立刻起來行走，這一切我們都可以作，只是一個條件——宋尚節弟兄所付的代價我們也得付。

是的，他所付的代價我們得付，他為主工的絕對捨己我們得捨，他為對付「己」所釘的十字架我們得釘，他為罪人所流的無限眼淚我們得流，他在幾個月中讀了四十多遍聖經我們得讀，他在寒冷的冬天每次講道後濕透棉襖的汗我們得出，他在不信反對的人中所作孤獨勇敢而倔強的呼聲我們也得喊，他每晚長時間指名為人代禱之工我們也得作！

是的，復興的來臨與否，問題是在我們，神永遠是願意的，我們若誠意肯付代價的要得復興，就必得到！

我們爲此呼籲，向普世各處中國信徒呼籲！從即日起，我們爲世界的教會向神呼求，求祂賜下烈火的復興，用祂的大能震動昏睡中的教會！從今日起，福音工人們，在神面前立定心志，決不再作半死不活的事奉，害己害人！信徒們，立定心志不再作整月不翻聖經，靈性懶惰的人；決不再心存惡念而不想法解決對付，決不再以福音爲恥，羞向人開口作見證，決不再躲避十字架，縱容「老我」在身上掌權，決不再作神軍隊中的常敗將軍，決不再作神半冷不熱的兒女！

我們堅決相信，神的兒女們若從即日起用心靈誠實尋求祂，離棄罪惡，熱誠作見證，每天早晚熱切流淚禱告，澈底悔改，神必收回祂的忿怒，賜給中國空前更大的復興，將前所未見的大量莊稼收在倉裡！

這是可能的，在神沒有難成的事，只要我們盡我們的職份，願普世中國信徒現在就起來去做，不再耽延！

(剪寄「基督中心」 Christ Center, P.O. Box 695, La Mirada, CA. 90637-0695, U.S.A.)

## 決志書

讀此書，我被聖靈所感

願意接受耶穌基督作我救主！

願意為主見證，傳揚福音！

願意獻上己身，一生為主所用！

願意為此劇搬上銀幕奉獻，禱告！

決志人 (簽名)  
地址：

主曆一九 年 月 日

以基督為中心，藉同工傳福音！

Christ is our Center, Together We Evangelize!

曠野呼喊

宋尚節博士影劇

編劇：樓 鎧 博 士

出版：基 督 中 心

發行：校 園 團 契

臺北市 10764 郵政 13—144 號

承印：中國信徒佈道會印務部

臺北市 10639 復興南路一段 128 之 1 號

主曆一九八五年十月出版

★ 版權所有 ★

**A VOICE IN THE WILDNESS**

**A Movie Script of Life Story of**

**Dr. John Sung**

**by Dr Micah W. M. LEO**

*Published by*

CHRIST CENTER GOSPEL MISSION

P. O. Box 695

La Mirada, Ca. 90637-0695

U. S. A.

*Printed by*

**C. C. M. Gospel Press**

Taipei, Taiwan, China

June 1985